

毛詩正義

第四冊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三) (四十一)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宛大夫刺宣王也。亦當為刺厲王。疏。小宛六章。章六句。正義曰。毛以作小

宛者。王才智卑。小似小鳥。然傳曰。小宛。然經云。宛彼鳴鳩。不言名。曰宛。彼鳴鳩。翰

飛戾天。興也。宛。小貌。鳴鳩。鵲。鵲。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

得。○翰。胡旦反。鵲音骨。鵲。陟交反。何音彫。字林作鵲。云。骨。鵲。小種。鳩也。

草木。疏云。鳴。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先人文。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明發發。宛。宛。彼

鳩。班鳩也。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武也。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夕至。明發發。宛。宛。彼

人也。興。才智小者。幽王身也。而欲使之行。化致治。亦不可得也。王既才智。漏小將

顛覆。祖業。故我心為之憂傷。追念在昔。先人。文王。武王也。以文武創業。垂統

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之也。又言憂念之狀。我從夕至。明開發。以來不能寢

寐。有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鄭唯刺厲王為異。○傳

宛。小至。可也。○正義曰。以鳩是。小鳥。又篇名。小宛。故知宛為。小定本及集本。皆

云。鳴鳩。鷓鴣也。○傳。先人文。武。○正義曰。知者。以王無德。而念其先人。又云。有

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周之先世。二人。有聖德。定天位者。唯文武為然。明以

文武。有天下。今慮其亡滅。故念之也。○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開

至。且而。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傳。明發。發夕至。明。○正義曰。夜地而開

故。知。從。夕。至。人。之。齊。聖。飲。酒。温。克。猶。能。温。藉。自。持。以。勝。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

運。反。蘊。藉。也。藉。在。彼。昏。不。知。壹。醉。日。富。醉。而。日。富。矣。箋。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

夜。反。又。慈。夜。反。彼。昏。不。知。壹。醉。日。富。醉。而。日。富。矣。箋。云。童。昏。無。知。之。人。飲。酒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一 中華書局聚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復也箋云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疏○正義曰中正

謂齊通智謂聖者通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此經與下相對齊為

中正則童昏者邪僻而不正以聖對不知是聖者通智也蘊藉者定本及箋作

古字通用內則說子事父母云柔色以溫之鄭亦以溫為藉義中原有救庶民

采之中原中也救蠶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蠶生原中非有主也螟蛉有子

螟蠶負之螟蛉桑蟲也螟蠶蒲盧也負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

反蛉音零俗謂之桑蠶一名戎女蠶音萬螟音果蠶力果反即細腰蜂俗呼蠶

以體曰嫗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疏原

至似之毛以為既言天命將去故告幽王以王位無常言將得而子也疏原

衆民能力采之者則得食之以興域中之有王位無常言將得而子也疏

而養生原中非有主位在域中非有常也所以為無常者桑蟲自有子而蒲盧負

養取桑蟲之子以為己子若有聖德者能教誨爾之萬民以為己民是王位無常也王何

不修德以固位乎實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民之父母故以民為子

謂之蠶唯刺厲王為異○傳救蠶是也此經言有救箋傳皆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

明采取其葉故言蠶也○箋王位無常家○正義曰集注定本皆作家俗本作

處誤○傳螟蛉至蒲盧也○正義曰皆釋蟲文郭璞曰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為

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箋蒲盧至其子○正義曰中庸云

政也者蒲盧即此是也樂記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媶謂負而以體媶之以氣

煦之而令變為己子也此螟蛉非不能養題彼脊令載飛載鳴能自舍君子有

子而喻王有萬民不能治者喻取一邊耳題彼脊令載飛載鳴

取節爾箋云題大計反令音零本亦作鴿注同舍音捨睇大計反我日斯邁而

不有止息○題大計反令音零本亦作鴿注同舍音捨睇大計反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箋云我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

息○日而乙反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忝辱也○毋忝上音無

下同朝直遙反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忝辱也○毋忝上音無

王位無常須自勤於政故告幽王言視彼脊令之為尚則飛則鳴既飛以翼又

鳴以口翼也口也無有止息之時況人之處世其可自舍視此脊令以為喻節

故我王當日此行視朝之禮又而月此行視朝之政與羣臣議政事日有
所決月有所行亦如脊令無肯止息時也故當早起夜臥行之無辱汝所生之
父祖已○鄭唯刺厲王為異○箋疑之至止息○正義曰傳已訓題為視此又
言視睇者以取之為節當取傍視為義曲禮注淫視睇也說文云睇小邪視也
也鳥皆飛鳴而此及常棣獨云離渠者此鳥自有不能止舍之性故取為喻也
正以飛鳴無止息為與者亦欲取飛以喻其行事鳴以喻其議也故云口也翼
也無肯止息時也○箋我至止息○正義曰以此上承不能自舍而云日月
此行故為我王於政事所行唯育日視朝月視朝耳又解令王視朝及視朝
意以先王制此禮欲使言與羣臣行之以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
施行亦無止息時先王制禮意如此所以今欲令我王有所成法也
扈率場啄粟交交桑扈交交小貌桑扈禮意如此所以今欲令我王有所成法也
戶場大夏反啄陟角交交桑扈交交小貌桑扈禮意如此所以今欲令我王有所成法也
反窺音切治直吏反交交桑扈交交小貌桑扈禮意如此所以今欲令我王有所成法也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一 中華書局聚

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恒持粟行卜

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疏交交至能穀○毛以為交然小者是桑扈之

粟而食之失其天性以此求活將必不能以興王者欲求治國當行善教今無

善教施布亂政以治之失其常法以此求治終不可得政既亂可哀哉我窮盡

寡財之人濫被繫禁在上謂之宜有此訟宜有此獄在位不矜愍在身無以自

救但手握其粟出卜其勝負貧困如此竟從何而能生活乎是尤可哀也○鄭

雀刺厲王為異○傳桑扈至可得○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

雀脂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機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

曰竊脂也○箋仍得至得生○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

可也○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箋以寡財者以衰亂之世政以賄

為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得勝負

世必無從得温温恭人温温温和如集于木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惴之瑞也

活故可哀也温温恭人温温温和如集于木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惴之瑞也

反隕上丘勇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疏小弁八章章八句至作焉○正義曰太子謂

訓太子知其無罪閱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

各之下言作人此獨未言大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

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經言弁彼鸛斯歸飛提

提與也弁樂也鸛卑居卑居雅鳥也提提羣貌箋云樂乎彼雅鳥出食在野甚

然樂傷今大子獨不○鸞斯音豫爾雅云小一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說

文云雅楚鳥也一名鸞一名鸞居秦謂之雅一云斯語辭提是移反樂音洛下

同卑本亦作鸞同音匹又必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惟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

獨不穀于曰懼憂也○懼力知反取七住反大音泰說音悅何辜于天我罪伊何

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疏弁彼至之何○正

日號上而乙反下戶刀反旻亡巾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疏弁彼至之何○正

斯之鳥鸞斯之鳥出食於野飽而則歸同飛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以與樂者彼

天下之民此民父子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聚居歡樂也今天下民莫

不父子相養我太子獨被放而不得其然是比鳥之不如太子言曰我憂之

也太子言曰我憂之也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

此冤枉問天云我罪維如何乎欲天辯其罪之所由太子既憂如此其傳言我

心為之憂矣知王如之何乎○傳鸞卑居至羣貌○正義曰鸞卑居釋鳥文也

卑居又名雅鳥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鸞鳥是也此鳥名鸞

而云斯者語辭猶鸞彼蕭斯苑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

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鸞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

羣下或有飛亦衍字本集本並無飛字○箋彼雅至獨不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

飛是有出時故言出食在野以喻人父子出入宮庭也以鸞求食喻人相與飲

食也以鳥喻凡人當文為興言傷今太子獨失所知者以下云我獨故探之以

明興意集本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自然衍字○傳幽王至殺之○正義曰

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為后欲廢后

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

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傳舜之至父母○正義曰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二 中華書局聚

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於旻天乎我之父母也言為我父母而不愛我故怨之孟子云萬章

問曰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何為然矣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非爾往也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

知也我竭者耕田於大舜見之矣引此者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跋跋

周道鞠為茂草跋跋平曷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跋跋九六反易夷跋

反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疾也跋跋

脫冠衣而寢曰假寐疾猶病也○怒乃歷反擣丁老反本或作擣同韓詩跋跋

至疾首○正義曰太子放逐由道則荒道致言跋跋然平易者周室之通道也

王政窮盡為褒矣矣褒矣王政則敗王德今王盡信褒也之讒太子所以放

逐王行如此故我心為之憂傷怒焉悲悶如育物之病如也又假寐者疾首謂

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周道有成疾草之荒郭礙行路使首謂

絕人於四方以喻幽王信褒之讒敗亂德政不通於四方時王雖無道非路

云擣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推一曰築也○箋不脫至假寐○正義曰宣二年左傳

說趙盾威服將朝尚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敬之○梓音子木名不靡瞻匪父靡

依匪母不屬于毛不懼于襄無毛在外陽以言父襄在內陰以言母箋云此言人

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天之生我我辰

於我○屬音燭徐音獨裏音里長丁反胞音包胎他來反

安在辰安所也箋云此言我生所值之

父身不依恬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由如此

者無不依恬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連屬於父乎不離歷於母乎何由如此

而不得使父母之恩也若此則本天之生我指謂母也○鄭唯毛襄為異餘同○傳父

之所樹○正義曰此假之於凡非謂幽王所樹桑梓○傳毛在至言母○正

義曰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謂幽王所樹桑梓○傳毛在至言母○正

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

傳於屬離之義當然其言小與鄭異其意則大同也孫毓謂傳為長而云母斥

裏如褒姒乃是太子之讎寧復望其依恃之恩又太子豈離歷褒姒而生也而

言不離哉毓之所謂非傳旨也○箋不處母之恩胎乎○正義曰此太子為父

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也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

也○箋此言至吉凶○正義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則本初生之辰有

所值故知謂六物也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

辰是謂也服虔以為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月星

也月十二辰也星二十八宿

也長十二辰也是為六物也

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萑葦泝泝

也灌深貌泝泝衆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譬彼舟

之旁無所不容○苑音鬱囑音條嘒呼惠反泝徐孚計反又匹計反

譬彼舟

流不知所屆

箋云屆至也言今大子不為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箋云遑

苑彼至假寐○正義曰言有苑然而茂者彼柳

木也此柳由茂故上有鳴蟬其聲嘒嘒然有灌

毛詩注疏

卷十二之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然而深者彼淵水也此淵由深故傍萑葦其衆溟溟然柳木茂而多蟬淵水深而容之至使放逐譬彼舟之流行而無維制之者不知終當所至以此故我心之憂矣不得間暇而假寐言憂之深也○箋大者至不容○正義曰太子言不為王所二字○箋言今至所至○正義曰於時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為王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耳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也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謂伎舒貌舅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走其足伎伎然舒也箋云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鞶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宜反雉古豆反妃音配其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壞痲也謂傷病也箋云太子放又音回痲胡罪反木齋種也爾雅云鬼木符婁郭云虺偃痲種無枝條也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猶會也疏也言鹿之奔走其勢宜疾今乃維足伎伎然安舒而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雄雉之於朝且雉然而鳴猶為求其雌雉而並飛也鹿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是鳥獸之不如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疾之故是用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心之憂矣會無知之者○箋雉雉至不如○正義曰高宗彤日雉升鼎耳而雉說文云雉雄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佳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為待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言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蟬輩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傳壞痲謂傷病○正義曰釋木云痲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痲木疾用無枝符婁匪偃內疾痲磊故疾用無者舍人曰符婁屬下句獨為異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

人尚路冢也箋云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兔尚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

人反人尚覆音說文作殪又作驅同君子秉心維其忍之箋云君子斥幽王也乘

彼二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隕音蘊隊直類反疏傳擻路冢至箋不忍〇正義曰

人是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蘊相望是也言君子信讒如或疇之箋云疇

如疇之者謂受而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箋云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太子

行之〇疇市由反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致妄挫析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

矣析薪地矣伐木者倚其巔析薪者隨其理箋云倚其巔者不欲妄踏之地謂

伐木析薪也〇倚寄彼反地勅氏反又宅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佗加也箋云予

言之罪而又直是反踏蒲北反挫子臥反舍彼有罪予之佗矣〇正義曰言君子幽王信褒如

捨注同又音赦佗吐賀反注同疏君子至佗矣〇正義曰言君子幽王信褒如

得即飲之此王所以然者君子幽王不致妄踏之析薪尚佗其薪之理矣不肯安

妄析之彼人尚不致妄損析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木析

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褒似於我太子之加罪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〇箋釋

旅禱〇正義曰酬酢皆作酬至此作釀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
相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〇
傳伐木至其理〇正義曰伐木而言倚是畏木倒而倚之明倚其巔矣倚者倚
也謂以物倚其巔峯也析薪而言地明隨其理地者施也言舍有罪而以罪
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〇傳佗加〇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五一 中華書局聚

與侘人是從此而往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浚深也箋云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

加也故曰侘加也○浚蘇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

避之猶有默存者焉○浚蘇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

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無逝我梁無發我笥箋云逝之也

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襄姪淫色來嬖我躬不閱惶我後念父孝也高子曰小

於王盜我大子母于之寵○笥音苟我躬不閱惶我後念父孝也高子曰小

曰則談笑而道之怨乎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

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也而怨是愈疎也親之

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疎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

十而慕箋云念父孝也大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無

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閱音悅容也

素口反關鳥環反下同本亦作彎射食亦反下同夫音符磯居依反又古愛反

扶又音復正流莫高至我後○正義曰王既信讒而加罪於太子仍有殺太子之

淵深者非是泉也言泉最極深然山雖高矣人能登其巔泉雖深矣人能入其

謂人不覺人將有耳而存於心知垣壁者知王受人之讒言也君子幽王之無輕

也故禁之言人無得逝之我魚梁無得發開我魚笥若之我梁發我笥是欲盜

我所捕之魚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襄姪亦無得輒之我王宮無得求取我王

子於先念己既已被讒恐死之後懼更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旋即自決云我身

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死之以後乎○箋山高至者場○正義曰箋顧下云無
 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為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知
 王之隱情也王雖避逃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
 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履踐之處而言也○傳念父至而慕○正
 義曰言無暇憂恤是先有其志念固而下皆孟子有志者即念父也念者恐其
 將受讒今無如之何故自決也高子曰以下皆孟子文也而怨父危疑之理先
 達已有是非之論以此篇終故引之以明義也按彼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
 孟子非高子自與孟子對言也趙岐曰高子齊人也怨者怨親之高子之謂之小
 人也固哉言其固陋也高子年過於孟子故謂之高叟重言固哉高叟之為詩
 傷其不達詩意之甚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以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故親之過
 小也小弁則王欲殺太子是親之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
 人遇其親是益疏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亦不孝
 也孔子曰以舜年五十而思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孝之不可以已也孔子
 之管舜如高子譏小弁為不達詩之意也皆孟子與其弟子公孫丑相答問不
 言公孫丑者取其意而略之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

如此幟幟大也箋云悠悠思也幟教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者言其且為

徐七餘反協句應爾觀箋意宜七也反幟火吳反下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

大撫予慎無辜威畏慎誠也箋云已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至無辜○毛以為大夫傷讒而本之故言悠悠然我心憂思乎昊天訴之也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為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者之衆人王政之亂如此甚大也○吳天乎王甚虛大我誠無辜而幸我是虛大也○鄭唯言王為亂如此甚傲慢無法度乃吳天乎王甚傲慢為異耳○正義曰懽赦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己成禮肉懽亦謂之懽○箋懽赦至法度○正義曰懽赦釋言文傳者以下言己成終一也始者言其身且為民之父母者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為者是道非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放其初即位皆許為善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數涵容也○箋云但行不副言故詩人述其初辭以責之○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數涵容也○箋云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僭毛側蔭反亂之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韓詩作減減少也數音朔下同不別彼列反亂之又生君子信讒○箋云君子斥在位者也在位者君子如怒亂庶端沮○端疾沮止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君子如社亂庶端已○社謂爵祿之也如此則可疾止也○端市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社亂庶端已○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疏亂之至端已○毛以為上既言王之亂又本亂之所由言知王既不察真偽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言也王既不察真偽遂以漸進讒也○亂之又復所生益大者在位朝臣君子信讒庶幾可疾止○君子政令雖亂可反覆君子在位之人見有德賢者如福祿之則此亂亦何不怒讒而福賢以止亂乎○鄭唯以僭為不信涵為同言信與不信同之別故讒言遂生餘同○傳僭數涵容○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不別故讒言遂生餘同○傳僭數涵容○正義曰王肅云言亂之初生讒人數絲事始自入盡得容其讒言有漸也○箋僭不信至不別○正義曰此亂之初生是本其所由故言初生亂萌以人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察是非則僞辭

不入讒言無由進也正由明不燭下於羣臣之言信與不信盡同之不別讒人

於致讒為宜故易傳也○箋君子至所生○正義曰何知君子非幽王而以為

在位者以上言初生已本王矣君子若還斥王不宜言又以此知非王也讒人

之能害善乃是在位者信之而責在位信讒者之言亦不行矣王刑殺無罪必朝有

黨援若在位骨鯁之臣固執不信則讒者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

廷王既容之在位又信之所以成此亂在位謂大臣也下文言令怒讒言福賢

人令其行立威福明是臣之貴者洪範稱臣不得作福作威言令怒讒言福賢者

欲令之告王行制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

之不見其專制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屢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

長丁丈反又直反要於造反數音朔背音佩見賢遍反下同君子信盜亂

是用暴盜逃也箋云盜謂小人也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餒進也○饑沈

共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為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為王作病○共音

疏 十二之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傳曰竊賄為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
 畫伏夜奔逃避人也○箋盜謂至諸盜○正義曰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解其
 言盜之意以為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謂小人引春
 秋傳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弒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
 稱名氏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窮
 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窮
 者盡也弒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
 者盡於盜知盜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為小人也公羊傳立等級者言其正例耳
 其餘文異者皆有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
 褒貶事具於傳也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躍躍躉兔遇犬獲之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鬻兔狡兔也箋云此四
 爾猷道也大治國之禮法遇犬之馴者謂田犬也○奕音亦秩音軼莫如
 字又作漢同一本本作謨按爾雅漢同訓謀莫協韻為勝村本又作寸同七韻
 反度符洛反注皆同躍他歷反龔士咸反馮犬如字
 世讀作愚非也知音智狡古卯反馴音旬又音脣
 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者進智之
 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義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
 跳疾之狡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傳讒佞至狡兔○正義曰蒼頡解詁云
 大兔也狡兔必值僧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是也○箋
 此四事至田犬○正義曰此四事以尊卑為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為
 尊故寢廟在大犬○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寢廟者周禮注云前曰
 廟後曰寢奕奕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闕官曰
 新廟奕奕奕奕斯所彼奕奕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
 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馮犬者言兔逢馮犬則彼獲耳
 馮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雄騰懼逃為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

免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意也

木椅桐梓漆也箋云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
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荏而甚反染音冉數所主

反注同椅於宜反梓蛇蛇碩言出自口矣
蛇蛇淺意也箋云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蛇

以支反行○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箋云顏之厚者出言虛僞疏荏染至厚矣○正

下孟反○木君子之人所樹之也言君子樹木必身簡擇取善木然後樹之喻往來可
行之言亦君子口所出之也言君子出言必心焉思數知善而後出之小人則

不然蛇蛇然淺意之大言徒出自口矣都不由於心得言即言必不思數也巧
為言語結構虛辭速相待合如笙中之簧聲相應和見人不知慙愧其顏面之

容甚厚矣君子樹之不言擇木心焉數之不言出口雖相對而文互也○傳柔
木椅桐梓漆○正義曰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言文公所樹是君子

樹之故引彼文以解柔彼何人斯居河之麋
水草交謂之麋箋云何人者斥譏木也不言榛栗從可知

又作湄音眉無拳無勇職為亂階
拳力也箋云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主惡為路反

權徐已袁反○既微且廬爾勇伊何
此人生微腫之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易夷政反○廬市勇反軒戶諫反腳脛也

所能也○廬市勇反軒戶諫反腳脛也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箋云猶謀將大瘡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腫諸勇反

○幾居豈反注同大音泰又如字僚音素疏彼何人至幾何○正義曰疾讓使
謀大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疏彼何人至幾何○正義曰疾讓使
於河之麋際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此亂之階榭也此人
既脚軒有微之疾而足附且有廬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為况復無之而汝敢

為此惡汝作爲讒佞之謀人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怪其
言多且巧疑其衆教之也○傳水草交謂之麋○正義曰釋水文○箋何人至
曰何人○正義曰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既讒己不是不識而曰何人者
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以疾之○傳軒瘍至爲癩○正義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既
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郭璞曰軒脚脛也瘍瘡也
微且溼然後爲此辭以疾之○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郭璞曰軒脚脛也瘍瘡也
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故箋亦云此人
居下溼之地故生微腫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溼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暴也

皆畿內
巧何人斯八章章六句至絕之○正義曰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刺暴
國名也暴公爲王卿士而於王所讒譖蘇公令使獲譴焉故蘇公作是

何人斯之詩以絕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按此經無絕暴公之意言己以爲暴公之所言
句云伊誰云從誰暴之云亦非絕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己以爲暴公之所言

是暴公譖己事章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
己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絕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可知疑暴公

之侶窮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刺暴公而
得爲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讒而罪己刺暴公亦所以刺暴公而絕之也

○正義曰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
爲司寇則蘇國在温杜預曰今河內温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爲

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內故曰
皆畿內國各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爲三公也暴公爲卿士而

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爲卿士以否未可
知但何人爲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

隨而王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箋云孔甚艱難

甚難知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

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為大音泰伊誰云從誰暴之

言何人○女與音豫下疑其與之而女與於譖皆同大音泰伊誰云從誰暴之

云所言也箋云譖我者是以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疏言彼何人至之云○正義曰

王之人此其持心甚難知也迹同譖己貌似不妄故難知也又言己疑之狀暴

公譖我之時汝應與之汝若不與今過我何故之我梁知也

乎得不由譖我意慙而出乎維乃暴公之外也下云箋梁魚至不妄○正義曰以之

者維誰之所云從而出乎維乃暴公之外也下云箋梁魚至不妄○正義曰以之

梁而毛皆為維鄭皆為是則此亦當以此為異○箋梁魚至不妄○正義曰以之

疑公而責何人謂與暴公俱見王者若虛妄之人若非此人性自虛妄貌也

又可疑則譖己必矣非難知也○箋由己情至何人意○正義曰心疑何人譖

獨云一疑其不然故既設疑言復開解之情耳故云由己情而本一人從行誰為

之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箋云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

見賢遍反譴遣戰反女音汝下注同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箋云女始者於我

更於己薄也○日而乙反己音紀疏二人相從而行以見王誰作我此禍而令王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謹讓我也汝始乎汝從暴公行者若不與暴公譖我何故近之我魚梁而不入門用言
 於汝而更於我薄而不弔言乎知已被譖而不言疑其論已而內慙○箋二人
 至言我乎○正義曰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與其侶侶
 即何人也疑其與蘇同情故并而誰之以見意耳禮弔生曰言既言為禍而責
 人不言知蘇公已得譖讓也謂以咎譖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
 見何人之其梁陳是不奪其國明是譖責而已未加刑殺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
 言言者雖不奪國以被罪當弔之弔生曰言不必失國也
 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陳堂塗也箋云堂塗者公館之音聲不得覩女之身乎○
 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覩女之身乎○
 本又作覩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疑之未察之辭○媿九位反或作媿彼何至
 正義曰又研窮何人言彼何人乎汝若不譖我何故近之我館舍之庭使我得
 聞其音聲不得覩見其身乎得不譖我乎意慙而不來見我也汝不來見我而
 不弔言我是不慙愧於人又不敢懼於天也天有尊卑之道人有往來之節使
 吉有賀慶凶有弔言所以敬天道示慙愧故不相弔言為不愧人不畏天也○
 傳陳堂塗○正義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箋堂塗者
 公館之堂塗○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為別館以舍客也上云
 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
 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
 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乎風暴起之風攪亂也箋云研適也何人
 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
 使我疑女○飄避遙反疾風也沈又方消反祗音支攪交卯反
 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為疾也非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
 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

之來云何其盱行乎則又盱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

我於女亦何病乎○亟紀爾之至其盱○毛於下章以祇為病言使我病是

力反指音支盱况于反爾之至其盱○毛於下章以祇為病言使我病是

國而不入故又極其情以疑○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閉暇而舍

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閉暇而舍

也且若不譖我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

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後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

而使我有罪病也○鄭以盱為何人病為異餘同○箋一者至何病○正義曰

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己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

為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

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為不病下反之己為得安是章女相成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云說祇病也箋

不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則解說也反又入見我則我心安也○易夷

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則知之是使我心與女情不通

支反注同韓詩作施施善也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鄰反俾必爾反祇祈伯氏吹

壘仲氏吹簾土曰壘竹曰簾壘篋云伯仲喻兄弟也壘况袁反篋音池應對和

應和胡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

雞箋云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

心誠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為其情之難知己又不欲長

怨故設之以此言○貫古亂反諒音亮詛側助反禍福之言○疏伯氏至爾斯

相要曰詛比毗志反索素洛反為其于偽反長如字又張丈反○正義曰既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十 中華書局聚

窮之而不得其情己不欲長怨欲與之詛而和諧故言有伯氏之兄吹燠又仲
 氏之弟吹簫以和之其情亦當如燠之費宜應和相親何由汝之誠信而不使我知
 王臣其相比如實不謬者則當共出豕犬難之三物以詛燠爾之此事使讒否
 而令我疑也若當還與汝相親不欲長怨故也○傳土曰燠竹曰燠○正義曰
 有決令我疑不疑當還與汝相親不欲長怨故也○傳土曰燠竹曰燠○正義曰
 如鴈卵鄭司農云損六孔也周禮小師職作損古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
 璞曰損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也郭璞曰稱鍾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文云
 大簾謂之沂李巡曰大簾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稱鍾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文云
 一孔蓋不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
 七孔蓋不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即引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
 云古有損簾尚矣周幽王時暴公善損蘇成公善簾記者因以為作謬矣於
 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善損蘇成公善簾記者因以為作謬矣於
 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為喻王肅亦云我
 與汝同寮長幼之官如饒燠之相與鄭同也○傳三物至以為喻王肅亦云我
 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難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
 者有此禮故欲與不信自詛也司盟曰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
 盟詛之法也彼不信自詛也司盟曰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
 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
 大小為異皆殺牲敵血告誓明神後背違令神加其禍使人君亦不敢犯故
 民不相信為殺牲敵血告誓明神後背違令神加其禍使人君亦不敢犯故
 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闕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
 及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
 何人與蘇公同為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

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詛之所用

總而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

為卒出一報詛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鄭伯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

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為等級耳此豕犬雞者於時鄭伯使之詛

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為等級耳此豕犬雞者於時鄭伯使之詛

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聩與伯姬輿殺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

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刻哀十七年左傳曰

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盟孔惺以報下

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

性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

無牲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

屈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蜮音或沈又音域

狀如驚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覲土與

反媾戶刮

反面醜也

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反側不正直也

八章之歌求女之情

女好猶善也

反側輟轉也

○作

目音以古以

疏為鬼至反側

○正義曰研窮而不得其情於是怒而責之言汝

字本作以疏若為鬼也為蜮也則誠不可得而見不須與我為詛今汝有覲

面目乃是人也瞻視於人無有極已之時我必將與汝相見汝寧不拔寫汝情

不與我盟詛乎以疑爾譖我之故我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冀得

其實也○傳蜮短狐覲媾

○正義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

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域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機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

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入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

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

疏釋言文孫炎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小雅節南山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注疏

疏

注疏

曰觀人面姤然說文云觀面見人姤面觀也然則觀與姤皆面見人之貌也○
傳反側不正直○正義曰洪範云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則知側是不正直也反
側者辭覆之義故箋以為輾轉
申傳不正直之義其意與傳同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

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巷
伯官名也寺如字又音侍奄於檢反宮本或將此注為序文者近附近之近下

近嫌疏義曰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
同○義巷伯至有今衍字定本無巷伯是內官也其官於理是也以上士四人為之其職

為此官也官下有名篇○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於理是也以上士四人為之其職
之○箋巷伯至有名篇○正義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於理是也以上士四人為之其職

掌王后之命是也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官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
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孫炎曰巷舍間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丞巷是宮內

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親近賤者疏遠主宮內者
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

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為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故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
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為巷伯也與寺人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

內人及其官之戒令同掌宮內是相近也寺人自傷讒作詩輒名篇為巷伯以
其官與巷伯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妻兮斐兮成是貝錦

巷伯故以巷伯名篇以所掌既同故恐相連及妻兮斐兮成是貝錦
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砥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

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妻兮斐兮成是貝錦與也
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妻兮斐兮成是貝錦與也

餘砥直基反貝彼譖人者亦已大甚也箋云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疏甚兮至大

曰女工集彼衆采而織之使妻然兮斐然兮令文韋相錯以成是貝文以為其

錦也以興譏人集己諸過而構之令過惡相積故成是愆狀以為己罪也實無

罪而讓之使得重刑故傷之云彼讓譖人者亦已復為大甚言非徒譴讓小辜

乃至極刑重罪是為太甚○傳妻斐至錦文○正義曰論語云斐然成章是斐

為文章之貌妻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為文章相錯也錦而連貝故知為貝之

文○箋錦文至貝文○正義曰解錦文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砥之貝文也釋

魚說貝文狀云餘砥黃白文餘泉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砥貝甲黃為

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陸機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

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眾古者貨貝是也餘砥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

質黃為文又有柴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可列相當其貝大者當育至

一尺六寸者今九真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

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

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不審矣

疏甚兮至大

實無

小辜

譴讓

為貝

之屬

龜鼈

之屬

質白

為文

彩之

異小

之殊

甚眾

黃白文曰餘砥

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也

箋云

大甚者

謂使已

得重罪

疏甚兮

至大

實無

小辜

譴讓

為貝

之屬

龜鼈之屬

質白為文彩

餘泉貝甲以白為質

黃為文彩

陸機疏云

貝水介蟲也

李巡曰

餘砥貝甲黃為

質白為文

彩之異大小之殊

甚眾古者貨貝是也

餘砥黃為質以白為文

餘泉白為質黃為文

又有柴貝其白質如玉

紫點為文皆可列

相當其貝大者當育

至

質黃為文

又有柴貝其白質

如玉紫點為文

皆可列相當其貝

大者當育至

質黃為文

又有柴貝其白質

如玉紫點為文

皆可列相當其貝

大者當育至

質黃為文

質黃為文

又有柴貝其白質

如玉紫點為文

皆可列相當其貝

大者當育至

質黃為文

又有柴貝其白質

如玉紫點為文

皆可列相當其貝

大者當育至

質黃為文

又有柴貝其白質

如玉紫點為文

皆可列相當其貝

也誰住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疏罪又言罪有所因言有星初本相去侈然
 ○適如字王徐皆都歷反下同為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
 寬大為踵兮其又侈之更益而大為舌兮乃成是南箕之星言箕之所成以由
 踵已侈又侈之而為舌故也以輿讒人因寺人初有小嫌疑為始兮其又構之
 更增而為終兮乃成其罪之禍言禍之所以成者亦因有小嫌疑已如此彼
 為終故也言已避嫌不審使人因之禍亦己之所以悔也因有小嫌疑已如此彼
 讒譖人者誰往與謀乎何多而能巧也○傳侈大至於是○正義曰侈者言其
 寬大侈然故為大貌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即箕星也箕四星
 二為踵二為舌若使踵本太狹言雖小寬不足以為箕由踵之二星已侈然而
 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為箕也箕言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為狹耳其寶踵之
 二星已寬大故為侈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
 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為侈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
 暗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以事有嫌疑故讒者得因之而為罪也言顏叔
 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審之事以比之顏叔子納鄰之盛婦雖執燭繼薪人不
 可以家到戶說奸否難明是初然薪盡乃抽取屋草以繼之也先言放乎且
 抽也言燭又言薪則初執燭次然薪盡乃抽取屋草以繼之也先言放乎且
 且時也為總目言其不然火以至旦乃更覆說薪盡抽取屋草以繼之也先言放乎且
 在房不得間雜在一處而居若六十則居也此六十據婦人言耳男子則七
 十六則唯及七十同藏無問是也必男子七十七女六十同居者以陰陽消衰故
 無嫌也言今子幼吾亦幼者止謂未老耳非御也柳下惠固可名言柳下惠貞
 絮之名素已彰者固當如是可於吾身為此則不可也汝婦人之意將以吾之
 不可使學柳下惠可者言己不得學也孔子曰欲學柳下惠不可也汝婦人之意
 是者言魯人如此為行取高與柳下惠相似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
 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傳言此者證避嫌之事耳
 此寺人奄者也非能身有奸淫其所嫌者不必即是男女是非之事○箋踵伏

而舌廣○正義曰定
本鐘作踵其義俱通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
緝緝口舌響翩翩往來貌○緝七立

又作扁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箋云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
疏

至不信○正義曰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為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
相與謀欲為讒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唯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

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
言為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
捷捷猶緝緝也幡

如字又音妾
播芳煩反
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遷去也箋云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
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誹女○訕所諫反又

所對反卒寸勿
疏捷捷至汝遷○毛以為讒人相戒言汝若不誠汝之心而言
反誹方味反
疏之王於倉卒之間豈不為汝受之但已受之後知汝言不誠

實王心或將舍汝而更遷去也○鄭以遷為
訕言王將訕誹汝以遷去為理否女故易之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
好好喜也草

云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
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疏驕人至勞人○正
草草者憂將妾得罪也

功密為王信用彼戎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彼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
草草然而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人之虛妄而矜哀此勞人
彼譖

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同豺士皆反字或作豺
豺虎不食投畀有

北
北方寒涼
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昊昊天也箋云付
疏彼譖至有昊○正義曰

而不毛
與昊天制其罪也
疏豺虎若不肯食當糜于

育北太陰之鄉使凍釋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糜于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天
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

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傳北
方至不毛○正義曰以北方太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居

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楊園之道猗于畝丘也

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謔人欲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

敬而聽之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云寺人之正

也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

人欲法亦當毀害於小臣而訖乃後至於大臣也讒人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

中當敬慎而聽察之知我之無罪而被讒讒人不已而敬慎也此言凡百則恐

者當敬慎而聽察之知我之無罪而被讒讒人不已而敬慎也此言凡百則恐

也○傳楊園至丘名○正義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

也○傳楊園至丘名○正義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

已定者若不定則不應疾謔人如此之甚也以罪定故知將踐刑也由踐刑而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天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寺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

人之當在路寢侍王之側也箋言此者明寺人非一也毛解自云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節南山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二(十二之三)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小雅 節南山之什

十四 中華書局聚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二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小宛

大夫刺宣王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宣作幽考文古本同案宣字誤也正義中同

鳴鳩鵲鵲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鳴鳩鵲鵲也如其所言不為有異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當鵲作

鵲也釋文云鵲字林作鵲

行小人之道

闕本明監本毛本人下有之字小字本相臺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剡添案初刻是也

猶能溫藉自持以勝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藉者定本及箋作溫字釋文以溫藉作音與定本同溫克下云鄭藉

藉也乃改用今字耳

醉而日富矣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而日作日而案日而是也段玉裁云謂當日醉之日頗自富矣與箋小別

嫫嬴負之

唐石經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嬴作嬴案嬴乃誤字

或在草萊上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鏗云葉誤萊非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萊

不有止息

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有作肯案有字是也正義云無有止息之時可證下文兩云無肯息時也乃自為文耳相臺

本依之改者非

謂月視朝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朝作朔考文古本同案朝字誤也

毋忝爾所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毋作無案釋文云毋音無正義本無明文今無可考白駒釋文云毋金音無本亦作無他皆放此

欲使言與羣臣行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疑王字誤是也

世必無從得活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世當作此

○小弁

故變文以云義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云作示示字是也但其實不然當是剗也

鸞卑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鸞卑居釋鳥文也又云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標起止云傳鸞卑居釋文鸞斯下云鸞斯卑居也又

云一云斯語辭是其本傳當有斯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釋文

提提羣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羣下或有飛亦衍字定本集注並無飛字標起止云至羣貌釋文提提下云羣飛貌是其本傳有飛字

考文古本有采正義釋文

我大子獨不然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然字衍也上箋云今大子獨不正義云集注定本皆無然字俗本不下有然衍字此當與彼同

日以憂也

相臺本同小字本日作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字是也

大子言曰我憂之也大子言曰我憂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大子言曰我憂之也案所刪是也此八

字複衍

而類苑鳥部閩本明監本毛本苑作苑案所改非也苑即苑字

本集本並無飛字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本上剗添定字案所補是也

當文為興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又

乎我之父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作于是也

鞫為茂草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鞫誤鞫案釋文鞫通志堂亦誤鞫影宋本不誤

不懼于裏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懼作離案正義云不離歷於母乎又云離者謂所離歷考小明漸漸之石皆經言離則

正義言離歷即魚麗正義所云麗歷傳云麗歷也是也麗離古字同用聲類至近也懼字即非此義各本皆誤當依唐石經正之

裏其內陰各本其皆作在案傳本是在字其誤也

萑葦泮泮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萑初刻萑案初刻誤與七月同

析薪地矣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地作地案惠棟云玉篇在木部是也五經文字木部云地又音地見詩小雅即謂此字

也釋文地與唐石經同或誤地今正詳後考證十行本正義中字不誤

不欲妄挫析之

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析作折閩本明監本同案折字是也釋文以挫折作音可證

關弓而射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我案我字是也下作我角弓正義引孟子同

人猶有然而存諸心

禮案下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此然字當默字之說

念固而不暇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念固疑今因之誤是也

孔子曰以舜年五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曰字衍是也

如高子譏小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如當作知

○巧言

亂如此幪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幪作幪下經及傳及正義皆同案幪字誤也詳詩經小學釋文幪與唐石經同或誤幪今正

見後考證

昊天大幪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大作泰案釋文云大音泰本或作泰正義云而泰幪言甚大是其本作泰字沿革例云蜀

本越本與國本皆作泰余仁仲及建大字本作大此以釋文為據也今亦從釋文不知兩本之各有所據

甚傲慢無法度

閩本明監本傲慢教案箋作教正義作傲教傲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標起仍云箋釋教可證也釋文憚傲

本又作敖與正義本不同考文古本箋作傲采釋文

乃昊天乎王甚傲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當作及形近之謫

傳者以下言已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傳上當脫易字

而秦幪言其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字當作甚形近之謫

放其初卽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放作故案所改非也放卽昉字

僭始既涵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傳僭數也蓋以為譌字是也

若無疑事則不會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若至不剏添者一字

義能忖度而知之 毛本義作我案我字是也上箋云已能忖度讒人之心可證

傳讒兕至狡兔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讒當作齏至當衍字

則彼獲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彼當被字誤是也

軒瘍爲微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瘍本亦作傷正義本是瘍字

素能然乎 小字本相臺本素作儔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作素十行本初刻儔後改素案素字誤也釋文云儔音素可證

故箋亦云此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云下有〇案山井鼎云宋板云此相接有圈非也

〇何人斯

以絕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唐石經作而絕之也考正義

誰暴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誰作維考文古本同案

云何其盱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無其字旁添之案正義標起止云至其盱

字唐石經未知出何本也

一者之來見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一作壹下箋小字本作

云宋板一作壹疏及下注同其實不然皆其誤也

於女亦何病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乎作也小字本無亦字

與下俾我祇也元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鏞云互誤元是也

俾我祇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祇誤祇案唐石經此與

裁云傳病也者謂祇即瘵之假借說文瘵病不啻也箋安也者謂祇即禠之假

易說祇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說也作音是其本說下有也字考

女與於譖我與否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段玉裁云此

大墳謂之澠音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音叫二字當旁行細書正義自

銳上平氏 閩本明監本毛本氏作底所改是也

釋樂文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又誤文是也

明其不信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詛誤明是也

然盟者人君用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然下疑脫則字非也古言然即今言然則也正義文本如此十月之交

正義云然日者太陽之精等可證也

蜮短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弧作狐誤是也釋文域下云短狐也正義云蜮短狐今說文本域下皆誤漢書五行志注作弧不誤

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 鬻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惑誤或非也古或惑同用當是五行傳本用或字

媾面覲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醜誤覲非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覲是正義自如此下文云然則覲與媾皆面見人之

貌也可證

則知側是不正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側上浦鐘云脫反字是也

○巷伯

巷伯奄官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巷伯奄官本或將此注為序文正義標起止云至奄官又云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又云

官下有兮衍字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是也 義本此四字為序文也車隣正義云序言巷伯奄官亦其證考鄭此注云巷

伯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正據此序之文而釋之也是鄭自
有正義以定本為是者誤當以正義本為長段玉裁云周禮序官疏引甚明
兮也古書通用周禮疏引作也是也唐石經序中無此四字依釋文定本

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箋巷伯
至名篇考車隣正義云巷伯箋云巷伯內小

臣奄官上士四人是正義本作巷伯內小臣也作寺人者非寺人與內小臣
異官說詳彼正義此序正義本有巷伯奄官釋文本以為注正在此文之上
未知其此文較正義本仍同與否今無所考段玉裁云官字衍

餘泉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泉下浦鐘云脫白黃二字是也

黃為文又有柴貝閩本明監本又誤文毛本文又誤又文柴作紫案紫字
是也

皆可列相當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可作行案行字是也

當有至至一尺六七寸者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當作常上至字作徑案浙
改是也

哆兮侈兮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經釋文本正義本皆如此說文後下
有一曰詩云侈兮侈兮見段玉裁說文訂今考說文或別有誤經義

雜記欲依之以倒此經者非也其謂王伯厚詩考所載崔靈恩集注為作偽不
可據誠然

縮屋而繼之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縮作縮案正義云縮
謂抽也正義云縮又作縮同縮是縮之譌字惟字見於說文廣

雅皆從手訓引也武梁左石室畫像載此事字作縮縮縮字同章昭周語注
亦訓縮為引考文古本作縮采釋文而誤

男子不六十不閉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閉居者是其本子作女考文古本作女采正義

嫗不逮門之女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嫗本或作煦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小窈窕有煦嫗正義引樂記注以體曰嫗以氣曰

煦此傳意亦謂以體媛之作嫗者是不逮門者段玉裁云不及入門門如城門之類荀卿云與後門者同衣也

記言讒人集成己罪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記當既字誤是也

言雖小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言當舌字誤是也

星因物益大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星當是字誤是也

暗作詩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暗當作斯此說傳斯人也

素已彰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者當著字誤是也

定本踵作踵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定本踵作踵案依此則正義本是蹠字今正義字皆作踵後改也釋文作踵與定本同

為理否女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女作安案否女當作不安

彼戎則驕逸也得罪則憂勞閩本明監本毛本戎作誠也下有我字案戎即我字之誤又錯在上句耳

作為此詩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一本也釋文云作為此詩一本云作為作詩考正義本同案此釋文一本也釋文云作為此詩一本云

更譏而作巷伯之詩順經文作為作詩四字次敘而說之極為明晰此二本之異在第三字正義是作釋文是此不同耳故正義本箋並有作起也作為也二

毛詩注疏 十二之三 校勘記 九 中華書局聚

訓以經有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正義又云定本云作爲此詩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所謂乖者經字既此矣不復有二作而箋訓有之是其乖也正義之意據其箋有二訓證其經止一作之失耳不謂不當有二訓也今各本皆但有作起也一訓必是因其經與注相乖不可通而去之合併者不知檢照又令正義與經注相乖而不可通是其轉輾之失也考文古本作起也下有爲作也三字采正義而不得其解乃誤倒之

當云作賦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賦字當衍正義云當作詩謂其本經是作詩也舉之以訂下定本經此詩之非

自與經相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經至乖剋添者一字

傳寺人至此

體毛本同案此下當有詩字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一) (四二)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疏曰谷風三章章六句至道絕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

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道絕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由王政使

達相棄無復恩情使朋友之道絕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由王政使

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棄之事漢書地理志云凡民稟五常之性而

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

遺風乃是民感君政其實亦是俗也此風與俗對則小別散則義通蠅云堯之

謂之政定四年左傳曰啓以夏政商政謂夏商舊俗也言風俗者詳中國民情

禮法可與民變化吉也孝經云移風易俗謂變善為惡是身所與民變革也若其夷

風序云國俗傷敗焉此云天下俗薄皆謂變善為惡是身所與民變革也若其夷

夏異宜山川殊制民之器物言語及所行禮法各是其身所與民變革也若其夷
此者則聖王因其所宜不強變革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
曰脩其教不易其俗地官土均云禮俗喪紀皆以地美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
誦訓掌道方應以知地俗皆是中國不改之可言其大法耳乃箕子之處朝鮮大伯
之在勾吳皆能教之禮儀使同中國是有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強改之
耳習習谷風維風及雨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箋云習習和謂之貌東風謂
成○谷將恐將懼維予與女箋云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
音穀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恐丘勇反注下同

女音汝厄本又作阮於革反難乃且反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大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箋云朋友無

樂棄恩忘舊薄之甚○樂音洛注下皆同疏習習至棄予○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生長之谷風也

風兩相感故潤澤德行以興良朋相親於善友以成其恩愛由朋友相須故恩

得成朋友恩愛相須若是事有窮達不可相棄何為且恐且懼當遭苦厄之時

也○箋東風至潤澤行○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谷風

為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為文故云風而育雨則

潤澤行潤澤是雨之事但兩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

風兩共為潤澤○傳言朋友至相棄○正義曰言彼朋友志趨於利不顧終始

葛履序曰其民機巧趨利是也己窮彼達是窮達相棄也○箋朋友至之甚○

正義曰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引之者諱朋友相怨之意大故謂昔

逆之故舊是風俗薄之甚也習習谷風維風及頹而類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

時之言俗薄故於此明之習習谷風維風及頹而類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

徒雷反上將恐將懼實予于懷箋云實置也置我於懷言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箋云如遺者如人行道疏習習至如遺○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谷

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疏風也維生長之谷風能及於焚輪謂之類使之旋轉

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

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爲頽若谷

爲頽也詩言頽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

萎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云此言東風生

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

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崔徂忘我大德思我小

回反嵬五回反又作嵬萎於危反長張丈反下同槁苦老反習然和調者生長之

怨箋云大德切瑤以道相習習至小怨○正義曰言習習然和調者生長之

木皆能生長之以與夏朋由善能切瑤之故其友身之道德亦能成就之道德

相由而成窮達不宜相棄然草木之生長雖至於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

益雖至於死成就之功百事通曉無能使色不齊實小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以

義不虧實小而思我言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傳雖盛夏損於交好汝何爲忘我

切瑤之大德反思我言訟也然小萎無虧於夏長○傳雖盛夏損於交好汝何爲忘我

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草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以四時春生夏長物之威莫過夏時故云雖盛夏萬物茂壯也以其大時不齊

定本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箋此言至山巔之上○正義曰維

山崔嵬之文上承谷風之下而與草木相連明是風吹山巔之上使生草木

也平地沃衍之土宜生草木山巔之上則非草木所宜風尚吹之時草木枝葉

猶萎槁者以爲平地之草木非止山巔也養則言其難者故云山巔猶及之萎

死則言其茂者故言盛夏以暢之云猶有萎槁者爲不宜萎槁是不據山巔明

矣若然東風爲谷風實取生長之義要風以四方爲名非以四時立稱則夏之

東風猶爲谷風也春則草木初生未及暢茂其有萎死則唯其常詩人不應舉

毛詩注疏 十三之一 小雅 谷風之什 一 中華書局聚

以為喻故知言草木萎槁謂夏時也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木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

五河反養餘亮反注除鞠疏蓼莪六章上下各二章章四句中二章章八句至

養也穀養也二字餘並同疏終養爾○正義曰民人勞苦致令孝子不得於父

母終亡之時而待養之民人勞苦五章卒章上二句是也不得終養卒章卒句

是也其餘皆是孝子怨不得終養之辭○箋不得至得見○正義曰經言衡恤

靡至是親沒之辭序言不得終養繼於勞苦之下是勞苦不見父母也故言不

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之也終是亡之稱亡連言病者以

亡必用病言終可以兼之親病將亡不得見之也蓼莪者莪匪莪伊蒿與也蓼莪長大

扶侍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時故連言之蓼莪者莪匪莪伊蒿與也蓼莪長大

心不精識其事○蒿呼毛反長張丈反下皆同思息嗣反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箋云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疏蓼莪至劬勞○正義曰言蓼莪然長大者正是與有形器方可識者正是此物也而我不精識視之以為非此物反謂之是彼

物也以己二親今且病亡身在此物也中不得侍養精神昏亂故視物不察也既不

得終養又追而為恨言可哀之又可哀我父母也其生長我也其病勞矣今不

見其亡所以深恨○箋莪已至其事○正義曰視莪以為非莪亦非莪者身視

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也但作者憂思之深每事皆不精識故舉莪為蒿

以喻衆事皆然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謂衆事不精識非獨莪也

蓼莪者莪匪莪伊蒿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音蔚壯藹也○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瘁云瘁病也疏傳蔚

○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蔚一名杜說某氏曰江河間曰藪陸機疏云牡蒿也

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

蒿餅之馨矣維蠹之恥餅小而蠹大蠹盡也箋云餅小而蠹大而蠹言為蠹

雷音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鮮寡也箋云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無父

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箋云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

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疏餅之至靡至○正義曰蠹器大餅器小酌

沽音戶韓詩云怙賴也恃恃負也酒者當多酌蠹少酌餅不使小餅先竭今

餅之既盡矣而蠹尚盈滿是為酌蠹者之恥也以與民有富而多丁貧而寡弱

治民者當多役富少役貧不使貧者先困今貧者既困矣而富者尚饒裕是王

之恥也今王不以為恥偏困貧民我不得供養是故因此以恨言寡矣民之一生

也言生而得養其日尙寡况我尙不得終養是恨之甚如此我不如死之久

矣言己雖生不如死之久也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己

無父母出門則以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如行田野無所

有至是其所以悲恨也○箋餅小至恤寡○正義曰釋器云小蠹謂之坎孫炎

曰酒樽也郭璞曰蠹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蠹大如餅也言餅盡矣對蠹盈言

為蠹恥者是為主蠹者之恥即酌者也以蠹大似富眾餅小似貧寡然蠹餅並

列俱以酌之則當多酌蠹而少酌餅以至於俱盡是均也猶上之賦役以富貧

並對俱以役之則當多役富而少役貧以至於俱盡亦為均也今餅盡而蠹盈

盈者滿也是全不酌之辭猶偏役貧眾而富眾不行故言恥者刺王不使富分

貧眾恤寡也謂不使富者分貧者之役眾者憂寡者之勞而共之也言餅蠹則

蠹盈矣蠹既無情之物終不以自盈為恥故知是為蠹者恥以喻王恥也○箋

孝子至所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

殯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慨焉廓焉時實為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

毛詩注疏

十三之一 小雅 谷風之什

二 中華書局聚

亦然但此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三年內耳也腹厚也箋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拊音撫畜喜郁反顧音故覆芳福反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箋云之猶是也欲報父罔極○疏父兮至罔極○毛以為此言父母生養之恩任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我無極己思報之言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

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正義無有已時故言己痛切之情以告於天○鄭以腹為懷抱為異○傳腹厚

之故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以鞠己為養畜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故為起也言覆育者謂其寒暑或身體軀之覆近而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

反顧也復反也故為懷抱以父母厚己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南山烈烈飄風發發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箋云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民莫不穀

我獨何害箋云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疏南山至何害○正義曰孝子言己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然於天下之民豈不皆得養其情以為至難也又遇飄風發發

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豈不皆得養其情以為至難也又遇飄風發發何害者皆以己刺彼故言他得孝養己獨寒苦此則怨者之常辭且虐君者役

賦不平非無閑豫之人故作者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律律猶烈烈也民莫不穀言己偏苦得稱民莫不穀也○卒子恤反重直用反

我獨不卒箋云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

自哀傷也○卒子恤反重直用反

我獨不卒

自哀傷也○卒子恤反重直用反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

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徒南反國名 **疏** 大東七章章八句至告病焉 ○正義曰作大東之

財此譚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總七章之言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

是為亂也言亂者政役失理之謂總七章之言皆是也言困於役者對則貨財

謂之賦功力謂之役案此經文及傳箋皆刺賦斂重薄無怨力役之事故哀我

非力役也但王數徵賦須轉餉輪而勞即來是役也四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

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賦送轉餉輪而勞即來是役也四章云職勞不來下箋云

盡故唯言賦重斂則兼言民勞故云困役由送衰財以致役故先言之從首章

以盡三章皆是困役財之事四章以下言周衰偏衆官廢職由此己國所以

賦重故言之以刺周亂也言病者雖七章皆是若指事而言則哀我憚人亦可

息也是所苦之辭也言東國者譚大夫以譚國在東而見偏役故經云小東大

東敘亦順之而言東國焉不指譚而言東者譚大夫雖自為己怨而王政大經

偏東非譚獨然故言東以廣之譚大夫者以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

明為譚而作故也若汎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亂彼牧伯大夫

不言其國是也○箋譚國至滅譚○正義曰解譚大夫而序言東國之意也莊

十年齊師滅譚是春秋經也傳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

皆賀譚又不至是以齊師滅之有饑簋飧有棣棘七興也饑滿簋貌飧熟食謂

鼎寶棘赤心也箋云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饗饋以其爵等為之

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饑音蒙簋音軌飧音孫

毛詩注疏 十三之一 小雅 谷風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掠音蚪又其牛反下章同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如砥賦平均也如矢賞君

必履反夔於恭反施始岐反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恭本又作恭

子所履小人所視矺矢之平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

矺言顧之潛焉出涕矺反顧也清涕下貌矺云言我出涕傷今不古○矺音卷

本又作眷潛所姦反說文作濟云涕流貌山疏有饑至出涕○正義曰言有

晏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為于偽反然滿者饑中黍稷之饒也

然長者棘木載肉之也客始至主人以簋盛於天下厚也非直與恩厚又法

承之惠於賓客厚也以與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也非直與恩厚又法

制齊均周之貢賦也道其均如砥石然周之賞罰之制其直如箭矢然厚所行

之政皆平而不曲也以天子崇其施予之厚故其時君子皆共法做所以履而

厚小以周道布其砥矢之相和舉世安樂今此二者於前世已過而去矺然迴反

我從今世徒反顧而視之終不可值由此濟焉為之出涕傷今不如古所以見

偏役也○傳饜滿至赤心○正義曰簋以盛饗也又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盛

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故知長貌雜記云七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

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求為七之狀故知長貌雜記云七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

也案大行人及掌客云上公媿五牢饗九牢侯伯媿四牢饗七牢子男媿三牢饗五牢諸侯之朝必以臣從彼為凡介行人宰史設文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衆臣從賓者禮之數陳者爵卿也則媿二牢饗五牢爵大夫也則媿大

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爵卿也則媿二牢饗五牢爵大夫也則媿大

牢饗略於三牢爵士也則媿少牢饗大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此數陳列以與之

言此證媿之所用是供客之禮也知喻古者天子施子之恩於天下厚者以下

云周道如砥言周平安之世矐言顯之傷其不見往古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

隆喻古者施子之厚也以東國困役而刺王則與天下同怨故知此以主人待客之

天子正謂周之聖王下言周道明所思不出於周也○傳如砥至不偏○正義

曰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容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故比貢賦均也矢則幹

必直故比賞罰不偏也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

平互相通也知砥比貢賦取均平之義貢賦之外唯賞罰耳故以矢比之傳因

以發言故先以砥比貢賦取均平之義貢賦之外唯賞罰耳故以矢比之傳因

有文而分之耳其實兼通故也此篇怨政偏斂重無言賞罰之事傳言之

者以言周道為事廣所可平直者即貢賦賞罰耳故以言至無怨○正義曰此

衣服翰翰佩遂是濫賞所及亦是賞罰不平也○箋此言至無怨○正義曰此

言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相對君子則行其道小人則供其役此上四句有二

事明君子履其恩厚而法倣之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以履視不同先上二

事故箋分以當之也言君子所履者明己今賦斂之偏亦由時在位貪亂不

履先王之道不能佐君以致於偏故五章以下刺其空官廢職與此相首尾小

東大東杼柚其空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爾今盡杼柚

不作也○杼直呂反說文云威緯器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予行彼周行

杻音逐本又作軸斂力豔反後同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予行彼周行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予行彼周行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予行彼周行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予行彼周行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予行彼周行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予行彼周行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予行彼周行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予行彼周行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予行彼周行

毛詩注疏 十三之一 小雅 谷風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能僂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箋云葛履今以履霜送轉輝因見使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

雖公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糾居駢反履九具反僂徒彫反徐又徒了反

沈又徒高反韓詩作耀耀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寔非也周行戶郎反注周行

下載施之行并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言譚人自虛竭輝送而

是使我心傷病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言譚人自虛竭輝送而

也○疾音救病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言譚人自虛竭輝送而

既輸送杼故謂其可以履冬日之霜寒也僂然獨行者我譚國之公子也

因送轉輝又見使行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雖則困乏猶不止也公子之困

如此又我譚人自盡空竭送輝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虛空而來會無反幣復

有絲麻者以杼柚之有維絲麻耳說文云杼持緯者也○箋雖公子至不得止

○正義曰上言杼柚其空是譚國財盡履霜之下即云公子是天子服此葛履

而履霜也下云既往既來仍是轉輸之事故知公子獨行爲送轉輝至京師又

因見使之行周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

譚七年左傳曰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杜預云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

詰公府卿寺彼葛履爲履霜仍彼行役言困乏猶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輝

不困行聘也以葛履爲履霜仍彼行役言困乏猶與此公子發幣同但此轉輝

禮之惠是使我心傷悲焉○正義曰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謂以幣反報

來者故此以反幣言之知責王無反幣者以怨其盡受明當有報也中庸曰厚

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有報矣天子報諸侯之禮雖亡春秋之世諸侯之

事霸主與天子同也齊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

使垂囊而入國載而歸言其空而來重而歸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

也則天子亦當有報故此其所以怨之也

我憚人既伐而折之側出曰沈泉獲也契憂苦也憚勞也箋云獲落木名也

大夫契憂苦而寤數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大東極盡

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〇冽音列沈音軌字又作晷窳子鳩反漬也字

又作浸獲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傍契苦計新是獲薪尚可

反徐苦結反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下同字亦作瘳藹音輔朽也薪是獲薪尚可

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載載乎意也箋云薪是獲薪尚可載而歸蓄之以為家用哀我勞

人亦可休息養之以疏有冽至可息〇毛以為有冽然寒氣之沈泉無得浸漬

待國事〇蓄勅六反我有所獲之樵薪也以興暴虐者周室之幽王無得稅斂

我譚國之民人也刈薪者惜其樵薪不欲使沈泉妄浸之以妄浸之則溼腐不

中用故也以興今譚大夫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人

不欲使周人極斂之極斂之則困病不堪其事故也又言薪畜是獲刈之薪者尚

以為可存載於意當譚而掌之以為家用故不欲沈泉之所浸也況譚大夫哀

於我勞苦之人寧不亦可念之在情當休息而養之以待國事故不欲周王之

所斂也此以沈泉比周王刈薪之人惜己薪猶譚大夫之愛譚人意難相對而

文有詳略言沈泉之浸獲薪不言周王之斂譚人譚大夫有憂民之容刈薪者

無惜薪之狀皆互見也〇鄭唯獲為木名尚為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

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為通故不從毛餘同〇傳冽寒至憚勞

〇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是冽為寒氣也說文冽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

沈泉穴出穴出及出也李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沈沈側出是側出曰沈泉也

獲讀如獲稻之獲故為刈也薪當析之即云刈者蓋木之細者以荆楚之輝故

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以有哀歎故知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〇箋獲

落至為薪〇正義曰獲落釋木文在釋木故為木名某氏曰可作杯圈皮靴

繞物不解郭璞曰種音獲可為杯器素也陸機疏云今櫛榆也其葉如榆其皮

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為絙索又可為甑帶其材可為杯器是也易傳昔以諸言

薪者皆謂木也而言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東人譚人也來

人也粲粲鮮威貌箋云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絜而逸

豫言王政偏甚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偏則言衆官廢職如是而

已○來音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箋云舟當作

賚注同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

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能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羆彼皮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反穢音接字又作楫近附近之近下同博音博冥莫歷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疏東人至是試○毛以為言王政

周衰羣小得志○僚力彫反字又作寮同疏之偏東國譚人之子主為勞苦

盡財以供王賦而會不見謂以為勤言王意以譚人空竭為常不愧之也其西

人京師之子則有粲然鮮威之衣服言王意縱西人使令驕溢不賦之也王

既政偏如是又上下無制致舟楫之人之子以熊羆之皮是為衣裘言賤人踰

制而奢富也其私家之人之子則百僚之官於是登用之小人得志驕貴也此

周道之衰己所以偏苦○鄭以舟人之子二句為異其在箋○傳東人至鮮威

臣之子孫者謂在周有功德世為臣其子孫賢者也裳裳者華序曰棄賢者在

冥氏穴氏之職秋官冥氏下士二人穴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弧張為閉撲以

攻猛獸以靈鼓獸之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注云蟄獸熊羆之屬冬藏

即周人也上句刺其鮮威下句復傷其退求熊羆者以無道之子繁繁衣服西人

小斥逐賢哲故讒佞之徒多有逸樂功成之輩退在賤官雖同是周人賢愚不

等作刺彼驕奢哀此貶黜辭各有為不相害也○傳私人私家人○正義曰

此云私人則賤者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私居家之小人也崧高云遷其私人

以申伯為王卿士稱其家臣為私人故傳曰私人家人臣也有司徹云獻私人玉

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或醉於酒翰翰佩璲不以

任於私家謂之私人非此類也○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或醉於酒翰翰佩璲不以

其長翰翰玉貌璲瑞也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為佩佩之翰翰然居其官職非其

遂維天有漢監亦有光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箋云監視也喻王聞置官

彼織女終日七襄移因謂之七襄○歧說文作岐丘岐反徐又丘婢反更音東

歷疏或以至七襄○毛以為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翰翰然佩其璲玉居其官職

不以其才之所長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翰胡犬反字或作有璲音

光也徒有光而無明今佩璲之人亦徒有名而無實也歧然三耦之形者彼織

女也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徒見其如是何曾有織乎言王之官司徒見

列於朝耳何曾有用乎○鄭唯言佩璲云是玉也故翰翰為玉貌璲瑞釋器文

郭璞曰玉瑞也禮以玉為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

璲者以瑞玉為佩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釋訓云鼻鼻翰翰刺素餐也

毛詩注疏

十三之一

小雅

谷風之什

七一

中華書局聚

毛詩注疏

十三之一

某氏云翰翰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傳漢天至所明○正義曰河圖括地象

云河精上為天漢揚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此天河雖則有

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有名無用以為義天漢此知

不以無水用為義者以言監亦有光是謙其光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為喻其女

牛箕斗各自言其無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其初

言天象故云維天以總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

皆二字為星名箕斗又有南北相配維畢單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者牛

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選

言置辭使成文潤色而已無義例也○傳跂隅襄反○正義曰說文云跂

頃也字從匕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

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旦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箋襄駕至七襄○正義

曰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鄴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

月所止舍也舍即肆矣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每辰為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星

之

行

故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七襄不成報章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爾駕曉彼牽牛不以服

箱曉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箱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以用也牽牛不可

用於牝服之箱○曉華板反箱息羊反河鼓何可反又音河星名牝頓忍反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日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有掾天

畢載施之行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也何嘗見其可用乎箋云祭器雖則至之

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

曰言雖則終日歷七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

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

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

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

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

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

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

又曉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

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有

啓續乎又有揀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

何曾見其掩兔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與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

○傳何鼓至之箱曰正義曰河鼓謂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各為河鼓牽牛皆二

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河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

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為牛所用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三

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為平較兩較之

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器物之處為箱言

大車者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大車箱也○傳日且至庚續○正義曰言且出

者且僧明也明出謂嚮晨時也啓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為長庚也釋天云

釋詁文曰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為長庚也釋天云

明星謂之啓明星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白然則啓明星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傳球畢至掩兔也○正義曰上言球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駕鸞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也此畢象畢星為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兔也○箋祭器至鼎實○正義曰持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兔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為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維南有箕不可以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為長

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挹劍也○簸波我反徐又府佐反斗都口反沈作主挹音揖料矩于反廣雅云酌也本又作酌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翕如也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翕許急反柄彼府反揭居

毛詩注疏 十三之一 小雅 谷風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起謁反徐疏維南至之揭○正義曰言維此天上其南則有箕星不可以簸揚米
 者維南有箕則徒翕置其舌而巳維北有斗亦徒西其柄之揭然耳何嘗而有
 可用乎亦猶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用也此挹下言酒漿則簸揚下宜言米粟
 於柄舌又簸之須舌猶挹之須柄各隨其義故不同也言南箕北斗皆案二十
 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
 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
 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
 名其名之定雖單亦通故巷伯謂箕為南箕為北箕為此也○傳翕合○正義曰言合
 者以天星象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箋翕猶引也引其舌
 正義曰鄭以為箕星踵狹而舌廣而言合於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
 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
 故為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為舌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疏四月八章章四句至

詩者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幽王之時在位之臣皆貪暴而殘虐下國之諸
 侯又構成其禍亂結怨於天下由此致怨恨禍亂並興起焉是幽王惡化之所
 致故刺之也經云廢為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
 穀是怨亂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言怨亂並興者王政殘虐諸侯構禍是亂也
 亂既未弭則民怨不息政亂民怨同時而起故云並興也經八章皆民怨刺王
 之辭此篇毛傳其義不明王肅之說自云述毛於六月徂暑之下注云詩人以
 夏四月行役至六月暑往未得反已闕一時之祭後復闕二時也先祖罪人
 之下又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為忍不憂恤我使

我不得脩子道案此經序無論大夫行役踰年乃怨雖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歲
 所說理亦不通故孫毓難之曰凡從役踰年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之未為有顯豈
 暮乃歸小雅美之不以為譏又行役之人固不得親祭攝者脩之未為有顯豈
 育四月從役六月未歸數月之間未遇古者出師之期而以刺幽王之未為有顯豈
 乎非徒如毓此言首章始廢一祭已恨王者忍己復獻二時彌應多怨何由秋
 日冬日之下更無先祖之言豈廢闕多時反不恨也以此王氏之言非得毛意
 孫以為如適之退也詩人為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為夏六月乃之遠
 威暑非言往而退也詩人為往今言往暑猶言適暑耳雖四月為夏六月乃之遠
 周自太王季王業始起猶維夏也及成康之世而後致太平猶徂暑也暑往
 則寒來故秋日繼之冬日又繼之善惡之喻各從其義毓自云述毛此言亦非
 毛旨何則傳云暑威而往矣是既威而後往也毓言方往之暑不得與毛同矣
 毓之所說義亦不通案經及序無陳古之事太王成康之語其意何以知然又
 以四月為周基六月為尤威則秋日後幽王之前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為殘
 辨其世之所當何哉若言成康之後幽王之則其間雖有衰者未足皆為殘
 慮何故以此涼風喻其病害百卉乎若言亦比幽王則已歷積世當陳其漸何故
 幽王頻此二時中間獨爾闕絕也又毓言以為有漸則幽王既比於冬不得更
 同秋日不宜為幽王何傷先世之亂難哉如是則王孫之言皆不可據為毛義
 也今使附之鄭說唯一徂字異耳計秋日之寒未如冬時反言百卉具腓以譬
 萬民困病其喻有甚於冬則三者別喻不相積累以四時之中尤可慘酷者莫
 過於冬日故以比王身自言之所行不論病民之狀以冬時草木收藏而無
 可比下故獨言王惡也二章以涼風之害百草喻王政之病下民首章言王惡
 之有漸嚴寒毒暑皆是可患各自為興不相因也其與之日月先後為章次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威而往矣箋云徂猶始也四月立
 構反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箋云匪非也寧猶會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常疏
 候反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知患難何為會使我當此難世乎○難乃旦反疏

毛詩注疏 十三之一 小雅 谷風之什 九 中華書局影印

至忍予○毛以為言四月維始立夏矣未甚暑至六月乃極暑矣既極然後往
 過其暑矣以表其極言四月已漸暑至六月乃暑極以興王初即位雖為惡
 政矣未甚酷至於今乃極酷也自即位以漸酷至今乃暑極也四惡如此故大
 夫仰而訴之我先祖非人乎先祖若人當知患難何會施恩於我當此亂世乎
 以王惡之甚故訴其先祖也○鄭以祖為始六月始暑喻王乃始酷餘同○傳
 徂往至往矣○正義曰徂往釋詁文也月令季夏六月暑喻大火中是六月火星
 中也火星中而暑退暑威而往矣是取暑威為義喻王惡威也由威故有往是
 以往表其威無取於往也傳言暑威而往矣其意出於左傳昭三年傳曰譬
 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箋云徂猶至一○正義曰鄭以理反之故言往
 而明極也故知不取往為義也○箋云徂猶至一○正義曰鄭以理反之故言往
 王惡到本其漸王惡無已退之時不似寒暑之辭往到即是其始暑自四月往至
 言徂始者義出於往也言往者因此往彼之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東
 於六月為始也以毛言徂往涉於過義故更以義言訓之為始東山云我徂東
 山下言我來自東則我徂東山為到東山是徂為始義也漢書律曆志云四月
 立夏節小暑中故言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威暑也○箋云我先至亂世○正
 朝一夕是暑以喻其惡之極也不與下秋冬相繼也○箋云我先至亂世○正
 義曰人困則反本窺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恃慢之
 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己不自先後也
 秋曰淒淒百卉具腓
 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箋云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與食殘之
 政行而萬民困病○淒本亦作淒七西反卉許貴反腓房非反韓詩云變也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離憂瘼病適之也箋云爰曰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
 曰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為亂○莫音
 莫秋日至適歸○正義曰言嚴秋之日淒淒然有寒涼之風由此寒涼之風
 此貪殘之政行於天下故萬民皆見殘害以遭困病此是王政之亂王政既亂
 則國將有憂病矣曰此憂病之禍其何所歸之乎言此憂病之禍必歸之於亂

家滅亂也○箋今政至為亂○正義曰經中亂字承上經之事是政亂也亂憂

病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故分之也政亂已損害於民則民不堪命將以危

於亂者謂之於滅亡之亂流彘滅戲之類非疊上文也又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

乃是之歸於亂也冬日烈烈飄風發發箋云烈烈猶聚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為

急行於天下如驟風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箋云穀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者

亮疏箋我獨至之害○正義曰上以寒風喻王行慘毒之政則言禍害者正謂

反言山有嘉卉侯栗侯梅箋云嘉善侯維也止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

雅財盡而弱民與受困窮○取其實踐而害之令不得蓄茂喻上賦斂富人

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行下孟反下之行同疏尤○正義

曰言山有此美善之草矣其生也維在栗維在梅之下人往取其梅栗之實則

之入慣習為此殘賊之行以害於民莫有自知其所行為過惡者故令民皆病

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為太與鄭不同相彼泉水載清載濁箋云相視也

惡會無一善○相息亮反注同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構成曷遠也箋云構猶

能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疏之流尚有一泉則清一泉則濁我視

毛詩注疏卷十三之一 小雅 谷風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

彼諸侯之行何為一皆為惡曾無為善乃泉水之不如也所以然者我此諸侯
 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遠何時能為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鄭以
 下二句為異言我諸侯日日合集其惡作為禍亂之行何者可謂其滔滔江漢
 善言其皆無所善不如泉水有清者也○傳曷逮○正義曰釋言文滔滔江漢
 南國之紀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箋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
 反長張盡瘁以仕寧莫我有箋云瘁病也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者皆懼於危亡
 丈反○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疏傳滔滔至一方○正義曰滔滔大水貌
 如○瘁本又作萃似醉反下篇同疏傳吳楚疆威言神者以國主山川所在
 之國當祀其神魯語曰異會羣神於會稽以諸侯主祭其神故言神也則此言
 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是明所事其神之國將有綱紀其意亦喻江漢之傍國故
 言一方也○箋江漢至其所○正義曰紀理衆川使不壅滯者謂衆川有所注
 入江漢能統引之不使其水壅滯塞常時通流也知喻吳楚之君者以舉江
 漢為喻而彼南國之紀則以喻江漢所在之國能相紀理故喻吳楚能理小國又
 意出於經之南國也若然上章言諸侯並惡曾無一善今稱吳楚能理小國又
 幽王時吳楚微弱未為盟主所以能長理傍國為之綱紀者上言諸侯並惡既
 中國諸侯耳漸漸之石序曰戎狄叛之荆舒不至是幽王之時荆已叛矣亦既
 有背叛王命固當自相君長是大能字小紀理傍國明矣南方險遠世有強國
 商頌云達彼殷武奮伐荆楚是殷之中年楚已嘗叛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姜嬴
 荆芊實與諸姬相干也南有荆蠻不可以入是幽王之時楚已強矣於時未必
 有吳以吳亦夷之強者與楚相配言耳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是吳楚相
 近故連言之○箋今王至不如○正義曰封畿之內謂中國所及之境故六月
 箋云今汝出征以正王國之封畿彼謂逐鬻仇正中國也此疾王之惡而言盡
 病故為盡病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謂以兵甲之事勞役之使不得安寧故羣
 臣諸侯有土地者無敢自保有之皆懼於危亡也以禹貢唐虞之時已云江漢

朝宗于海言朝宗以示臣義故注以爲荆楚之域無道也匪鶻匪鶻翰飛戾天

則先強有道則後服也殷王武丁已伐荆楚是舊食殘也

匪鱣匪鮪潛逃于淵鶻鶻也鶻鶻食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箋云翰高戾至

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時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疏

政故○鶻徒丸反字或作鶻鶻以專反鶻也鱣張連反鮪于軌反鶻音彫疏

至於淵○毛以爲鶻也鶻殘之鳥乃高飛至天今在位非鶻非鶻也何故

貪殘驕暴如鳥之高飛至天也鶻也鮪也長大之魚乃潛逃於淵今賢者非鱣

非鮪也何爲隱遁避亂如魚之潛逃也○鄭以爲王政亂虐下民逃散言若鶻若

鶻可能高飛至天非鱣鮪之小魚亦潛逃於淵性非能然爲鶻駭避害故也以

興民不欲逃走而逃者非能然而然者爲鶻擾畏亂政故也○傳鶻鶻至處

淵○正義曰說文云鶻鶻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鶻也鶻之大者又名鶻孟康

漢書音義曰鶻大鶻也說文又云鶻鶻鳥也鶻鳥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

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喻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鶻鶻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徐毓云貪殘之

以人而居高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章王政之亂

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箋喻民至政故○正義曰箋以上章王政之亂

病害下民下章言民不得所不如草木則此亦山有蕨薇隰有杞檟杞檟也

宜言民之困病故以爲喻民逃走畏亂政也山有蕨薇隰有杞檟檟亦

箋云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蕨居君子作歌維以告

月反棗本亦作莫音夷枸音苟檻音計棟所革反郭霜飲反君子作歌維以告

哀箋云告哀言疏山有至告哀○正義曰言山之有蕨薇之葉隰之有杞檟之

樂以得其所今我天下之民遇此殘亂驚擾失性草木之不如也由此君子作

此八章之歌詩以告訴於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憫之也作者自言君子

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傳棟赤棟○正義曰釋木文又曰白者棟舍人曰棟名赤棟也某氏曰白色為棟其色雖異為名同江河間棟可作鞍郭璞曰赤棟樹葉細而岐說也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白棟葉員而岐為木大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使如字己音紀下注喻

己同養○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至父母焉○正義曰經六章皆餘亮反怨役使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使不均也

朝夕從事是已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

使不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箋云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喻己行役不得其事○杞音起偕偕士子朝夕

從事○偕偕強壯貌士子育王事者也箋云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止○偕音皆徐音譜說文云強也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

也鹽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陟彼至父母○正義曰言有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鹽音古人登彼北山之上者云我采

其杞菜之葉也此杞葉非可食之物而登山以采之非宜矣以興大夫循彼長遠之路者云我從其勞苦之役也此勞役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

矣所以行役不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己為僭僭然而強壯今為王事之子以朝繼夕從於王役之事常不得休止王家之事無不堅固使己勞以堅固之今

使憂及於我父母由久不溥天之下莫非王臣○溥大率備溥歸故父母思己而憂也

云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溥音普瀆音賓涯魚佳反字又作崖

珍微宋版印

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

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游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

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

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

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盛

國百里感感靡所聘恨其有人眾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

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眾也○傳賢勞○正義曰

以此大夫怨己勞於事故以賢為勞箋以賢字自道故易傳言王專以我有賢

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王以己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

任以尊官不勞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己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實知其賢則當

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然不

得息傍傍然不得已 ○嘉我未老鮮我方將 壯也箋云嘉鮮皆善也王善我

傍布彭反得已音以 嘉我未老鮮我方將 壯也箋云嘉鮮皆善也王善我

居息 燕燕安 或盡瘁事國 盡力勞病 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 猶不止也或不

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叫呼號召也○叫本又作踈古弔反號戶 或棲遲偃仰或

王事鞅掌 鞅掌失容也箋云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謹

反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 箋云咎猶罪過也○湛都 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

手詩注疏 十三之一 小雅 谷風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為箋云風猶放也○風音疏或燕燕至不為○正義曰三章勢接須通解之皆

發呼召者或出入風議謂間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或勤者無事不為

書定本集注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鄭唯執掌為異餘同○箋執猶至促

今俗語以職煩為執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執掌為事煩之實故言執猶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

三章章四句至小人○正義曰作無將大車詩者謂時大夫將進小人使有職

足明時政昏昧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作詩則賢者我自當擇

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之孔子以聖人之雋尚改觀於宰我子文以

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况大夫無將大車祇自塵兮云將猶扶進也祇適也

非聖能無悔乎經三章皆悔辭也無將大車祇自塵兮云將猶扶進也祇適也

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祇音支累劣為反篇末同本或作辱無思百憂祇

自底兮底病也箋云百憂者衆小事之憂也進舉小禮反任音任愆起連反

疏無將至底兮○正義曰言君子之人無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底

平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駕牛故潘詰曰犖牽車牛遠服費用是人之所將也○箋將猶扶進○正義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須人傍而將之是為

扶車而進導也○大車比小無將大車維塵寘寘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己之無功

人言無扶進比小人也○無思百憂不出于頰○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頰古迥

德也○冥莫庭反又無思百憂不出于頰○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頰古迥

莫迥反○冥莫庭反又無思百憂不出于頰○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頰古迥

反沈又無將大車維塵雍今反字又作壅又於用反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箋

古頃反無將大車維塵雍今反字又作壅又於用反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箋

重德累也○重直龍反又直用反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疏小明五章上三章章

句至亂世○正義曰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自悔仕於亂世謂大夫仕於亂

世使於遠方令己勞苦故悔也首章箋云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

然則牧伯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是常令而悔仕者以牧伯大夫雖行使是常

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役則偏苦行則過時也故我事孔庶箋云

王政不均臣事不同是偏苦也歲聿云莫箋云乃至歲晚尚不得歸是過時也

偏當勞役歷日長久故所以悔也經五章皆悔仕之辭雖總為悔仕而發但所

悔有意故首章言載離寒暑以日月長久是悔仕箋因其篇初故言遭亂世勞

苦而悔仕三章言其自詒伊戚是憂恨之語故箋云悔仕之辭其寶皆悔辭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箋云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

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行徂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箋云征

毛詩注疏

十三之一

小雅 谷風之什

十三

中華書局影印

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尙未得歸詩人牧心之憂矣

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任○先音求更音庚

其毒大苦箋云憂之甚○大音奉念彼共人涕零如兩箋云共人靖共爾位以待

皆豈不懷歸畏此罪罟罟網也箋云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

之上天日中之時能以其光臨天下之事然無屈不伸勞逸得所也今幽王不

者處尊之極當以其明察理於天下之國使無幽不燭品物咸亨也以喻上

能然闇於照察勞逸不均令己獨遠使言我行往之西方至于乾野遠荒之地

其路之長遠矣以二月初朔之吉日始行至於今則離歷其冬寒夏暑矣尙不

得歸其淹久如此故我中心之為憂愁矣其憂之甚則如毒藥之大苦然由任

於亂世以致如此故我中心之念彼明德具賢者爵位之人君欲往任之

而不見滄溟零落如雨然雖時無此人恨本不隱處以待之也又言己勞苦之

狀我豈不思歸乎我誠思歸但畏此王以刑罪羅網我我恐觸其羅網而得罪

故不敢歸耳○箋明明至以刺之○正義曰言昭五年左傳曰日上有日月之明察唯中

乃然故云王者光明當如日中之照也昭五年左傳曰日上有日月之明察唯中

王宜日中以王明之光臨天下如日中之時是也必責王令明如天日者以

○正義曰野是遠稱莽蓋地名言其歷日長久明當至於遠處故言遠荒之地

爾雅四海之外遠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言荒者因彼荒是遠

地故言荒為遠辭非即彼之四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所部而已不得越

朔而始行下章鄭以四月而至假令還以朔到尙六十日也以日行五十里之

則三千里矣州之遠境容有三千但述職之行有所過歷不知定日幾里也以

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尙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

也○箋詩人牧伯之大夫也○正義曰知者以言我征徂西至于乾野是遠行巡

歷之辭又曰我事孔庶是行而有事非征役之言是述事明矣述事者唯牧伯

耳故知是牧伯之下大夫也若然王之存省諸侯亦使大夫行也知此非天子

存省諸侯使大夫者以王使之存省上承王命適諸侯奉使有主至則當還不

應云我事孔庶歲莫不歸故不以爲王之大夫也牧伯部領一州大率二百一

十國其事繁多可以言孔庶也前事未了後又委之可以言政事愈盛也如此

則爲牧伯之大夫於事爲宜故也且牧伯之大夫不在王之朝廷今而爲王所

苦所以於悔切耳然則牧伯大夫自任於牧非王所用而言悔任者此之勞役

由王所以爲故曰幽王不能徵是者王而使己多勞故怨王而悔任也言牧伯者

以牧一州之方伯謂之牧伯然單言之直牧耳此言述職之大夫則容牧下二

伯之大夫不必專侯牧之伯一人而已○箋共人至之君○正義曰下云靖共

爾位與此共人文同此大夫所恨恨幽王之惡徧被天下無二王不得更有天

子然則靖共爾位之君當世之所無矣而云念之者此大夫自悔本應坐待明

君不當事於朝廷今仕而遇亂追念昔時言我本應待彼共人無故冒此亂世

而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念也下章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勸友使聽天任

命不汲汲求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友往仕之正勤待之耳此所念者亦念其

當時之非當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除陳生新也箋云四

時育可念也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念我獨兮我事

除直虛反如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莫音暮注及下同○念我獨兮我事

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亦

作瘳念彼共人睠睠懷顧箋云睠睠有往仕豈不懷歸畏此謹怒○毛以

同瘳念彼共人睠睠懷顧之志也○睠音眷豈不懷歸畏此謹怒○毛以

爲大夫言昔我初往向野之時矣日月方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我初

發即云何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不得歸

其時多勞我大夫不得有閑逸念我獨憂衆事今我事甚繁衆也由此心之憂愁矣

以事多勞我大夫不得有閑逸念我獨憂衆事今我事甚繁衆也由此心之憂愁矣

也於時而望旋反餘同○傳除陳生新○正義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

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輿傳曰煖即春温亦謂二月○箋四

月至不得歸○正義曰四月為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

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徐炎曰物之枝葉敷舒然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

余字雖異音實同也方除之下即云曷云其還是至即莖歸故云至于芄野以

四月自謂其時將即歸也言歲聿云莫是未歸之辭若歲莫得歸不須發此言

矣故云乃至歲晚尚不歸也凡言往矣似是始行之辭此得為往到芄野者往

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為始行據彼言之為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

在彼之辭故謂初到彼地為往矣傳皆以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可還

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輿文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煖曰寒寒為

冬則煖為夏矣若毛以方煖為二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昔我往矣日月方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感

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靖謀也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箋云共直式用穀

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乎命不汲汲求仕之辭疏

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則是〇治直吏反祐音又本或作右又作佑並同疏

嗟爾至以女〇正義曰大夫既自悔仕亂又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還同己悔

故嗟嘆而深戒之嗟乎汝有德未仕之君子人之居無常安樂之處謂不要以

仕宦為安汝但安以待命勿汲汲求仕當自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

正直之人於是與之為治者此明君能得如是為神明之所聽祐之其用善人

必當用汝矣勿以今亂世而仕也言神之聽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為神明聽

祐而用善人用其善則國治是神明祐之〇箋之者明君志與正直故為神明聽

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汝是知未仕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

也安安而能遷者無明君當安此潛遁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往仕之是出

此之安擇君遷也安安而能遷者禮文也孔子曰鳥則擇木猶臣之擇君遷也故須安

乃云傳靖謀至曲曰直〇正義曰靖釋文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

之心正曲為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為說論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直

者能正人之曲也〇箋是使至則是〇正義曰人之窮達在於上天貴賤生死

命皆先定故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上天之命定於冥非可以智力

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為此也大夫身遭困厄悔於進仕勸友

又爵位是君所設官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故又解言汝位者以位無

常主賢人則是也其友賢者嗟爾君子無恆安息息猶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有此位分故謂是汝位也

之聽之介爾景福介景皆大也箋云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

之則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毛詩注疏

十三之一 小雅 谷風之什

十五 中華書局聚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三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谷風

能及於膏潤澤陰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澤當作之

故潤澤德行 補閩本明監本毛本德作得案得字是也

扶搖謂之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焱誤焱下同是也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本也正義云定本及集注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其正義

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正義釋經云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釋傳云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意必求之或當無有不作無能不有也考文古本作不有采正義

大德切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嗟誤嗟案正義作嗟嗟古今字易而說之之例也不當依以改箋

○蓼莪

貌視之以爲非莪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貌作我考文古本我字亦同案我字是也正義云故云我視之是作者自我

也可證

故謂之蒿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故作反案反字是也正義云反謂之爲蒿又云反謂之是彼物也是其證

民之一生也言生而得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之至生剗添者一字

是疊大如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如當於字誤是也

拊我畜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戴震云畜當為犗說文犗起也此箋犗起也明是易畜為犗今考釋文云畜喜郁反正義云畜

我承拊我之後明起止而畜愛之是釋文正義二本經皆是畜字箋畜起也仍用經字以畜為犗之假借而於訓釋中顯之者也例見前

愴其至役之勞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至當作在形近之譌

○大東

斂則兼言民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斂當斂字誤是也

由送衰財以致役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送衰當作哀送

證其在京師之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事當作東

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效作倣案正義云皆共法倣又云而法倣之是其本作倣字

雜記法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法當作注形近之譌

言凡飡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餼下當有饗字

故注云凡大行人宰使閩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所改是也浦鏜云介誤大

杼柚其空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柚本又作軸考柚即軸之假借方言云木作謂之柚五經文字木部云柚插柚也又杼柚字見詩

維絲麻爾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爾當作耳正義云維絲麻耳考文古本作耳采正義

糾糾葛屨

毛本屨誤屨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是使我心傷悲焉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悲作病焉作也案所改病字是也字非正義上文云由是所以使我心傷病焉可證正義

本是焉字今各本作也字與正義本不同

正義曰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

圃案○衍也

垂囊而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鐸云囊誤囊非也今國語作囊乃誤字耳韋昭注云囊囊也囊囊散文則通昭元年有垂囊

而入囊非此之用也相涉而致誤

有冽沝泉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冽作冽案釋文冽音冽寒意也正義云故字從冰明監本毛本依之改也詩經小學云字

從欠列聲

無浸穫薪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穫戶郭反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字則宜作木旁正義云云穫落釋木文在釋木故為木名考此經

毛如字鄭以穫為穫之假借仍用經字而但於訓釋中顯之者也例與遂瑞也份申也之屬同詳見前爾雅釋文獲下引詩云無浸穫薪是依鄭義破其字而

引之非此經有作獲之本也

既伐而折之以爲薪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折作析案析字是也

今譚大夫契憂苦而寤歎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契字考文古本同案重者是也

蓄之以爲家用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又言薪畜是穫刈之薪者釋文云畜勅六反畜蓄二字以鷓鴣甫田等釋文考之經注中皆有錯互者當各依其舊

有洌至可息

闕本明監本毛本洌作冽下同案所改是也

以荆楚之類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當作似

穫落釋木文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穫當作穫正義引爾雅本是穫字不云字異義同皆省耳

郭璞曰穫音穫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穫當作穫下音穫二字當旁行細字正義自爲音例如此○案舊按非也此郭璞自爲音

耳

舟人舟楫之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云楫字又作楫正義本未有明文正義云致舟楫之人之子者當亦是

以楫楫爲古今字而易之未必與釋文本同也

使搏熊羆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搏音博正義云明遺賤人求捕熊羆是其本搏作捕

快其不賦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快作決其實不然當是剗也

杖杜以勤歸毛本歸誤婦閩本明監本不誤山井鼎考文所載勤作動譌字也

東人言王勞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主誤王是也

刺其素餐

相臺本同閩本同小字本餐作煢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釋訓云舉臯翰刺素餐也某氏曰翰輸無德而佩故刺素餐也考爾雅是食字食字與上下文為韻鄭據彼文及正義所引亦當作食今作餐者轉寫之誤耳召晏正義引釋訓作食引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亦可證

從旦莫七辰一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且下有至字重辰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至字辰字者是也

歧說文作岐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岐改歧云歧舊譌歧今改正案岐字是也

更音東釋案東當作庚形近之譌小明釋文更音庚可證毛本所附不誤

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為義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天漢此知當知此天漢誤是也

睨彼牽牛唐石經相臺本同小字本睨作皖案釋文云睨華板反考杖杜釋文云字從白或作目邊是小字本本睨當皖之誤也廣韻皖明星即此

經字

河鼓謂之牽牛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河作何案釋文云何胡可反又音河是釋文本作何也正義引爾雅及

李巡釋炎注字盡作河是正義本作河也其郭璞注爾雅字作何讀為荷正義不引以其字不合也唐石經爾雅初刻何後磨刻作河此正義十行本唯

標起止一字剗為何彼此互改皆誤也

毛詩注疏

今日明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史記天官書索隱今作命下今日太白同命字是也

彼注云畢狀如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又誤又是也

翕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如作合考文古本同案如字誤也

○四月

是怨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亂當辭字譌是也

何故幽王頓此二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此當比字誤是也

未知冬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知當如字誤是也

何為曾使我當此難世乎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難作亂考文古本同案亂字是也正義云當此亂世乎可證

四惡如此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四作曰案山井鼎云曰恐王誤非也浦鏜云疑肆字誤是也寫者以四為肆之別體字而致誤耳大小雅

譜肆夏作四夏是其證也

何曾施恩於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左傳疏恩作忍見於文公十三年傳是也此即經之忍字

百卉具腓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李善注謝靈運戲馬臺詩引毛詩作腓考釋文云腓房非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

作腓但傳訓為病以為腓之假借字

必自之歸為亂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必之歸於國家滅亂也又云是之歸於亂也是為當作於

其何所歸之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歸之當作之歸下必歸之於國家滅亂也同

廢為殘賊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廢後磨改廢

廢怏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怏時世反下文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云定本廢訓為大與鄭不同標起止云傳廢怏定本當是依

王肅申毛也

言大於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大作怏考文古本同案怏字是也列女傳引詩云廢為殘賊言怏於惡可證六經正誤云釋文

怏作怏誤

上多富斂

毛本富作賦案賦字是也

定本廢訓為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太當作大

伐視彼泉水之流

匱案伐當我字之譌毛本正作我

匪鶉匪鳶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鶉徒丸反鶉也字或作鶉正義云說文云鶉鶉也從敦而為聲字異於鶉也標起止云匪鶉又云傳

鶉鶉考此是正義釋文二字皆作鶉字鶉即鶉字之省耳

言若鶉若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言下浦鐘云脫非字非也主說他鳥窠所謂非鶉為者也

毛詩注疏

十三之一

校勘記

十九

中華書局聚

非鱣鮪之小魚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大誤小非也主說他魚箋所謂非鱣鮪者也此經中四匪字箋以為魚鳥之

非鵬鳶鱣鮪者與傳以為人非鵬鳶鱣鮪不同故正義文如此浦所改失箋及正義之意也

說文云鶉鶉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說文作鶉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說文又云鶩鶩鳥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鶩說文作鶩是也

鶉鳥皆殺害小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鳥字浦鐘云鶩誤是也

尚各得其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尚作生案生字是也

葉細而岐說也補案說當銳字之譌爾雅注正作銳毛本銳字不誤依爾雅注刪也字非

中為車網補案網當作輶爾雅注作輶毛本不誤

○北山

其有瀛海環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下浦鐘云脫外字是也

鞅猶可也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無也字案無者脫也

或勤者無事不為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宋板者作若其實不然當是剗也

○無將大車

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十六字非鄭注也考下箋云不任其職愆負

及己此正義亦云不堪其任愆負及己絕無反見譖害之事使有此注正義自不容不為之解其當無此注明甚且此正義云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若

無此注也今各本皆誤

祇自底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底作底案釋文云底兮都禮反白華釋文云底徐都禮反又祈支反是此依徐讀也考底字見於爾雅說文玉

篇廣韻五經文字皆從氏不從氏則徐讀非也段玉裁六書音韻表云一作底無此字宋劉彝臆改臆以韻塵亦無此字考唐石經正作底與白華底字皆甚

明畫顧炎武從劉說謂石經乃從諱民減畫之例非也詳見詩經小學釋文底通志堂本亦誤為底今正詳後考證

言無扶進比小人也

毛本同案比當作此

維塵雍兮

唐石經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雍作維案雍字是也九經字樣云爾雅作維是其證石經考異云經中雍字皆放此釋文

云雍字又作壅考文古本作壅采釋文而誤

○小明

令而悔仕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令嘗今字誤是也

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

閩本明監本毛本專下衍也字小字本相臺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剜添

以喻上者

毛本同案上當作王

月之明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鏞云日誤月是也

又下章云四月方奧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鏞云日誤四是也

奧煖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奧誤煖案此經釋文唐石經皆作奧與無衣經用字不同上正義兩云下章日月方奧可證其正義

自為文則用煖字者以奧煖為古今字而易之也考文古本經作煖采正義而誤耳

謹棄戰反怒乃路反 闕毛本同案此八字當附上節經文下

是使聽天乎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乎作任考文古本同案任字是也

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遷也二字當衍擇君下當有而能二字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脫毛本小明至二章脫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二)

(四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鼓鍾刺幽王也

疏

鼓鍾四章章五句至幽王○正義曰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

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

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

家為說也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

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淑

○將七羊反湯音傷比毗志反為于偽反下同犧象素何反皆罇名王音羲淑

人君子懷允不忘箋云淑善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疏**鼓鍾至不忘毛以為言

上鼓其淫樂以示之鼓擊其鐘而聲將將然其傍淮水且復悲傷然於淮上

作樂以云諸侯而其樂不與德比故賢者為之憂結於心且復悲傷然於淮上

也故相念古人言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得宜者至實信然不忘也至信俱

言其實然耳鄭唯以為正樂為異其文義則同○傳幽王至憂傷○正義曰王

是也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為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

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

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

上獨自作樂明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箋為之至尤甚○正義曰

織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子辭也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

也嘉樂鍾鼓之樂也引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

毛詩注疏 十三之二 小雅 谷風之什 一 中華書局聚

尤甚大也與彼文到者以證樂事故先言樂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為先王之樂

者以卒章所陳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

樂也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

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為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

間也則未知幽王為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為長如毓

此言不信毛為會諸侯也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如毓不知何為如此

言故不鼓鍾嗜嗜淮水潛潛憂心且悲猶嗜猶將將潛潛猶湯湯悲淑人君子

其德不回回邪也○鼓鍾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

擊古毛反長丈二尺妯勑留反徐又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猶若也箋云猶當作

直留反郭音爾雅盧叔反又音迪音迪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猶若也箋云猶當作

鄭改作瘡瘡疏擊於淮水有毛以幽王之會諸侯而示之淫樂鼓擊其鍾伐擊其

動容貌也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其德不肯若今之幽王失所

也鄭以為幽王作先王正樂擊鍾伐鼗於淮上賢者為憂心且悼傷思古之善

人君子其德不於禮法為病者類上不忘不回故以猶為瘡瘡是病名與上相

類角弓云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斯干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二文知猶瘡

相近而誤長丈二傳擊大鼓也三洲擊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故知淮上之樂也

有四尺長丈二傳擊大鼓也三洲擊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故知淮上之樂也

類之言悼○正義曰以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

下八音克諧○樂音岳縣音玄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

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為籥舞若為

和而不僭矣箋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

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

下八音克諧○樂音岳縣音玄堂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樂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

和而不僭矣箋云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

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

下八音克諧○樂音岳縣音玄堂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武故謂萬舞為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籥以灼反樂器。僭七心。疏。鼓鍾至不

為幽王既作淫樂失所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鼓擊其鍾則其聲欽欽然

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

得和同其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為王者之雅樂

以為四方之南樂。又以為羽舞之籥樂。如是音。馨舒合節。奏得所以為和而不參

差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為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正樂鼓其

鄭以為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水之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鍾欽

欽然。又鼓其瑟與琴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磬

鍾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又以為雅樂之萬舞。以為南樂之夷舞。以爲羽籥之

翟舞。此三者皆不僭。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為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乎。○

傳欽欽至皆同。○正義曰。此欽欽亦鍾聲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

正聲之美。使人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樂而進於

善也。以鍾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琴瑟等亦得所也。以鼓瑟鼓琴類之

故鼓鍾為擊鍾也。樂器多矣。必以鍾為首。而先言之者。以物生之位。故謂其磬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毛詩

注疏

十三之二

小雅

谷風之什

一一

中華書局聚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

古焉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饑饉倉**疏**曰楚茨六章章十二句至思古焉〇正義

既煩賦斂又重下民供上廢闕營農故使田萊多荒而民皆饑饉天又降喪病

之疫民盡皆流散而逃亡祭祀又不為神所歆饗不與之福故當時君子

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懇躡年有豐穰時無

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

萊自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禮以田易者為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

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藝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不言流亡者明

死者為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也降喪流亡由祭祀不饗所致而後言祭

祀不饗者欲明喪亡亦由飢饉以見人神相將也經六章皆陳古之善以反明

今之惡故箋每事屬之言田萊多荒茨棘不除則首章上四句是也飢饉倉廩

不盈首章次四句是也降喪神不與福助首章下四句盡於卒章言古之享祀

神錫爾福反明今之不饗神不祐助也政煩賦重則於類故序有詳略以相

事耳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之詩事皆陳古文直言思古略而不陳所由
發明此序反經以言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略而不陳所由
大田言矜寡不能自存又略而不言思古皆文互見大田曰曾孫是若言成王
止力役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賦不重明幽王
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濕曾孫田之而序云不
能修成王之業以此經無會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
皆為成王之時也此篇思古明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
黍稷收之而盈倉庾王者得為酒食獻之宗廟總言祭祀之事其享委侑皆主
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濁
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章言孝子恭敬無

愆尸假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燕飲六章共

述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假辭工祝致告之下文

在客或以為三章則別陳繹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首章言

酒食二章言牛羊三章言俎豆燔炙四章言神嗜飲食共論一祭首尾接連不

得輒有繹祭則之也案三章傳曰燔取肆臂也禮燔燎報湯乃是朝事之節釋

祭事尸而已無求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為繹祭安得以燔為肆臂也三章

傳又曰豆謂內蓋庶蓋案有司徹陳羞豆之下注云此皆朝事之豆擲大夫無

朝事而用之賓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豆當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捨正祭

而不述越言之賓尸祭之末禮乎又繹祭主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言神保報

福與二章正同豈禮簡之謂以此知三章所陳非繹祭矣然則傳言繹而賓尸

及賓客者正以經言孔庶其豆既衆則所用必廣故因分之以為賓謂繹日敬

尸為客謂正祭所薦見用豆處廣之意其文不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

主繹也箋易傳以庶為移自然無繹祭之事矣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古之人何乃

我蓺黍稷楚楚茨棘貌抽除也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

楚棘言抽互辭也○抽勅留反徐直留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

反藪魚世反疾音疾藜音黎一音梨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

億露積曰庾萬萬曰億箋云黍與與稷翼翼藜藜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

注同積如字又子賜反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安安坐也侑

蓄音煩廡音無又音武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勸也箋云享

獻介助景大也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為

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妥湯果反侑音又坐

才臥反為禘楚至景福○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

其于僞反為禘楚至景福○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

其于僞反為禘楚至景福○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

其于僞反為禘楚至景福○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

其于僞反為禘楚至景福○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

其于僞反為禘楚至景福○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

其于僞反為禘楚至景福○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

其于僞反為禘楚至景福○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

其于僞反為禘楚至景福○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

其于僞反為禘楚至景福○毛以為彼明王之時有楚楚然者茨棘也我明王

我裁黍稷也既種而值陰陽和風雨時萬物蕃盛何所種之內既得滿矣我
 種之稷翼然蕃茂盛大皆得成就及秋收而治之我倉之內既得滿矣我
 之大維積一億也明王乃以黍稷為酒之與食以獻祀其先祖也謂鬱鬯之酒
 以灌朝踐酌醴饋熟酌盎以獻比至於尸酌以酢諸臣皆為用酒也當饋獻又
 以禮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惟勸之由祭祀
 助餘同○傳楚茨棘抽楚故箋云○正義曰經言楚者茨并言棘者以茨言
 楚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蔓生九穀洪範八政一曰食是也○古者先王之政以農
 為本太宰九職一曰農生九穀葉子有三角刺是也○傳露積曰庚○正
 義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庚是庚未入倉矣故
 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庚是庚未入倉矣故
 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算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庚積韋昭引唐
 尚書云十六斗曰積聚之九章算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庚積韋昭引唐
 傳為說也且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積也○詩云會孫之庚如坻如京是取此
 曰與翼露積為庚則庚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庚舉億為多以至
 意為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九音草術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
 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
 於億倉至於滿為相互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也若然豐年曰亦有高廩萬億
 及祊廩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祊者彼論天下之粟非據一廩所容故得及億
 秬也○傳安坐也惟勸也○正義曰安坐也釋詁文又云惟報也傳以為
 勸者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重報之義○箋享獻至大福○正義曰酒是為
 其鬱鬯五齊三酒總名皆為酒也月令命大甸為酒云秬稻必齊則為酒非直
 黍也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為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黍稷

毛詩注疏 十三之二 小雅 谷風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為國之主故舉黍稷以總衆穀順上我黍稷之文上言黍稷乃是天下民田稅
 以充倉庾耳以為酒食文承其下則以稅得之粟為酒食矣案祭義君親耕以
 供祭則當用積田黍稷而此文得用稅物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
 耳必祭祀所用皆所親為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界我尸賓是用稅物
 之明文也言獻之祀先祖者此總辭也終祭皆是祀事因獻之於神以成祭祀
 故並言享祀以便句也言先祖者以經云先祖是皇故據而言也下章云以往
 烝嘗則時祭也時祭當自禰以上而言先祖者據遠於祭因在其前則爲灌及
 處神坐者解妥侑之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總於祭因在其前則爲灌及
 朝踐矣妥侑當饋食之節故云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妥也
 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灌獻之辭初尸入祝延之
 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云天子諸侯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注云
 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注又云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與尸來升席自北方
 升坐於主北焉即郊特牲曰舉犖角詔妥尸注云妥坐也尸始入舉奠犖若
 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
 安之是又避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使公卿爲尸尸爲天子所尊已有
 為臣之嫌故言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少牢特牲之禮主人
 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犖角云公尸來燕來寧注云尸來燕也其心安
 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則尸意安而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釋祭故尸安

也 濟濟踰踰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濟濟踰踰言有容也亨

陳于牙或齊于肉箋云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
 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煇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濟子禮反大夫之容也踰七羊反士之容也亨普庚反注同肆音四鉦本又作
 陰而甚反齊才細反下或齊同解剝上佳買反下邦角反有肆他歷反解肆也
 奉芳勇反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 祊門內也箋云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不
 又如字

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祊補彭反說文先祖是皇神保是饗皇大保安也

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之其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箋云皇莊也

也○竟音境既濟濟然陰陰然甚敬慎乃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

為冬烝秋嘗之祭也於周禮祭之聯事司徒奉司牛馬奉羊六牲各有司也

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煑之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上

者或分齊其肉所當用者於是甚絜明矣以此知先祖之神祭於門內之祊既羣

臣恪勤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絜明矣以此知先祖之神祭於門內之祊既羣

其神安而於是歆饗之既為所饗故令孝孫有慶賜之福報之幽王之時非徒王

孝孫得萬年之壽無疆也由臣助得禮令王受介福今幽王之時非徒王

不敬或神又廢職故神所不敵降之喪禍故刺焉○鄭唯或肆或將及是皇為

異既或亭而煑之七載而或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為事

之次又先祖之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踰踰是有容也祭祀之餘同○傳濟濟至其

肉○正義曰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踰踰是有容也祭祀之餘同○傳濟濟至其

設席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踰踰也亭謂煑之使熟故云亨饘之也○行葦云肆筵

其肉共其牲之牙注云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凡祭

箋云皇莊也

箋云皇莊也

箋云皇莊也

箋云皇莊也

箋云皇莊也

箋云皇莊也

箋云皇莊也

箋云皇莊也

箋云皇莊也

箋云皇莊也

箋云皇莊也

箋云皇莊也

箋云皇莊也

箋云皇莊也

毛詩注疏 十三之二 小雅 谷風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賤以為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
 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祭羣臣各有司於周禮則內饗云凡宗廟
 之祭祀掌割烹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饗也外饗掌外祭祀之割烹供其脯脩
 職外內饗之器亦如之注云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饗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
 牲羞其肆亨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司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
 穀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易傳者以祭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
 廟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祭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
 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俎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
 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為長○傳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為尸羞不待既亨熟
 閉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廟外曰祝於主注云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
 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於廟外又注云直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
 為正又曰索祭於郊注云廟外曰祭於主注云直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
 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於外祭統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為正是在西
 方與釋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為祊於外祭統曰而出於祊對設祭於堂為正是在西
 以明日之釋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於外皆有祊稱也○箋
 明猶至甚明○正義曰以此祀事孔明之言總濟濟於外皆言明猶備也○箋
 絜也博求其神是備也絜爾牛羊是絜也所以於此而祝祭于祊者以孝子禮
 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內之傍待賓客之處也每處求之是祀禮不
 於是甚明也明此祊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
 於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
 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
 釋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
 祭當在門西大率絜之門內為待賓客之處耳○箋皇姓至祭祀○正義曰信
 南山箋云皇之言唯也本其生云皇當作唯猶往也謂之神作者因是皇是享
 為例也先祖與神一也本其生云皇當作唯猶往也謂之神作者因是皇是享

異事變其文耳箋易傳以皇為咍者以論祭事宜為歸咍孫毓云孝經稱宗廟
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
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 執爨踏踏為俎孔碩或燔或炙 爨 饗爨康爨也踏踏言

安來為義箋說為長 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於爨必取肉也肝
也肥碩美者○爨七亂反注唯言爨竈一字七端反餘並同踏七夕反又七略
反燔音煩燔力甚反脾音律 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 至也豆謂肉羞庶
爨音察脂膏肝炙之赦反 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 至也豆謂肉羞庶

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饔豆取肉物肥侈美者也○莫音麥內羞如字內
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非也適音的稱尺證反胙 獻醢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
字又作侈昌紙反何沈都可反共亦作供音恭 獻醢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

獲人主為又自飲酌賓曰醢至旅而爵交錯以偏卒盡也古者於旅也語○醢
市由反又作酬度如字沈徒 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格來酢 醢執爨○
洛反邪似嗟反偏音遍下同 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格來酢 醢執爨○

矣其為俎之牲體甚博大言肥腍而得禮也或燔燒馨幣以報陽者或炕炙其
肉以薦獻者君婦之后又復莫莫然清淨而敬慎以至其為薦豆甚衆多非直
以之薦神又為繹而賓敬其尸及令為賓客所用是其衆多也既有此豆以薦

賓客故令賓客於祭日飲酒行獻酬之禮旅而交錯以至於徧也其賓客禮儀
盡依法度其為笑語盡得其時是得萬國之歡心恭敬事其先王故神安而於
是以來歸之報以為大大之福以萬年之壽所用報孝子也今王君臣不能然故舉

燔燒之謂燔肉也或炕火費炙之謂炙肝也以從於獻酒之用也為豆孔庶謂
於先為豆實之時必取肉物肥胙美者既以朝獻為賓客以為薦故賓客用而
毛詩注疏 十三之二 小雅 谷風之什 六一 中華書局聚

賓客○正義曰毛以孔庶為甚眾故云莫莫清靜而敬至由后能清靜恭敬又

至篤故能為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菹醢也周禮醢人注云

凡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蒸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餅中百日則成

矣然則為豆先祭而豫作此本而言之非當祭時也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

則非一故為兼二羞也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房中羞房中之羞房中之羞

則士羞庶羞于房中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內羞也內

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

過常之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毛又以豆言甚眾為

故云釋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釋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為賓也又今

正祭賓用之為薦是為客也言於釋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為賓也又今

婦至股美也○正義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為女君也婦有舅姑之稱公羊

穀梁傳文也庶賂也釋言文舍人曰庶眾也賂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然

則豐賂亦肥多之義爾雅既有此釋且以為俎孔碩類之宜為肉甚肥賂故易

傳也天官九嬪職曰贊后薦徹豆饌是后夫人主供饌豆此論天子之事言后

足矣兼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故連言之由后主供饌豆故

為豆實必命有司令取肉物肥賂美者言物者饌豆有非肉者也若棗栗及菹

與糗粉之屬不用肉故言肉物也后夫人所主饌豆唯有朝事饋食之饌豆后

薦之耳於周禮加蕩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世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為豆為

賓為客者以后夫人總主之故也○箋始主人至旅也語○正義曰此持牲少

牢咸有其事獻酬據其初故依彼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末故云至於旅而爵交

錯以徧也古者於旅也語鄉我孔燠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燠敬也

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我孔燠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燠敬也

曰工賚予也箋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過徂往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

過者祝以此故致神意造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于主人○燠而善反

毛詩注疏

十三之二 小雅 谷風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又呼但反賚如字 茲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 幾期式法也箋云

徐音來反古反 茲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 卜予也茲茲芬芬

有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

期矣多志反徐云又巨之反下章同幾音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

機子羊汝反下同歆喜今反女音汝下同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

時億稷疾勑固也箋云齊減取也稷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祝則

釋整齊也鄭音資又曰長賜女以中福是萬億言多無數○齊王申毛如

字整齊也鄭音資又曰長賜女以中福是萬億言多無數○齊王申毛如

耳誰反而純反何 疏 我孔至時億○毛以為上三章既言孝子助祭之人皆得

於祭祀之法與禮儀無過差者孝子既能如此工善之祝以孝孫也神本所以與

之意以告主人令之受暇既而因以所暇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神本所以與

孝孫暇福者能茲茲芬芬有馨香乃汝以孝敬享祀故鬼神忻說乃歆嗜汝之

飲食今所以與汝百種之福極矣既誠正矣既言多無數此即報以介福之事也

今王不能然故以刺之鄭唯既齊既稷既匡既勑二句為異以徂賚孝孫言以

得牢肉魚祝就中齊減取其物以擣于醴以受尸矣孝子既就尸而受之矣既

也○傳燠敬至賚予工○正義曰燠敬釋文○箋我以工者巧於人所能論語曰工欲善

其事故云善其事曰工○賚予也釋文○箋我以工者巧於人所能論語曰工欲善

於主人故知工祝致告是致知我我孝孫也特牲少牢薦禮終尸皆命祝以報

受之以筐也。以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即宰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爲別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祝則釋。辭以勅之。少牢。報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一種。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無以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百年。勿替以之。是。一大夫之報辭也。天子報辭。無以言。之。此承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報辭。準之。知天子報辭。必多於是。彼先設。報辭。乃報以黍。此先以報。予之。乃釋辭。者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報之事也。承錫爾極。極是報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報之禮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慎。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爲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致告。告利成也。箋云。鍾受。報之禮。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徂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祭禮畢。禮或作祀。○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皇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謾也。夏尸。雅反。起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爲敬也。○廢方。吠反。徹。直列反。去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燕而盡其私。恩箋云。祭祀畢。賓客。豆俎。起。呂反。下同。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禮儀。至燕私。○正義曰。此受。報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祀之禮。儀既備矣。鍾鼓之音。聲既告戒矣。謂擊鍾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主人。孝孫。於此之時。則往於堂下。西面之位。工善之。祝則從。西堂下。致孝孫之意。告尸。言利。養之。成也。於時。神皆醉。飽矣。故皇尸。則起而。出也。尸以節。神尸畢。而神醉。故神醉。而尸起也。乃鳴。鍾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神安而。遂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君。婦肅敬於事。其徹去。俎豆。皆不遲矣。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我當與之燕。而盡其私。恩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鍾鼓。至利成。○正義曰。以禮儀。既畢。而擊鍾鼓。以戒。知戒諸在廟中者。告以祭

禮畢也祭禮畢即禮儀既備是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

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此云位明遠於大夫致告故云於

是致孝子之意告尸以成也少牢主人立於阼階祝立於西階上告尸成此

前主入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謾主人降此二者皆親及賓客之義命

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

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

則此以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而可知矣以成也此

云皇尸載起即彼尸謾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而可知矣以成也此

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明亦有告主人則天子則同主人報

則有差彼士禮告主人利成即謾大夫則祝入乃尸謾明天子則同主人報

以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為差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

也孝子之養禮畢○傳皇大也○正義曰箋依釋詁以皇為君稱君尊之少牢

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為大言尊大之尸亦君義○箋具皆至於天○正義曰

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節神者也郊

神無形故尸象焉此尸所陳言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為節度也

入奏肆夏故尸出入奏肆夏皆依釋言云謾起也又解以鼓鍾送尸由尸出

往此鼓鍾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

音魂魄之氣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箋尸出至為敬也

正義曰案特牲少牢禮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尋亦徹之故此繫于尸起也而

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盥豆而已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盥知君

婦盥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

詩注疏

十三之二

小雅 谷風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則徹王之胙俎注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

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未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為敬○箋祭祀至骨肉○正義曰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

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俎豆邊設于東序下注云胙

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振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振膳社稷

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樂具入奏以綏尚來歸賑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後祿爾穀既將莫怨具慶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箋云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

安女之殺蓋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復扶又反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箋云小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神乃飲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長張丈反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替廢引長也箋云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維其盡之君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替天帝反疏樂具

之○正義曰以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言骨肉歡樂

然後君之福祿安也其燕之時非直以鼓鍾樂之又爾之殺蓋既行之長幼皆徧故同姓之臣莫有嗟怨而皆慶君是其骨肉歡矣於是之時既醉於酒矣既

飽於食矣其同姓小大長幼皆再拜稽首而共慶君曰由君明德馨香神乃嗜君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也祭甚順於禮甚得其時唯君德其能盡此順時之美願君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燕而欲使其長行此禮常得福祿此即所謂具慶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箋燕而欲使其長行此禮常得福祿此即所謂具慶

知祭之樂復皆入也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傳替廢引長○正義曰替廢釋言文引長釋詁文釋詁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疏信南

山六章章六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信南山詩者刺幽王也刺其不能脩成王之事業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故其時君子思古而成王焉所以刺之經六章皆陳古而反以刺今言成王能遠率禹功今幽王不能功而幽王不能脩之經先云禹功乃言曾孫見成王能遠率禹功今幽王不能述脩成王之業非責幽王今奉禹功也故箋云言成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是思古之內直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焉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以下言雲雨信彼南山維禹甸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使然故序者略之也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昀昀原隰曾孫田之野禹治也昀昀墾辟貌曾孫成王也箋云信乎彼南山之成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昀音勻又作昀蘇遵反又音甸墾辟上苦很反下婢我疆我理疆畫經界也南東其畝或東疏信亦反佃音田本亦作田乘繩證反我疆我理疆畫經界也南東其畝或東疏信至其畝○毛以為信乎彼南山之傍田野得成平田可種殖者維本禹所治之又此地今昀昀然成其墾辟之原隰者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正我天下經界

毛詩注疏 十三之一 小雅 谷風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之疆又分我天下土宜之理而隨事之便使南東其畝成王能疆理天下奉禹

之功而幽王不能脩之故以刺焉○鄭唯甸之為丘甸之為異餘同○傳甸治

也至成王○正義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為治甸為丘甸之異於鄭

時原隰與甸音同也知會孫是成王而謂之會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

地故知會孫與序成王一人也成王而謂之會孫者以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

是也成王繼文武為受命伐紂定天下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為會孫也

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命而大王亦有王迹更多則不得稱玄孫

遠故繼而稱會孫不言玄孫者玄孫對高祖為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玄孫

矣會者重也自會孫是為遠辭明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稱玄孫之子而下

事先祖皆稱會孫是為遠辭明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稱玄孫之子而下

乎至賦法○正義曰言信乎者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皆信然矣上

云南山下云原隰皆南山之傍見禹之所甸成王所脩為一處互其文以相曉

也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即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原隰二者

王乃遠脩禹之功今王反不脩其業乎言脩禹功而文相因明南山原隰二者

為一處成王之脩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指一處以表之其意

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注言上天同雲是非獨南山之傍脩禹功也

獨舉原隰以為言者鄭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百穀

成田則訓為治人尤大故獨言也甸之為字既訓為治音又為乘以治其地使平

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亦以治為義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

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為

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其訓曰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

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其訓曰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

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其訓曰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

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其訓曰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

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其訓曰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

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其訓曰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

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其訓曰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

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其訓曰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

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其訓曰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

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其訓曰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

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其訓曰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

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如數計之丘方十六井甸方八里

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

也又解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人丈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既

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在其中一里治洫是也論

故彼注云方十里為成中容一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

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為通通十為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

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

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

據一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

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

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

人其出易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衆一旅

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為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育

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育

聞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皆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育

禹亦丘甸之者禮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

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鼻陶謨映澮趾川與

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治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

作貢育何不暇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爲禹治而丘甸之○傳疆畫至地

理○正義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岐注云經亦

界也然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左傳曰莊

莊禹跡畫為九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傳或南或東○正義曰

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傳或南或東○正義曰

毛詩注疏 十三之二 小雅 谷風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長故特言之也○箋斂至萬年○正義曰上言黍稷或是天下民田也會孫之

謂祭時予之而箋以爲齋戒則以賜尸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五章卒章

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駢享于祖考則此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

言享祀而云齊三日周禮所諧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周禮所諧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

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

尊尸與賓卽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壽考祭時嘏辭與卒章

萬壽無疆明其同也以致意而逆言之耳○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剝瓜

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意而逆言之耳○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剝瓜

也箋云中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

子剝削淹漬以爲蒞貴四時之異物○廬力居反剝邦角反蒞側居反便毗戰

反削思約反淹英鉗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祐○箋云皇君祜福也獻瓜蒞

反漬子賜反淹也○孝子則獲福而中就田須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

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

入其稅民以瓜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削淹漬以爲蒞欲以民田瓜成又

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得之乃剝削淹漬以爲蒞欲以民田瓜成又

之場圃而樹之果蔬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蔬瓜瓠之屬郊

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物是則天子之瓜自今有司供之不時民盡力於

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

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對前曾孫之穡爲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非謂正法

主反以刺今幽王也箋以對前曾孫之穡爲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非謂正法

所當稅也○箋獻瓜至獲福○正義曰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蔬是祭以清酒

祭必有瓜蒞矣臨人豆實無瓜蒞者主說正豆之實故文不具耳

從以駢牡享于祖考周尚赤也箋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

字林許營反享許兩反徐許亮反注及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鬯刀

下同鬱雍勿反齊才細反亨音庚反及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鬯刀

言割中節也箋云毛以告純也鬯音聊中丁仲反臭昌救反疏祭以至血鬯

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鬯音聊中丁仲反臭昌救反疏○正義曰此

章陳正祭之事古者成王為祭之時祭神以清與酒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

五齊三酒也先以鬱鬯裸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駢牡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

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

皮毛取牲血與脂膏之臠幣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幣以升臭合馨香以薦

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周尚赤也○正義曰地官牧

人云陽祀用駢牲毛之注以陽祀為宗廟似由陽祀故用駢此云尚赤者牧人

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駢為陽以相對其實由所尚故曰白牡駢公牲三代祭其

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箋清謂至亨時○正義曰禮運說祭之禮云玄酒

之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鬱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

曰泛齊二曰清酒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

昔酒三曰清酒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

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然如宜成醪矣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

今恬酒矣盜猶翁也成而翁然葱白如今鬱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

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造清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

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是也鄭解五齊三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

言祭用酒事則文當總攝諸酒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

酒也玄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釀而為之故以當酒然鬱人注云鬱合

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為酒者祭之用鬱煑之以和鬯郊特牲所謂臭鬱合

脂釋者曰膏故云膏脂膏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韋昭曰明不因故是也膏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腍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燕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為毛傳無箋云兩字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苾苾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箋云皇之言咍也先祖之靈歸咍是烝至無疆○皇介二字別毛以先祖是孝孫而報之以福○疆居夏反疏是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夫之福鄭義曰上章駢牡是牲也酒及血膏是物也助受大福祿餘同○箋既有牲物○正牲物而進獻之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谷風之什十篇五十四章三百五十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三(十三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三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鼓鍾

鼓其淫樂以示之之 案下之字衍

以云諸侯 案毛本云作示案示字是也

與彼文到者 案到當作倒

傳馨大淮上地 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大至地剗添者一字淮當作至

東夷之樂曰昧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隸本又作昧正義云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是正義本與釋文又作本同

南夷之樂曰南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南作任案南字是也正義云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為南其實一也

可證

西夷之樂曰朱離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朱作株案正義云秋物成而離其根株又云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是作株字者改之以合正義也

如是音磬舒合 案磬當作聲形近之譌毛本正作聲

此經言云鍾琴笙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字當衍琴上當有瑟字

四夷之樂雖為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雖當作唯

○楚茨

民盡皆流散流散而逃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流散二字當作棄業

田疇懇闢

閩本明監本毛本懇作墾案所改是也毛本闢誤闕

文指田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田當作相大田序正義可證

君婦有清濁之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濁作淨案所改是也

我藝黍稷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藝作藝案藝字非也釋文云我梳魚世反南山釋文云藝樹也本或作藝技藝字耳荷嗟釋

文云藝技其綺反

我將得黍稷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得作樹案樹字是也

萬萬曰億

毛本萬誤十明監本以上皆不誤案毛以萬萬為億伐檀正義有明文

何所種之黍與與然

毛本何作我案我字是也

依九音草術

韻案音草當作章算形近之謬

以黍稷爲國之主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國當穀字誤是也

則當用積田黍稷 圖案積當作藉形近之譌毛本作籍

必祭祀所用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必上浦鐘云疑脫非字是也

或陳于牙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牙當作牙即互之別體碎刻中每見之周禮釋文云互徐音牙正義中字同

或齊于肉 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于作其案其字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其肉又云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可證

有解剝其皮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豚解脰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是正義本作肉字

而享其祭祀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享作饗考文古本同案饗字是也

其義濟濟然 圖案義當作儀毛本作儀是也

司徒奉司牛馬奉羊 圖案司牛二字當倒

報之以大夫之福 圖案夫當作大形近之譌毛本正作大

由名有所司故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名當各字誤是也

體其犬豕生羊 圖案生當作牛毛本不誤

供其脯脩刑撫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臚誤撫考周禮是也

每處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求之是燧添者一字

豆謂肉羞庶羞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肉作內案釋文云內羞如字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非也正義云豆內羞庶

羞者是其本作內不誤也

必取肉物肥膾美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無者字案正義標起止云箋君婦至膾美是其本無者字段玉裁云

有者是

故云傳火加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之當作火

留其實亦炙閩本明監本毛本留作燔案此當作其實燔亦炙

燔從於獻酒之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肉下浦鐘云脫炙字考周禮注是也

特牲云燔炙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上浦鐘云脫注字是也

數多少長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長上浦鐘云脫量字考周禮注是也

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膾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多也二字當倒

加籩則內宗薦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籩上浦鐘云脫豆字以周禮考之是也

造主人使受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造作告考文古本同案告字是也

嘏古嘏反

毛本同案下嘏字乃假字之譌釋文校勘通志堂本作假盧本作雅云舊譌今改正案雅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雅字

既匡既勅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筐本亦作匡考此經毛無傳但

正矣是其本經字作匡與釋文亦作本同毛氏詩經字自如此也鄭箋本經字亦作匡其云受之以筐者以匡為筐之假借不云讀為而於訓釋中竟改其字

以顯之也釋文本經字作筐乃依箋所改當以正義本為長正義云既匡既勅二句為異又云此經云既筐皆易字之例耳○按說文筐即匡之或字即知毛訓正鄭訓器而無異字也

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

小字本相臺本匡作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考文古本同案筐字是也

又音芮

補釋文校勘通志堂本盧本芮作芮案芮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芮字

以孺于醢以受尸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受當作授

曰孝子能盡其誠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由字誤是也

率命祝祝受以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率恐卒誤是也

特于季指

補特當作挂形近之譌

故孝子前就凡受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尸誤凡是也

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定本下當脫集字又字當衍文是也

眉壽百年 禮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百當作万形近之譌儀禮少牢嘏辭眉壽萬年万萬古今字耳

勿替以之 闕本明監本毛本以作引案山井鼎云以恐非是也

是一大夫之嘏辭也 補毛本一作亦案所改是也

鼓鍾送尸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宋書樂志兩引此作鍾鼓送尸考箋云尸出入奏肆夏此經言鼓鍾猶春秋內外傳之言金奏肆夏也變上

經鍾鼓既成亦使不相蒙也當以作鼓鍾者為是正義云乃鳴鍾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鍾鼓當倒耳○按舊按非宋書自可據也

神安歸者歸於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宋書樂志引歸於天地也考正義云神安而歸於天也又云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故言

神安歸於天也標起止云至於天是有地字者誤也

歸賓客豆俎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豆作之案豆字誤也正義云於是之時賓客歸之俎又云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又云

歸之俎所以尊賓客是正義當作賓客歸之俎考文古本客下有之字仍衍豆字

此尸所陳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詩誤尸是也

釋詁云子子孫孫 闕本明監本毛本詁作訓案所改是也

信南山

眇眇原隰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眇眇音勻又作眇蘇遵反又音句正義云釋訓云眇眇田也注引此眇眇原隰與勻音同也是正義

本作昫字

則又成王之所佃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釋文云佃本亦作田正義云由曾孫成王所田之又云成王田之皆信然矣又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是其本作田與亦作本同佃非其義乃俗本耳

下注言上天同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當作經

讀如中甸之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衷誤中非也正義所引自如此今周禮注作衷甸左傳同說文人部引作中甸

丘乘其粢盛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共誤其是也

出馬四匹長轂一乘閩本明監本毛本出下不空案此所空當是馬四匹三字也郊特牲注本無此三字正義以義增之耳依彼注刪非也

皆丘甸之閩本明監本毛本皆誤比十行本亦比字

與匠人井間有洧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成誤井是也

疆場翼翼毛本場誤場明監本以上皆不誤下同

周禮所諧前期十日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謂誤諧是也

受天之祐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祐誤祐

箋云毛以告純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毛以至馨香又云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為毛傳無箋云兩字

是自此至合馨香也二十八字皆在傳是也

故曰白牡駢公牲

明監本毛本牡誤牲公誤剛閩本牡字不誤案駢當作周魯頌傳云白牡周公牲正義引彼文也不知者轉輾

改之而不可通矣

彝尊彝四時之祭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彝字當作司

郊特又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特下浦鐘云脫牲字是也

享于祖考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享誤亨是也

報以大夫之福

補案夫當作大毛本不誤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一)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孔穎達疏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

疏

甫田四章章十句

○正義曰經言成王庚稼千倉萬箱是倉廩實反明幽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楚茨序

彼南畝耘耔黍稷是農人得職反明幽王之時農人失職也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

○文次四篇文勢大同此及下篇箋皆引之言由政煩賦重故農人失其常職也

若然賦重則倉應實倉虛則賦應輕而同刺之者以王貪而無藝故賦重而用而

無節故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賦重故箋先言倉廩虛則言政煩賦重也俾彼

所致其倉虛則別有費散不由賦重故箋先言倉廩虛則言政煩賦重也俾彼

甫田歲取十千乎彼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箋云甫田之言文夫也明

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見其數從井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

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

鍾○俾陟角反韓詩作鍾音同云鍾卓也甫之言大夫也直兩反依義丈夫是

也本又作大夫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夫也直兩反依義丈夫是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

古者豐年之法如此○食音嗣除音奢貫音世又

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

食夜反說文云貸也紓音舒何常汝反蓄勅六反

薿至力盡則藪藪然而茂威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互辭○耘音芸沈又音運

本又作芸音同耔音子沈音茲壅

禾根也藪魚起反徐又魚力反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俊士以進箋云介舍也

俊士以進箋云介舍也

毛詩注疏

十四之一

小雅

甫田之什

甫田之什

甫田之什

中華書局聚

禮使民鋤作耘閉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或作助同仕魚反閉音閑處
 士之行○介音界王大也悉之承反鬻音毛鋤本或作助同仕魚反閉音閑處
 昌慮反肆以四反字疏倬彼大田也一歲之收乃取十千以其天下皆豐故不
 亦作肆同行下孟反
 繫之於夫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家之內尊老多得食其新粟率食
 如此故詩人云我取其別等養之義也自古耘除草木或擁其根本功至今成王之
 其陳粟是為老壯之別等養之義也自古耘除草木或擁其根本功至今成王之
 時亦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內或耘除草木或擁其根本功至今成王之
 今黍稷得蘇藪然而茂收獲既多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士所以自安止又得
 進我民人成爲髦俊而茂收獲既多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士所以自安止又得
 幽王不脩之故舉以刺焉鄭唯今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倬然明著者
 彼太古之時於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三句同其首尾皆異言倬然明著者
 重倉廩盈寶故於時之畜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令國以足用下無困乏自古農
 夫之民所以紓官之畜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故令國以足用下無困乏自古農
 有之年其法如此故今成王之時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南畝之道藝相講肆或料
 黍稷藁藪然茂盛其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閒暇則以道藝相講肆或料
 得進我農人成其爲俊士之行是農人盡力而治田上依古法而稅斂政省賦
 輕倉廩以實今王不能然故以刺之○傳倬明至言多○正義曰以雲漢云
 倬彼雲漢是明貌也言明者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故云明也齊甫傳曰甫
 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明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
 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井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
 畝之收而已徐毓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之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
 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
 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
 毛說也○箋甫之至畝一鍾○正義曰以此意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
 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爲官之稅法稅

法而言十千為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

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傳也男子之稱士冠禮注亦云甫丈夫是也

者有傳相之父是為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可倚丈人是也

言明乎彼太古之時者以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古謂思成王也成王既古矣

而云今適南畝以成王之時為今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為太古也案禮記郊特

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下即云牟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

貌周道然則太古冠布在三代之前故注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

之仰先皆為古矣古有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文王為中古禮記以神農為中

古各有所對為古不同則太古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於堯舜大貉小貉則必

一要唐虞以上也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舜雖通但什一而

稅三代皆然據今成王所脩不必要本堯舜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則此太

古蓋亦禹也言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田者男子故言於丈夫也

屋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為

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

累計之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數從

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為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

言萬畝也鄭以為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為田畝者以十千之文連甫

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

鐘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鑿一

涇水為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

一鐘彼瀉鹵之地灌漑之功畝收一鐘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

鐘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

則鐘是鐘容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為粟

毛詩注疏 十四之一 小雅甫田之什 中華書局聚

百五十碩歲有上孰中下上孰收六百碩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三倍張晏曰平歲百畝
 收百五十碩今大孰本平之是孰上地準關中為畝一鐘也孟子曰言三代稅
 地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
 法其言成稅萬畝一反得重於什者孟子言什一之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
 輕助而言成稅萬畝一反得重於什者孟子言什一之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
 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
 是為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
 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
 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
 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
 之事也又孟子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田孟子對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
 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說助法井別一
 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
 野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為公田則使自賦者明
 國言之亦可地也郊內居在國中故也助法既言百畝為公田則使自賦者明
 然九一而助者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一中一者以言九一通率為什一助
 中一助也通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一中一助
 也故鄭玄通其率以什一為正若什一自賦為什一則不與九一通率是
 為什一也且鄭引孟子通率為什一而稅一國中什一則不與九一通率是
 國中什一也且鄭引孟子通率為什一而稅一國中什一則不與九一通率是
 貢中什一也且鄭引孟子通率為什一而稅一國中什一則不與九一通率是
 內之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助對畿內之貢為異外內也秦王制云千
 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
 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然畿外諸侯不以穀入天

子此若成稅萬畝是畿外助法則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

下為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舉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為

貨物皆是一稅而徹為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

其言以什一而徹為通外內之率理則然矣而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

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其言取

孟子為說而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羣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

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

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

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

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

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一

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為一

夫其田百畝是鄭意無家別公田十畝及二畝半為廬舍之事俗以鄭說同於

諸儒是又失鄭旨矣此井稅一夫是為定法而禹貢注上出九夫稅下出

少無所比况遂以九井稅五夫者以禹貢九州之非其賦法凡有九等鄭欲品其地

不至九倍若第一之州為三等豈第九州之上者一家受田九百畝中者千八

百畝下者二千七百畝斯不然矣若亦以百畝二畝三畝為三等給之以

地有薄厚差降其稅不可下州九家而共積一夫之稅此乃不近人情也明是

以九等井稅擬之耳箋必易毛者以此詩之作刺幽王政煩賦重廢民農業而

此章下言治田則此為稅法互言其事以相發明耳且取者自此取彼之辭耳

歲取既為稅斂之言十千即期限之數若子孫千億萬億及穉文無指定可

為多大之辭其此文與十千維百室盈止周公之東征四國成湯之式於九

圍皆是數有限量不得為總舉大辭也又參之於司馬之書校之於一成之稅

其數正允其若合符故不從毛氏也而孫毓難云一成之收裁是十里之豐謂

之說不足以該天下然毓以所在天下大田皆有十千之收可推而廣之則

每於十里皆取十千何獨不可推而廣也鄭氏之說亦足通矣○傳等者至食
 陳○正義曰言食我農人是辭有所別七月云采荼薪樗食我農夫陳明對眉
 春酒以介眉壽是農夫別於眉壽彼農夫與此農夫一也言農夫食陳明對眉
 壽為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
 也○箋倉廩至此○正義曰上古之稅法有成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
 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賒取而食之也以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紆
 出官粟之畜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
 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也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費義或然也地官旅師云凡
 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因時施之饒時收之此即義取其陳也此又特言農
 人不對眉壽則老壯總為農人不與七月同也若然王制云古者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自有積而得畜積猶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
 作制者美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有畜積今之豐年而民有貧而無食
 者稅斂有義用之以道以倉粟則陳陳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
 海內又安豈言皆無畜積人盡取之也○傳耘除草籽雖本○正義曰食貨志
 云后稷始畎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畎長終畎一畎三畎一夫三百畎而
 播種於畎中苗葉以上稍擗壟草因墳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根深能風
 與旱故藪蕪而盛也是說耘之事附根即此雖本也○箋今者至治田互辭
 ○正義曰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孫來止故知今者成王
 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之其南畝也○傳治田至以進故云正義曰管
 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故云治田得穀
 俊士以進也攸介攸止毛雖不訓準生民之傳則不為舍而止息王肅云是君
 子治道所大攸介攸止傳意當然言太平年豐為功成治定故俊士以進由
 得穀故耳○箋介舍至之行○正義曰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是止息故
 介為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則必歸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相講論而肆
 習其業言禮者以其禮法當然非有禮文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

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即此悉我髦士以我齊明是也

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器實曰齊在器曰威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箋云

報其功也○齊本又作齋又作齋同音齋注同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箋云臧善

犧許宜反為于偽反下為農親為為之皆同我田既臧農夫之慶也我田事

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

順成則八蜡不通○蜡仕詐反勞力報反篇末勞賜同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

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田祖先齊也箋云御迎介助穀養也

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疏士女

土鼓以樂田畯○御牙嫁反注同豳彼貧反本亦作邠以樂音洛疏士女

毛以為土絮黍稷茂威故今至秋以用我器實之齊豐而明報及與我犧而純

色之羊用此齊性以祭社稷以祀四方以之其能成五穀之功也五穀成熟則

我田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謂息田夫而饗勞之也至前

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先齊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樹之兩以

大得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女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唯以佑助我禾稼之黍稷則人皆成熱當以養我士女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實至於郊○正義曰經傳多齊威連文故傳因齊威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齋

器曰威據已威於器也故恒六年左傳曰繫黍豐威言為穀則繫清在器則豐

滿是指器實為黍在器為威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

鄭同鄭較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

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昭二十九年傳曰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又曰后土則社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為社謂輔作

毛詩注疏 十四之一 小雅 甫田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社神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祭誰社云
 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神不云
 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禮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
 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
 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后土社也
 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祭而祭
 之故曰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
 可不須由此言后土職主土地之名也傷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
 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此入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
 又謂社爲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事宜告土神不一故第子疑而發問也
 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地封是土地之神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
 土神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配社之神故云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
 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
 相對郊是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
 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通故云欲定之則亦可
 祭五官之神於四方之神於郊者下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實
 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俱祀黎故鄭志答趙商云后土轉爲社
 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於水顛頊氏之子曰
 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顛頊氏之子曰
 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
 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箋以黎齊豐盛與純色
 楚茨箋云明猶潔也齊言明謂黎清羊言犧謂純色故云以黎齊豐盛與純色
 之羊經言齊明箋云潔也齊言明謂黎清羊言犧謂純色故云以黎齊豐盛與純色

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以見純明非四方皆為秋祭報功者以

用上言黍稷之威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故大司馬仲秋當孟冬休

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為時次也故大司馬仲秋當孟冬休

田羅弊致禽以祀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相序云秋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

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祭土生萬物養鳥獸箋我田至不通○正義曰貢稅

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箋我田至不通○正義曰貢稅

夫也謂大蜡之時勞賜之耳歲事不成則無此勞息故言我田至不通○正義曰貢稅

謂之大蜡又為臘先租五祀因令者屬民飲酒于序大蜡八蜡也蜡者索也

令得極歡大飲是謂休息之也如正屬民飲酒于序大蜡八蜡也蜡者索也

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是說大蜡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

閭及先租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說大蜡之事也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

黃冠而祭息田也特牲云既臘夫不謂之臘必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

夫為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

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

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此知黃冠而祭為臘祭也是以注云息民與蜡異

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周公戒康叔禁

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蜡後為之故謂之慶賜

月若不為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年不順成八蜡云先嗇一也司

文引此者解言我田既臧乃云農夫之慶之意也彼注數八蜡云先嗇一也司

毛詩注疏

十四之一

小雅甫田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結章見後當恆然反明此年之春已有此事以興嗣歲亦此義也引周禮者籥
章文也彼注云祈年求豐年也籥雅七月也七月有于相舉趾鎗彼南畝之事
歌其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
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籥雅謂籥吹之故其職掌土鼓籥簫杜子春云土鼓以
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籥籥國之地竹玄謂籥籥人吹籥之
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并祭田畯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亦
是先教田其祭并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祭主
祭田祖末言以樂田畯見其次及之故異其文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箋云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為饁結饁酒
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為噎饁酒

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為農人之
在南畝者設饁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饁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

嘗其饁之美否示親之也○壘于輒反畯子峻反本又作峻後篇同喜毛如字
鄭為饁尺志反下篇同攘如羊反鄭讀為饁式尚反王如字饁巨愧反從才用

反禾易長畝終善且有
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云禾治也箋

竟畝成王則無所責怒
疏年曾孫至克敏○毛以為成王之時非直為民報祭祈

謂此農夫能自敏也
疏年曾孫至克敏○毛以為成王之時非直為民報祭祈

既勸之於上民又勤之於下農夫務事遂以其婦之與子並來饁於彼南畝
之中家盡歡樂矣其田畯之官典田大夫既至見其勤勞則喜樂其事矣即教

農夫以閒暇之時攘除田之左右辟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地和美與否也故使
禾生易而治理長而次列徧畝中終至成善且收而大有曾孫成王見其如

此不有悲怒乃謂此農夫其田事既有工能而且敏疾故不怒之以是致黍稷
茂威而年豐矣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為會孫成王之來止也則以其已

之婦與子謂后與世子出觀農事使知稼穡之艱難也又加以飲食而行饁餉彼
在南畝之農人設食以勸之使其樂事也田畯之官至又加之酒食之行饁餉彼

毛詩注疏 十四之一 小雅 甫田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此刺今思古之詩言古人之所難行以傷今之廢業也首章言輕其稅斂二章

甫說農人之家行饒其間也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種祀則是成王之事不

當以農人之文何得為農人婦子乎既言曾孫不當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決之

見無復何所言而云無事也若王后必無外事不當蠶於北郊王基以親蠶決之

非無理矣從行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為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

之所勸后從行食人之所資田蠶並為急務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

矣王者憂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

穡之艱難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

之俱觀辛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明訓可與日月俱異又安得皆為農人婦子也

田峻所喜當喜農人之勤事文在鎔彼之下是則喜其饗食非復說其勤勞何

有國史吟詠立文若是哉王從官非無常餼直以同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

秦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此饋南畝之農人賜田畷

以酒食者天子所省固無偏值其所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此章

毛詩注疏

十四之一

小雅甫田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年豐收入踰前也○委積如字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箋云

又於僞反年收手又反積如字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箋云

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無疆竟也○疆居反竟如字疏會孫至無疆○毛

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疆居反竟如字疏會孫至無疆○毛

親循畎畝此言稅獲之多曾孫成王所稅得禾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見禾

車梁畎畝曾孫成王所稅得禾穀之稼其積聚高大如屋見禾

入踰前故求倉廩車箱是乃求千倉以處其積聚高大如屋見禾

梁為農夫之慶謂黨正飲酒加其饌食以稻粱也非直勞而息之又為之求福

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今幽王不

能然故刺之也二斯皆為語助○鄭唯以介為助餘同○傳茨積非訓茨為積

義曰墨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為積

橋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十二月車梁成謂水京高

丘故云○箋稼禾至高地○正義曰庚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則知稼有藁草

矣故云稼禾至高地○正義曰庚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則知稼有藁草

是納粟有兩法故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謂并禾稼之遠者納粟謂路遠者

惟是納粟有兩法故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謂并禾稼之遠者納粟謂路遠者

箱是箱以載稼倉以納庾故知中可居者曰洲小洲

曰渚小渚曰汜小汜曰坻是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

取美物以當邦賦不入穀矣畿內雖用貢法亦校其歲以爲率依稅法近郊十

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入穀矣畿內雖用貢法亦校其歲以爲率依稅法近郊十

之五百里明甸法有禾稼之稅矣禹貢納銓三百里結服之有無以言也依禹貢

云銓斷去糞也三百里田使入穀云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

旬服之制本自納總焉為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遠之法故為
 近者納總遠者粟米既無徑枯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為差也若然後世之役宜
 繁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答
 趙商云畿內四百國則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於天子然
 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里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
 箋年豐至疆竟○正義曰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此特言黍稷稻粱故知勞
 賜農夫加以稻粱也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為農夫之求神唯蜡祭耳
 故云為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故云萬壽無疆竟為得福之辭與三
 章互成也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
 定後疆境字作竟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

時臣思古以刺之○矜古疏焉○大田四章上二章皆陳古善反以刺王之辭經唯

頑反注皆同字或作鏹焉○正義曰四章皆陳古善反以刺王之辭經唯

言寡婦序并言矜者以無妻為矜無夫為寡皆天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

孤獨老疾亦矜寡之類其文可以兼之矣○箋幽王之窮故連言之○正義曰箋亦以

序省略反取經實成以明之經從首章盡二章上三句不言成王教民治田百穀茂

言時無蟲災反明幽王之時蟲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雲雨安舒反明幽王

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大田

毛詩注疏 十四之一 小雅 甫田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之事則此與多為稼者別也以別起此文明多為稼者故非

種與其所宜注云陵地所宜之穀所殖云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稼種即分地之利

是也對共發一地所宜地故計而耦之也耒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者所用故彼

注云鐵箕之屬尺地即是用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者辭總上事故云是故

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以此冬

土定故稼概於地與地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概則舊陳之根可拔於是

乃耕故云而事之○傳覃利也○正義曰良耜云覆於概則舊陳之根可拔於是

連相言之明為耜之利意故云覃利也○傳良耜云覆於概則舊陳之根可拔於是

鄭同王肅曰此及載為始載為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箋傲讀至曰

故知當為熾耜謂耜之熾凡入地之道殺其草故方言不入地曰熾反草曰耜如

連言當為熾耜謂耜之熾凡入地之道殺其草故方言不入地曰熾反草曰耜如

裂文以見之彼鋸弓幹以鋸齒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耨而發之義理既同故讀從

其文以見之彼鋸弓幹以鋸齒而裂之猶耕者以耜耨而發之義理既同故讀從

歲曰苗釋地文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之言故云時至以為相連文次也田一

為證也○箋地文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之言故云時至以為相連文次也田一

注云覆種也民既至其時○正義曰初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即云耨而

既庭及下章既方之等皆論天下耕之田宜為普徧之辭故皆以既為耨而

盡條直茂大也月令云毋聚大眾毋作大事既方既早既堅既好不耨不莠

以妨農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既方既早既堅既好不耨不莠

聖者曰阜稂莠也莠似苗也箋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

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

毛詩注疏十四之一小雅甫田之什九中華書局聚

致之○阜才老反稂音郎又音梁童梁草也說文作莠久云
或字也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莠也莠餘去其螟螣及其蝱賊

無害我田釋田食中心曰螟食葉曰蝱君以正己而食之○去起呂反注同螟莫庭反

爾雅云蝱所食為名郭說文皆蝗蝱類也倅音稚下同田祖有神秉異炎火

也箋云螟所食為名郭說文皆蝗蝱類也倅音稚下同田祖有神秉異炎火

與炎火使自消亡屬威陽氣贏則生也韓詩作卜報也昇必二反與也炎于沾

反沈音盈凡秀德方至炎有孚○正義曰生房矣稍穀復結粒大此言秀實之好云衆穀堅

以得然者無死傷盡齊好矣自正己去其食心稂不有似苗之莠是其五穀大成也所

田中得禱禾者由神不而皆得大成也明所以火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為政德當

訓○傳實未至似苗上○正義曰未堅故云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然故音為造

稂似一名童○梁郭璞曰至致是○仲虺曰阜若苗之有莠若在阜上初秀始欲結

實之時故云方舍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一孚外之房者言一皮其孚甲米生

於中若人之房舍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一孚外之房者言一皮其孚甲米生

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外若鎗甲之在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

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齊好矣實故云實矣既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堅
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亦由時氣之難使然○傳食心至曰賊○正義曰皆
澤蟲文李巡云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

疇也食禾節言食很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蠹也孫炎曰皆政食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禾所在之名耳蟻與蠹與

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蟲緣政所致理爲兼通也陸機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

赤騰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蠹蟻也食苗根爲人患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蠹舊說螟蠹蝨一穗也如言寇賊姦

四至外言之耳故特言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箋此食以穉者偏甚故舉以言其由政而然故云明君正己而去之○傳炎火

威陽○正義曰以言炎火恐其是火之實故云威陽也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爲火炎爲甚之故云威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

故箋云威陽氣羸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之實故爲威陽也○箋螟蟻至消亡○正義曰解本言炎火之意以螟蟻屬四者威陽氣羸則生之義以得陽而生故

陽威而爲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勝時起是陽行而生陽威則蟲起消亡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爲政起今明君爲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

田祖所以受者以害由政起今明君爲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以田祖主田之神託而言耳有滄萋萋與雨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滄雲興貌萋雲行貌祈徐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合天主兩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

餘惠○滄本又作奔於檢反漢書作鞠妻七西一反與兩如字本或作彼有不獲興雲非也祈巨移反兩我于付反注內主兩同一本主作注兩如字

釋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秉把也箋云成王之時百穀皆不足而有不獲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獲戶郭反疏有滄

斂穧上力檢反下才計反又子計反儻獲也德音遂把巴馬反矜音諫疏有滄

毛詩注疏 十四之一 小雅 甫田之什 十 中華書局聚

利○正義曰言太平之時有滄然既起萋萋然行雨之雲也此雲既行乃起
 其兩澤祁祁然安徐而落不暴疾也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云此兩本主為
 不徧天澤以時故得五穀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令彼處有不獲刈
 之稱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糶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
 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捃拾取之以自利己今王不能然使矜寡無
 所資故刺之定本集注積作積○傳滄雲與貌定本集注云滄陰雲貌○正義
 曰既言有滄即云興雨出於雲故知滄雲與貌定本集注云滄陰雲貌○正義
 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後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集注云滄陰雲貌○正義
 故箋云不暴疾也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集注云滄陰雲貌○正義
 義曰穡者禾之鋪而未束者乘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
 禾盈手之秉筥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即引此詩云彼
 有遺秉此有斂穡是也彼注言此秉者以對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
 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也對故言此以別之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
 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育常餼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
 有餼而須捃拾者以豐年矜寡捃拾足能會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
 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會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
 至喜箋云喜讀為饁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來方裡祀
 以其辭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饁食音嗣勞力報反又裡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
 牲陰祀用黝牲○裡音因享許兩疏會孫至景福毛以為會孫成王之身自來
 反徐又許亮反謝伊糾反黑也疏止親循狀畝以觀稼穡也時耕者皆以其
 婦之與子同筮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喜樂其事以勸慕能勤故得
 成獲故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裡敬而絜祀焉其祀之也以其辭赤之牛

黑之羊豕與其黍稷之粢威用此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為神畝饗而報以大大
 之福所以常得年豐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為曾孫來止則以其婦之與
 子出共觀之又設食鮪彼南畝之農人於四方之神而往禋祀焉所紀者以其
 上樂業穀得以成也○孫之來則又於四方之神而往禋祀焉所紀者以其
 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威以獻以祀四方之神而往禋祀焉所紀者以其
 福○傳駢牛黑羊豕○正義曰毛以諸言駢者皆牛故云駢赤牛也定本集注
 駢下無赤字是也上篇云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大牢故中
 黑為羊豕通牛為三牲也○目上章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為太牢中
 色而色別○箋成王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
 方色之別○箋成王意蓋以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
 祀故云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對出觀為文也此出觀之祭則
 祭當在秋祈報並言者言其報以成而祈後年也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騂牲地
 官牧人毛也彼注云陽祀南郊以駢黑為二色故引牧人騂牲以明騂為引
 解此者以毛分駢黑為三牲鄭以駢黑為二色故引牧人騂牲以明騂為引
 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也○鄭以駢黑為二色故引牧人騂牲以明騂為引
 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各以其牲幣各放其器
 之色注云獨言駢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
 則宜五色獨言駢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
 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禋者此五神之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禋祀此祭雖不與
 天以其嘗為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配天則禘祀此祭雖不與
 我犧羊以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孫毓以為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四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甫田

甫之言丈夫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云甫之言丈夫也釋文云依義丈夫是也本又作大夫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考文一本作大夫采釋文古本作夫丈誤

上地穀畝一鍾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鍾作鐘案鍾字是也正義標起止同正義下文作鐘者自爲文而易字耳閩本皆

作鍾非

民得賒貰取食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賒貸取而食之也又云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貰義或然也釋文云貰音世

今言治田元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元作互考文古本同案互字是也正義標起止不誤

禮使民鋤作耘耔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鋤本或作助同仕魚反正義本是鋤字○按周禮耨訓助牀倨切作鋤仕魚切非也

以道藝相講肄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肆以四反字亦作肄同正義本是肄字

等養之義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等作孝案此用孫毓評也下文引是孝字

或擁其根本閩本明監本毛本擁作壅案壅字非也正義引食貨志之附根故易雍爲擁而說之

故令黍稷得蕪蕪然而茂盛閩本明監本毛本令誤今

所以紓官之畜滯

閩本明監本毛本畜作蓄後畜積同案畜字是也以大東證之正義用畜為今字

夫猶傳也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傳作傳案傳字誤也

可倚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文作仗案仗乃俗字耳古祇用杖用丈

上孰其收自四

閩本明監本毛本孰誤熟下同

自三百五十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下浦鐘云脫四字是也自三者以三乘百五十碩也當得四百五十碩

孟子曰言三代稅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曰當衍字是也

方里而井九百畝

閩本明監本毛本重井字案所補是也

故鄭元通其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元當作互

其若合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共

言農夫食陳

閩本明監本毛本夫作人案所改是也

注云因時施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因誤因是也

此即義取其陳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我誤義是也

因隳其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隳誤躓

比成壠盡而根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咸暑二字誤成非也當是正義所引自如此

用日少而畜德多

閩本明監本毛本畜誤蓄案浦鏜云漢志作畜是也

以之其能成五穀之功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之字作報案所改是也

於孟冬又月

補又當作之

至前孟春其以琴瑟

補其當作月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又曰后土則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比至下后字剝添者四字

當是衍又曰后土四字也則者今之即字下引趙商問后土則社社則后土可證

后土為社謂輔作社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社至社剝添者一字當是衍謂字也輔當作轉下云後轉為社又云

後轉以配社又云后土轉為社皆其證也

注云社祭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也當作地是也

社而祭之故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下浦鏜云脫后土社三字從周禮大宗伯疏按是也

亦可不須由此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須下浦鏜云脫言也二字非也此讀當於言字絕乃七字為一句

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以字當衍土下當有者字

蜡也蜡者索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蜡也下行一蜡字

禁民飲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酒誤食是也

彼云設其社稷之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壇誤壇是也

祁雨又宜早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祁當作祈

成王則無所責怒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責作惠案正義云不有惠怒不知正義本字作惠或自為文也輒依以改者非

田峻田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家當作官

而公以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公當云字誤是也

近者納穆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總作總案釋文云總作孔反考此正義總字凡五見應是其本作總與釋文本不同

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年收手又反又如字考此箋當本云是言年收踰前也年下豐字收下入字

皆衍年收即歲取也正義云以其收入踰前乃自為文耳或因改箋又并添豐字考文古本倒作豐年但欲使年收連文以為合於釋文耳

積又云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去誤云是也

定本疆境字作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境竟二字當互易七月正義可證

○大田

是既備矣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是故備矣當是其本作故字

至孟春土長冒概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概作概案概字是也概者陳稼之根概在地中者也月令及此釋文皆作概

正義中字同皆可證○按禮記疏云以木槩置地上候之氣至則土冒槩上此云以冬土定故稼槩於地與地平稼字必誤當同月令疏作置非稼槩即下文陳根也舊按殊誤今復正之

農書有七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九誤七以漢志考之是也

稷童梁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梁作梁案梁字是也見下泉

無害我田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穉作穉唐石經初刻穉後磨改穉案穉字是也釋文云田穉音稚下同五經文字云穉穉幼禾

也上說文下字林亦為長穉字載馳衆穉且狂唐石經同作穉者非谷風等箋長稚則多用稚又穉之今字也正義自為文長稚字亦當用之

盛陽氣羸則生之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羸作羸案六經正誤云作羸誤與國本作羸相臺本依之改非也釋文云羸

音盈古盈縮字作羸見於書傳多矣毛居正失考耳

故曰蟻也閩本蟻誤螟明監本毛本蟻作蟻案正義下文以蟻與蟻為古今字說此也作蟻者誤

蠹與蠹古今字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蠹當作蠹集韻所載如此可證也依此上所引李巡爾雅注是蠹字今作蠹者誤○按

聽今說文蠹部徐鉉曰上象其形非从矛書者多誤徐所云多誤者謂俗多上从矛耳

一穗蟲也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穗作種案所改是也

故持之付于炎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于當作與因寫者以予為與之別體字而又譌為于也付與是箋所以說經界字者也

正義上文云持于炎火誤同

有滄萋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萋萋七西反正義云萋萋然行者段玉裁云當從說文玉篇廣韻作淒淒又呂氏春秋務本漢書食

貨志後漢左雄傳皆作淒淒見經義雜記考文古本作淒采他書也

興雨祈祈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相臺本作祁祁考文古本同

云興雨祈祈案祈祈誤也正義中字同釋文云興雨如字本或作興雲顏氏家訓始以為當

作興雨釋文正義唐石經皆從其說也段玉裁云說文興雨雲起也滄雨雲貌

兩雲謂欲雨之雲凡大雨之來黑雲起而風生而雲行所謂有滄淒淒也

已而風定白雲彌天隨之下所謂興雲祁雨公及私也作興雨於物理經

訓皆失之詩經小學說同又呂氏春秋食貨志隸釋無極山碑韓詩外傳皆作

興雲見經義雜記又鹽鐵論後漢書左雄傳作興雨當亦是後人以顏說改之

滄雲興貌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滄下云雲興貌正義云滄陰雲貌段玉裁從家

訓定本集注考文一本作淪陰雲興貌采正義而誤并二本為一也

祁祁徐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祁祁下文徐也正義云祁祁徐徐行貌也采正

義而有誤

此有不斂穧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穧作積以釋文正義考之積字非也或積當作穧以齊資得通用而借穧為濟也

駢牛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駢赤牛也定本集注駢下無赤字是其本有赤字標起止無當是後改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以觀稼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勸誤觀是也甫田正義可證

目上章言犧羊

閩本明監本毛本目誤且案章當作篇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二)

(四四)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疏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至罰惡焉

正義曰作瞻彼洛矣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有賞賜故敘分之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

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及裳裳者華桑扈鸞鸞亦是思古以刺今但與上四篇

文勢不類故敘於起發不同耳上篇每言曾孫則所思為成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王此等不言曾孫不知思何時也故宜云古明王不指斥為成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於良反灑古愛反浸 泱與也洛宗周灑浸水也泱泱深廣貌箋云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漑以時其

子鳩反灑古愛反浸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爵命云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

蓋喻 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喪服也天子未

多也 裳也 韎音昧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韎韐音許力反赤貌茅如

字也 裳也 韎音昧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韎韐音許力反赤貌茅如

曰言我視彼宗周之洛水矣維此洛水則決泱泱然深而廣愛能灌漑以時浸潤

命以成嘉穀以喻我視之深厚也故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于初除父喪服之以

福又賞賜之是王恩之聚積多大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于初除父喪服之以

毛詩注疏 十四之二 小雅 甫田之什 中華書局聚

服來至京師正師之將其賢如王以其賢命代卿士之任服韎韐之韍有奭然
 而赤以作六師之將其賢如王以其賢命代卿士之任服韎韐之韍有奭然
 以刺之○傳洛宗周漑浸水○正義曰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一各洛水
 其浸渭洛是洛為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一各洛水
 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箋云漆沮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社之謂
 王故知至止為來至明王之所受爵命也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社之謂
 善事皆是不必一定於此所通者止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為福賞賜為祿
 於此經對文為然於他書散則通矣○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如茨故云如屋蓋
 以喻多也○傳韎韐至六軍○正義曰韎韐者衣履之名爽者赤貌傳解言爽
 之由以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色赤故也○韎韐者衣履之名爽者赤貌傳解言爽
 一染謂之練再染謂之韎韎韐者衣履之名爽者赤貌傳解言爽
 云一染謂之練再染謂之韎韎韐者衣履之名爽者赤貌傳解言爽
 夫以上祭服謂之韎韐韎韐者衣履之名爽者赤貌傳解言爽
 若然玉藻云一命緼鞞鞞者衣履之名爽者赤貌傳解言爽
 注亦云冠禮弁服韎韐不言鞞鞞者衣履之名爽者赤貌傳解言爽
 韎韐者衣履之名爽者赤貌傳解言爽
 裳○正義曰韎韐者衣履之名爽者赤貌傳解言爽
 不○正義曰韎韐者衣履之名爽者赤貌傳解言爽
 服士服而來也王制云爵命則當服諸侯之服士服也若然天子之
 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也若然天子之
 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行禮未誓則圭帛繼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
 此雖已除喪非代父行禮未誓則圭帛繼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
 子雖服士服待之固如未遇爵命又云作六師故此詩有征伐之事
 年者尚然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未遇爵命又云作六師故此詩有征伐之事
 世子受王爵命今服士服故知是未遇爵命又云作六師故此詩有征伐之事

子六軍一鄉將一軍將使代鄉士將六軍而出也

賜之命圭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仍服鞞鞞也春秋之義伯來錫公命是其事

也此言除三年之喪自來受賜命者天子命諸侯之禮亡亦無明文春秋之義

言踰年賜命者說者致之非傳辭也春秋之世魯文公晉惠公即位而賜之魯

成公八年乃賜之齊靈公天子將昏於齊始賜之衛襄公桓則既薨乃賜之

賜命時節無定限也由此而言蓋踰年賜命是正其不得命則既薨乃賜之

言古人是踰年未得命者故自來也傳言鞞鞞也士冠禮注云鞞鞞者韞鞞也

而鞞珩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齊人謂之鞞是古謂鞞為韞鞞

草名齊魯之間言鞞鞞聲如茅蒐字當作鞞陳留人謂之鞞是古謂鞞為韞鞞

蒐謂之鞞鞞聲為鞞鞞故云茅蒐字當作鞞陳留人謂之鞞是古謂鞞為韞鞞

為之此鞞鞞是鞞鞞之衣耳士冠禮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裳衣纁帶鞞

鞞是鞞鞞配爵弁服也波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

裳後衣欲令下近縵縵縵也縵縵縵也縵縵縵也縵縵縵也縵縵縵也縵縵縵也

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鞞有珩鞞鞞有珩鞞鞞有珩鞞鞞有珩鞞鞞有珩

夫瓌瑋而鏤珩士珩瑋而珩珩珩而珩珩珩而珩珩珩而珩珩珩而珩珩珩而珩

必孔反佩刀削上飾珩字又作璠黃金謂之璠璠音遙反又璠者謂之璠璠

徒黨反字又作璠音同爾雅云璠璠謂之璠璠音遙反又璠者謂之璠璠

沈舉彪反又與彪反又張疇反錄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錄徐

何盧到反又力弔反本又作璠亦音遼又力小反說文云玉也字書力召反錄

毛詩注疏 十四之二 小雅 甫田之什 一一 中華書局聚

古之任於朝者皆得世襲其祿今用小人幽王在於天子之位則有讒佞諂諛之人並進於朝既為佞蔽其祿王又進讒以害賢而王信受之棄去賢者之胤類絕滅功臣之世嗣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也此言古之任者世祿及文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宦於朝者朝音在官之總名公卿大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駱則仕者得乘四馬矣禮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則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種世謂繼居父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之祿位也由其賢而得有功以舉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稱賢者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皆言思見明王以免讒詔並進令己棄絕之事也○箋古者至幽王○正義曰諸言在位者多謂臣者在於位此小人在位幽王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 箋云興也裳猶堂堂也湑貌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如字 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則讒諂遠矣於下喻臣也明王賢臣反遠于萬反又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箋云觀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

毛詩注疏 十四之二 小雅 甫田之什 三 中華書局聚

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上葉
下者因文之上下以喻君臣上下耳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
芸黃威也箋云華
德之威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
也○芸音徐音運見賢遍反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

矣箋云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
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
疏○裳裳至有慶矣

君臣並賢而不得又思君顯著者君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威而不言其葉
然而其色黃而威矣以與顯著者君也此君其德彰而明矣華威而不言其葉

見君明而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
章也維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則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

以欲得見之也○傳芸黃威○正義曰芸是黃威之狀故箋云華芸然而黃也
此華赤以黃為威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若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

同也○箋華芸至賢臣○正義曰類上章有華而此無故云
而不言葉者微見無賢臣也微謂不明言而理見是其微也裳裳者華或黃或

白箋云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與明王
之德時有駁而不純○駁邦角反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

若先言世祿也箋云我得見明王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語之害守我
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駱音洛沃若如字徐於縛反

疏箋華或至不純○正義曰喻取其象既以黃色與明王德純故以異色喻其
不純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華自有雜色與純者二章各舉以喻非此華本黃

而變白又非白即衰也華一時而黃白雜色以與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
先威而後衰為不純也故言時有較而不純者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

也若惡與善等則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闇君不得為明王矣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之事箋云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
於朝有功於國○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維我先人有

於朝有功於國○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維我先人有

於朝有功於國○朝直遙反下及下篇同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維我先人有

之君子既禮文為下所愛盡得其故能樂與天下所共是與天下皆樂而

得受天之祐福也○鄭唯樂胥為異其在箋說○箋交交至樂之○正義曰黃

鳥小宛傳曰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為義○傳胥皆○正義曰釋詁文孫飛而

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為義○傳胥皆○正義曰釋詁文孫飛而

曰與天下皆樂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無違命者諮謀行於上則大夫

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之無違命者諮謀行於上則大夫

樂矣士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

庶人樂矣是述毛之義也○箋胥皆至福祿○正義曰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

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又須有女屈原之妹

知胥有才智之名易歸妹才智須古今字耳○交交桑扈有驚其領也○頸

名女須鄭志答冷剛云須才智須古今字耳○交交桑扈有驚其領也○頸

妹以為名是胥為才智之須才智須古今字耳○交交桑扈有驚其領也○頸

樂胥萬邦之屏屏蔽也箋云王者謂蠻夷率服不知侵畔○屏卑鄙反為于偽反

音汗難乃且疏天子樂胥萬邦之屏毛以樂為言萬邦之蔽捍天○正義曰萬

邦復侵伐之憂是為之蔽捍○鄭義具箋○箋王者至不侵畔○正義曰萬

無復侵伐之憂是為之蔽捍○鄭義具箋○箋王者至不侵畔○正義曰萬

邦是中國之辭與中國為屏蔽○明捍四夷可知也故云蠻夷率服不敢內侵外

捍是蔽之屏之翰百辟為憲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也○王慎軒則百辟

捍是蔽之屏之翰百辟為憲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也○王慎軒則百辟

士莫不脩職不戢不難受福不那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

而法象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也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

以先王之法不自難○戢亡國之戒則疏屏至不那○毛以為言王者立事為

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戢亡國之戒則疏屏至不那○毛以為言王者立事為

之慎幹則百辟歸之也莫不脩職而法象之乎言能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為天

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莫不脩職而法象之乎言能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為天

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莫不脩職而法象之乎言能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為天

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莫不脩職而法象之乎言能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為天

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莫不脩職而法象之乎言能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為天

之乎言戢聚而歸之也莫不脩職而法象之乎言能難而順之也民皆順之則為天

所下其受福豈不多乎言受福多也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上二句與毛
 同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慎幹者皆以築牆為喻
 是牆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憲法釋詁文○箋時君至法象之○正義曰時君
 釋詁文之屏因上為之慎幹也百辟知卿士者以烈文百辟其所施為唯功事而
 已故知立功為卿士尊比諸侯故曰君也○箋王者至不多○正義曰言王位至
 尊天所子愛解其當自斂難之意斂者收攝之名故言斂以先王之法為禮文也故序箋云動
 懼之辭故知難而亡國之戒不自斂以先王之法為禮文也故序箋云動
 無禮文者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是先王之法為禮文也故序箋云動
 之戒者即不用賢也故首章箋云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而庶
 官不曠政和而民安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又彼文連言受天之祐
 彼由樂有賢智則受天之祐此不難以亡國之戒則受福
 不多是相配成也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
 箋云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觥然陳設
 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樂言不撫教自淫恣也○兕觥履反獸
 名觥古橫反以兕角為之觥音糾本或作
 軒樂音洛撫反吳反教五報反下文同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也箋云彼彼賢者
 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
 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
 云彼是皆思柔之人故云彼賢者也言
 交非教則常恭敬故引論語居處恭執事敬為不傲
 漫矣故明王招聘用之故云登用爵命加以慶賜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其性取之以時不暴

天也○鷩鷩於袁反沈又疏鷩鷩四章章四句至有節焉○正義曰作鷩鷩詩音温下於崗反又於良反

古明王交不能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魚皆有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自奉養有節不奢侈也今不能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魚皆有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自奉養有節

即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王急於萬物而緩於己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奉養也○箋交於至暴天○正義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萬物皆天子立制節其

生殺與之交接故言交於萬物也○有道者謂順其生長之性使之得節節其相長養取之以時不殘暴天絕其孩幼者是有道也不暴天王制文鷩鷩于飛

畢之羅之興也鷩鷩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解祭魚而後漁射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君子萬

縱散時也○大音泰揜於檢反馴音巡又音辱懶勑轄反又他未反○將君子萬年福祿宜之箋云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疏鷩鷩至宜之○正義曰古太平

之鳥必待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天也○非但於鳥獨然以興於萬物皆耳○傳興也○至羅之○正義曰以交於萬物則非止一鳥

取之也○然故舉以刺之○萬物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歸之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萬物之德如是則萬年之壽及福祿並皆宜歸之也○今

故云興也言舉一物以興其餘也○又解正舉鷩鷩者以鷩鷩匹鳥也○相匹耦而擾馴則易得也○易得一物以興其餘也○又解正舉鷩鷩者以鷩鷩匹鳥也○相匹耦而

時也○又言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此即取之以時之事也○謂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其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云罟小而柄長謂之

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為文其實亦可取鳥故此鷩鷩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箋匹鳥至

散時○正義曰申說匹鳥之意止則耦飛則雙性馴善而相耦則取之易得故詩特舉之○鷩鷩即萬物之一而傳以為興故又解之此交於萬物之實而言

與者欲廣其義故也箋又止言魚獸二事者以天之生物飛走而已經已言鳥

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諸水陸矣且因王制詩傳之成文也此豺獾祭時魚獸成

之時故於是可取之散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之時人

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戢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

側立反韓詩云捷也捷其愛於左也恐丘勇反君子萬年宜其遐福箋云遐

猶久乘馬在廐摧之秣之摧也秣粟也箋云挫今莖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

用也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下三舉設威儀恆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

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下三舉設威儀恆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

錫楚俱反莖采臥反韓詩委也委紆偽反猶食也疏箋鴛鴦至恐懼○正義

與音豫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饌仕戀反減古攬反疏箋鴛鴦至恐懼○正義

掩之舉雄者而言耳此舉鳥不恐懼亦廣與其義禮運曰龍以為畜故魚鱗不

與此同但彼言申后見黜故以陰陽相下為義此與取自安故與之此異也○箋

推今至有節○正義曰傳云摧莖轉古為今而其言不明故辯之此推乃今

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粟言愛國用也序言自奉養非王身上章為興

也知此亦與故言以策於其身亦猶然也齋而後三舉恆日無事而一此之謂有節天官

職夫云王日一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又曰王齋則三舉是恆日則減焉因奉

養先威而倒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玉藻云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則減焉因奉

加於恆日不知為同齋三太牢為降二太牢也玉藻曰少牢與周禮日一舉所

同者鄭志答趙商云禮記後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

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艾養也箋云明

當以經為正然則為記有參差故不同也君子萬年福祿艾之王愛國用自奉

毛詩注疏

十四之二 小雅 甫田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為福祿所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也○綏士果反又如字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頰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

也戾虐也暴虐謂其政教如雨雪也○頰弁缺婢反著弁貌說文云舉頭貌燕樂音洛卒章同燕又作宴兩于付反卒章同

詩○正義曰作頰弁詩者時同姓之諸公刺幽王也以王之政教酷暴而戾虐又無所親不能燕樂其同姓親睦其九族孤特傾危將至喪亡故同姓諸公作

是頰弁之詩以刺之為不能燕樂同姓明諸公是也九族亦同姓見諸公非已言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九族亦同姓見諸公非

一容九族之外故言同姓以廣之不能燕樂即亦不能親睦由於燕樂以經責王不燕樂今不親睦故分而言之耳暴戾無親即如彼兩雪先集維霰是

也首章二章上六句親睦九族三章皆上六句是也孤危將亡卒章四句是也其

事由暴虐無親故不能燕樂為事之有頰者弁實維伊何也箋云頰弁貌弁皮弁

次經則主為不能燕樂故先言之有頰者弁實維伊何也箋云頰弁貌弁皮弁

諸侯朝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爾酒既旨爾

殺既嘉箋云言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殺已美矣何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箋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薦與女蘿施于松柏菟絲松蘿也喻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為也

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箋云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薦音鳥說文音弔寄生草也爾雅云寓木

宛童是也女蘿力多反在草曰莠絲未見君子憂心奔奔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在木曰松蘿又唐蒙施以歧反下同幽王久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

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音也○奔音蟹說疏皮弁至說懌毛已為有頰然者之

音悅懌音亦本又作澤恬音也○解音蟹說疏皮弁至說懌毛已為有頰然者之

表飾也爾有尊貴者之天王維如何乎宜君於上以正綱紀也爾王之酒既

旨美矣爾有異人疎遠者乎皆王宗族兄弟非有他人非自育根依於松柏之側

豈伊更欲王之親燕者以薦與女蘿施于松柏之微是與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

我所以欲王之親燕者以薦與女蘿施于松柏之微是與衰由于王政所以欲王

非自宜當服之義具在箋○鄭以為餘同○傳與也至者皮弁之冠是維伊頰欲

為乎宜當服之義具在箋○鄭以為餘同○傳與也至者皮弁之冠是維伊頰欲

連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章弁則服

明期也其意以傷王无德將不戴弁孫頰然以皮弁非唯王者所服雖陪臣卿大

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

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曰釋話云寔是在上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為喻也○

窶實猶至視朝○正義曰釋話云寔是在上猶皮弁之在人首故以為喻也○

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皮為燕之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且此詩

毛詩

注疏

十四之二

小雅

甫田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責王不燕而舉皮弁是天子燕用皮弁明矣若然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

養老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循而兼用之玄衣素裳其

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如彼注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

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竇之初筵三章箋云此祭

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傳薦寄至松蘿

○正義曰薦澤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機疏云薦一名寄生葉似

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為松蘿

故言松蘿也陸機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華菟絲子是也非

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傳奔奔然無所薄○

正義曰奔奔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為無所薄也下章傳曰兩兩憂戚滿言

憂之多○箋君子至解懌○正義曰以王不燕樂而欲見之故知君子為幽王

也此悅懌文與下章有臧相值有臧冀王之善則此亦冀王意悅懌故云庶幾

其變改意解懌言有頰者弁寶維何期○箋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爾酒既旨

當開解而懌悅也爾穀既時也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猶來也葛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

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怲怲憂戚滿也臧有頰者弁寶維在首爾酒既旨

爾穀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箋云阜猶多也謂疏箋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外親皆是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

緣王興衰故亦欲從王燕之也○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始必微溫雪自上而下

遇濕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漸死喪無

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霰蘇薦反消雪也字亦作霰搏徒端反死喪無

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箋云王政既衰我無所依怙死亡無有日數

能復幾何與王相見也且今夕喜樂此酒此

乃王之宴禮也刺幽王將喪亡哀之也○喪疏如彼至維宴○正義曰言王政
息頃反幾居豈反注同樂音洛復扶又反疏教暴虐如彼天之兩下大雪其
雪必先集聚而搏維為小霰而後成為大雪是雪有漸也以與幽王之為惡亦
初為小惡而成為大惡亦惡有漸也王漸益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則已亦喪
亡我等死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王相見永不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
與善樂此酒於今之夕以王必不燕己故自己酒維當王之燕禮○傳霰暴雪
○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為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
暴雪也○箋將大至大雪○正義曰先集者謂雪集聚也解雪當散下而言集
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逢遇溫氣消釋集聚而搏謂之霰積
久而雪之寒氣勝此溫氣則大雪散下是雪有漸故喻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
後雪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威陽氣之在雨水則溫暖
為陰氣薄而脊之不相入則搏為霰也威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
薄而脊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
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故言遇溫氣而搏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輦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
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輦胡瞎反車軸頭鐵也嫉音疾又音疏車輦五
句至是詩○正義曰作車輦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當時褒姒在王
后之位情性嫉妬由物類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讒佞巧
言傾敗國家令王之德澤不加於民使致下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
女以配君子幽王欲令代去褒姒教幽王改修德教故作是車輦之詩以刺之
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作述眾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褒姒嫉妬
思得賢女代之言思變季女是褒姒嫉妬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

來教欲王之改修德教是德澤不加於

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也變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箋云逝往也大夫嫉褒姒之為惡故嚴車設

又齊莊庶其當王意○變力克反齊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括會也箋云時譚巧

側皆反下同少詩照反本亦作季女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括會也箋云時譚巧

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不渴觀得之而來使我王雖無好友式

更脩德教合會離散之人○括本又作音活徐古闕反覲音冀雖無好友式

燕且喜箋云式用也我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疏問關至且喜○正

嫉妬讒佞在朝欲得賢女以代之故言已欲間關然以設車之華兮思得變然

美好齋莊之少女往迎之兮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道雖飢非以為飢雖

渴非以為渴所以然者觀望此女以令德善音來發教諫於王使施行德澤會

合離散之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友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雖無同好之賢友猶用

是得賢女之故燕飲酒相慶而且喜樂疾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幼雖無朋友亦

將獨喜也○傳間關至有齊季女○正義曰以連言羣兮故知間關設羣貌羣

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故言設也○箋述之云既美好而少又有齊莊之德庶其

代嫉妬明其非直幼而已是以箋述之云既美好而少又有齊莊之德庶其

當王依彼平林有集維鷦辰彼碩女令德來教者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

意也○依彼平林有集維鷦辰彼碩女令德來教者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

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式燕且譽好爾無射箋云

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脩德教○鷦音驕則式燕且譽好爾無射箋云

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酒且豔反下同疏義曰既思賢女欲

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射音亦下同厭於豔反下同疏義曰既思賢女欲

以配王又欲王有美德致此賢女故言依然而茂盛者彼平林之木有茂美之德

者繼為鷦雉也此鷦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有茂美之德

者繼為鷦雉也此鷦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有茂美之德

者繼為鷦雉也此鷦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有茂美之德

者繼為鷦雉也此鷦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有茂美之德

者繼為鷦雉也此鷦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有茂美之德

者繼為鷦雉也此鷦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有茂美之德

者繼為鷦雉也此鷦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有茂美之德

者繼為鷦雉也此鷦雉乃耿介之鳥由平林之木茂故往集焉唯有茂美之德

者君子之身有來配之者維為碩女也此碩女有齋莊之德由君子之身美則來配焉是美德能致碩女也如此則王若茂美之德則其時彼有美大之賢且稱王之聲譽又愛好汝王與王相訓令王改脩德教我用是之故則燕而飲酒故為林木之致雉也知依為茂木貌也周禮有山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著馬頭上陸機疏云鶉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鶉尾雉走鳴乘舉尾為防鉞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兩於足之美有鶉廉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鶉是雉中時別有雉性耿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士相見注云贄用雉者取其耿介有貞專之德碩大也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言美大之女

舞箋云諸大夫覲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穀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正義曰以言與汝是相與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樂音洛也疏箋諸人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旨嘉經再言庶幾其

意則同故箋於食之下總云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己得輔佐之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汝以己為主引己就人自己而言故云己身無賢友此言無德與

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箋云涉登也登高崗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後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為亦為其蔽君之明○析星歷反柞子鮮我觀爾我洛反湑思敘反茂盛也為于偽反亦為同辟婢亦反又音壁

心寫兮箋云鮮善觀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行如是我心中之憂除去也○疏彼

毛詩注疏 十四之二 小雅 甫田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至寫兮○正義曰言有人登彼高岡之上當必析伐其柞木以為薪析伐其柞
 木以為薪者以此柞木其葉滑然茂盛兮為其蔽岡之高故我伐而去之以
 與其惡衆多為其蔽王之明故除去之善乎我得見汝之新昏賢女辟除
 似如是則去之辭又言滑兮為茂盛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一象欲見其體
 析者是除之辭又言滑兮為茂盛故喻其蔽岡之高以喻取一象欲見其體
 不用之辭故除嫉妬亦廢棄之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
 琴慕仰之也箋云景明也諸大夫御羣臣使之禮如御四馬騤然持其教
 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御羣臣使之禮如御四馬騤然持其教
 下孟反注有明行同牡茂反駢爭非反調音和胡臥反
 我心慰也○慰也箋云願得見女申為新昏如義則除我之憂也新昏謂季女
 慰安也馬融義馬於願反王申為新昏如義則除我之憂也新昏謂季女
 昭張融論之詳矣馬融義馬於願反王申為新昏如義則除我之憂也新昏謂季女
 馬騤騤行而息止有度執其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仰
 高善御羣臣使禮法成其文章如六轡之調和如琴瑟之相應也喻王法仰
 我所以願見之也若爾之新昏使王改修也如馬也則賢女則令王除其
 憂矣○鄭唯以景為明行須之餘○箋景明至有明和○正義曰傳云景大釋
 文箋必易之為明者以行須之餘○箋景明至有明和○正義曰傳云景大釋
 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是心慕之辭
 故為高德者在內未見之言古人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也且仰是心慕之辭
 仰之德者未見之言古人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也且仰是心慕之辭
 組轉相比並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騤騤行不止此亦然也○傳慰安○正

義曰傳以慰為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褻似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褻似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徧檢今本皆為慰安凱風為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褻似為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定本慰安也

車臺五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四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瞻彼洛矣

此及裳裳者華

閩監本毛本及誤乃閩本不誤

故宜云古明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宜當直字誤是也

韎韐者茅蒐染草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草當作韋見下

一曰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一下當有入字見下正義云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此讀當以韎字斷句韐字逗正義讀韎韐二字為連文者非亦見

下

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二韐字當衍見下韋昭晉語注引無二韐字左成十六年正義

引亦無正義有二韐字當是其本誤

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為之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韎字當衍也段玉裁曰韎者韐之色也茅蒐染韋一入曰韎亦見說文及五經

文字即一染謂之韠也韠韐也士無韐有韐故云韐所以代韠箋申之云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韐祭服之韠合韋為之皆分析韎韐二字別義各本調舛不可讀茅蒐韎聲者駭異義所云齊魯之閒言韎聲如茅蒐也

紵衣纁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也鄭不破為紵正義引此經及注裳純衣緇帶注云純衣絲衣也鄭不破為紵正義引此經及注

毛詩注疏

十四之二 校勘記

十一 中華書局聚

是其本當不誤今正義中字皆作紵者後人改之也又鄭彼注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亦經不讀為紵之明證儀禮釋文此無音不誤也

河西曰雍州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正誤河是也

此又言韎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又當作文

琫上飾琕下飾琕下飾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也誤者小字本相臺本不重

云鞞刀室也即刀削削音肖削之上刀把其飾曰琕削末之飾曰琕有讀為又言有鞞有琕又有琕也公劉傳下曰鞞上曰琕略舉上下之體而已釋名

與毛所說各異戴震改此傳云琕上飾鞞下飾琕琕琕非也鞞不可言飾戴說見毛鄭詩考正據釋名也又陳啓源毛詩稽古編說與段玉裁合

諸侯纁琕而璆琕大夫鏐琕而鏐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天子諸侯

云定本及集注皆以諸侯琕璆琕字從王又以大夫鏐琕恐非也是正義本當作諸侯纁琕而璆琕大夫鏐琕而鏐琕

從正義本考說文琕天子皆以玉則諸侯皆以金大夫皆以銀士皆以蜃為有條理說文又云天子玉琕而璆琕

顯其能制斷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能斷作音無制字正義云以顯其能制斷也不知正義本有制字或自為文也制斷字在兔置傳

當以有者為是

說文云公琕蜃而不及於蜃故天子用蜃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及誤別案十行本琕至末蜃刺添者三字

公瑛蠶山井鼎云作瑛蠶屬爲似是是也

○裳裳者華

今已由讒見絕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今疑以字誤屬下爲句是也

此華赤以黃爲盛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赤當作亦形近之譌

故言時有駁而不純者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駁當作駁

而見絕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見下有稟字無也字考文古本棄字亦同案有者是也

○桑扈

箋胥皆至福祿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皆作有爲是是也

屈原之妹名女須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姪誤妹下同是也

翰翰小字本相臺本翰作翰闕本明監本毛本同考文古本作翰翰字是也此箋云爲之慎翰韓奕翰不庭方江漢召公維翰箋皆云慎翰可證

此傳本是翰字也翰字說文所無文王文王有聲板松高傳箋皆當同此正義云爲之慎翰者以翰翰爲古今字易而說之餘同此釋文翰下云翰也

亦是易爲今字耳松高韓亦以慎翰作音則不用翰字矣爾雅慎翰也釋文云本又作翰五經文字木部云翰慎翰字○按翰乃俗字之尤者未必

作正義者用之直轉寫之譌耳舊校非是

為之楨榦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榦作幹案所改是也此當易為幹上標起

言不憚教自淫恣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憚作憚案憚字是也

為不傲慢矣

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傲誤教案教傲古今字此正義易而說之

○鴛鴦

以興於萬物皆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耳字當作爾是也

易得尚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當脫時取二字是也

月令云羅網畢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月令云剗添者一字

摧莖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傳云摧莖轉古為今釋文

傳當本云摧芻也與下傳秣粟也相對故箋云摧今莖字所以申摧得訓為芻之意非傳先已轉古為今而箋又辨之如正義所云也當以釋文本為長

○按詩經小學言之詳矣傳本作摧挫也箋本作摧今莖字也毛用古字鄭

恐人不解故申之後人轉寫譌誤耳莖乃是斬芻芻未斬者不可以飼馬且

摧挫音義皆相近

挫今莖字也

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挫作摧明監本毛本同案摧字是也釋文云摧乎臥反讀依此箋也正義標起止云箋摧今○按小

字本閩本是也

有事乃予之穀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而不常與粟易予為與也釋文云與於音豫是其本予之作與於與正義本不同考文一本予作與采正義釋文而不知其異

箋鴛鴦至恐懼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至故與此異也百五字當在二章下是也此合併時分屬之如此耳

故與此異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此當彼誤是也

序言自奉養非王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非當作謂

亦猶然也齊而後三舉設威饌三舉節是設威饌也恆日則減焉唯一舉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首也至末也剋添者七字浦鏜云節當即字是也

玉藻曰少牢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日譌曰是也

○頰弁

不能宴樂同姓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燕又作宴以鹿鳴等訂之序字當作燕又作宴者依經君子維宴字改也考文古本作燕

采釋文
今不親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今疑令字誤是也

則此皮為燕之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皮下當脫弁字是也

周人循而兼用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今禮記循作脩

親同姓用皮弁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親疑燕字誤是也

赤黑恬美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甜誤恬非也采苦正義引陸機云恬掩而美可證也恬即甜字周禮注云如今恬酒矣

言當開解而懌悅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懌悅倒案所改是也

實維何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亦作其音基對也王如字考此箋云期辭也是以期其為同字也毛氏詩當是經字本作期故王肅得如字讀之以異於鄭亦作本非也考文古本作斯誤甚

具猶來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來作皆考文古本同案來字誤也

吾謂之甥 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甥下有也字

君子維宴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唐石經初刻燕後改宴案初刻非也正義標起止云至維宴當是其本字作宴上下文云燕者亦易字之

且今夕喜樂此酒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喜作善誤建本作喜考正義作喜者誤字耳毛居正非考文古本作善采正義

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霽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大鈔禮上作覓下作霰是也此轉寫誤到耳○安

正義文不誤目以釋箋遇温气而搏謂之覓正相合不當以今之大戴禮相編也疑今大戴正文誤

正義文不誤目以釋箋遇温气而搏謂之覓正相合不當以今之大戴禮相編也疑今大戴正文誤

盛陽氣之在兩水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以下文輝之氣之當作之氣是也

○車臺

作車臺詩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作字當衍文是也

往迎之配幽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配上有以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合會離散之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正義云會合離散之人當是轉寫到之耳考文古本作會合采正義而誤

思賢女之幼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幼當作切其誤因形近而涉上文也

辰彼碩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季後改碩案初刻誤也正義可證

故林麓山下人語曰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慮誤麓是也

猶用之燕飲

闕本明監本毛本之下衍此字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剝添

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必作人案人字是也

善乎我得見女如是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善乎我得見汝之新昏賢女時除喪似之惡如是釋文云行如是一

本無行字考文古本有采釋文

高山仰止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考正義云則法而行之又云故仰之行之異其仰而慕之下景行行止正義云則法而行之又云故仰之行之異其

手詩

注疏

十四之二

校勘記

古

中華書局影印

文也是正義本二止字皆作之○按正義本當是一作之一作止故云異其文舊校非也

慰安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正義本作慰安也釋文本作慰怨也正義云孫毓載毛傳慰怨也又云徧檢今本皆為慰安又云定本慰安也

釋文云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昭融所論今不傳釋文以王申為怨恨之辭為據正義則申鄭以難王當以正義本為長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三)

(四五)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蠅餘反營營青蠅止于樊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箋云興者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

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營如字說文作營云小聲也樊音煩藩方元反一本甫煩反汗辱之汗為路反令力成反遠于萬反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箋云豈弟樂易也○惜開在反營營至讒言○正義曰言

蟲也此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乃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以興彼往來者讒佞之人也詩人喻善使惡喻惡使善以變

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荒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傳樊藩○正義曰釋言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傳樊藩○正義曰釋言

文也孫炎曰樊圃之藩然則園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故箋云外之令遠物令使遠於近人之物又藩以細木為之下章棘榛即是為藩之物故下

傳曰榛所以為藩明棘亦然也此章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箋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箋

極猶已也營營青蠅止于榛榛所以為藩也○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箋云構合也

疏箋構合猶交亂○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

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蝶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

沈酒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為王卿

直林反字或作耽都南反酒莫衍反飲酒齊疏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至是

其色曰酒徐又莫顯反液音亦熊他代反疏賓之初筵曰賓之初筵詩者衛

武公所作以刺時也幽王政教荒亂而情廢疏賓之初筵曰賓之初筵詩者衛

有節度令使天下化而效之致天下諸侯君臣上下亦效而行之沈酒於酒無

齊顏色淫液不止遂成風俗武公既入為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

刺之也定本集注並云飲酒無度俗本飲食誤也刺時者即幽王之時也

身則言時者見於下故言刺時以目之案著云刺時也君臣上下親迎鄭以為直刺之

液則王朝亦沈酒淫液可知矣沈酒既入者言酒無度之舉化者尚言天下

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譚大夫尚得作詩以刺王則在國亦得作不爾以待入王朝

也沈酒者尚書微子曰沈酒亂厥德于蕩曰天不泯爾以酒箋云朝

酒然俱醉顏色齊同也此經五章毛曰酒然則沈酒者飲酒過久若沈酒然使

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射之荒廢卒章言今王之祭末之燕俱以上二

卒章無君臣淫泆之事者此天化之效上所言飲酒為天下之辭是可知故經舉

之語並為沈酒之事也或以為君臣上下沈酒淫泆其設戒幽王之君臣則天下

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

情態出也下箋云至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也定本

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

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射禮而後射也首章

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燕射舉酬即旅酬也燕禮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

舉酬逸則以上八句皆說燕射舉酬即旅酬也燕禮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

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為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籌舞笙鼓是燕

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

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子孫其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

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

言邊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為主作樂助其歡耳故先言酒後論射而首章

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聲號啾舞不休息卒章

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

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
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末與族人私燕小人為賓威儀
昏亂唯卒章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讓也秩秩肅敬也箋云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
與毛同耳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讓也秩秩肅敬也箋云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
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密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 籩豆有
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秩直乙反鄭智也折之舌反知音智下司 籩豆有
楚穀核維旅 楚列貌穀豆實也核加蠶也旅陳也箋云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桃
反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箋云和旨酒謂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謂美衆賓之飲
鍾鼓既設舉疇逸 逸逸往來次序也箋云鍾鼓於是言既 大侯既抗弓矢斯

毛詩注疏 十四之三 小雅 甫田之什 一一 中華書局聚

張大侯君侯也抗舉也諸侯之射禮箋云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

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絜烈祖又云鵠者與○抗若浪反斯張

如字鵠戶沃反鵠也說文云射鵠也小而難中又云鵠者與○抗若浪反斯張

反志棲音西著也梓音子也並苦且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猶箋云射夫衆射者也獻

○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云發也祈求也箋

與其耦拾發發矢論語曰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

拾其劫反更也飲於鳩禮賓之時爾爵○毛以為古之將行燕射先為燕禮隨

反下同爭鬪之爭鳩禮賓之時爾爵○毛以為古之將行燕射先為燕禮隨

楚然而陳列之矣又蒞醢之殺與有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邊豆之上矣其王

之酒既又和調旨美時衆賓之飲酒者威儀甚備言其齊也後禮之止飲而行

射鍾鼓既已改設舉相酬之爵逸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既旅之時又亦張之矣

弓事君之衆射之夫既同登於堂而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矣

功此射者發爵今射彼有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必使中以求不

飲汝養病之爵今射彼有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必使中以求不

人辭升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拜受爵於筵前或

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即筵以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宮者所以擇士也

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宮者所以擇士也

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必

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必

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必

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必

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必

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必

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必

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必

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必

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必

毛詩

注疏

十四之三

小雅

甫田之什

三

中華書局聚

總名以此文穀核與邊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為穀魏風曰園有桃其實
 之穀是在邊之物亦為穀也臨人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皆以稻米為之
 則豆實之限○箋主人至肅慎○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
 穀實之限○箋主人至肅慎○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
 ○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
 旅也○傳逸往來次序○正義曰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
 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言故知逸往來次序也○然則此言鐘鼓既設者
 亦為將射改懸也○天子宮懸階間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之
 懸改之矣○箋鐘鼓至改懸○正義曰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明鐘鼓之
 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不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宿懸
 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鼓不足以射○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
 鼓耳○東階西階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射○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
 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鼓不足以射○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
 也○鄭言諸侯為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
 設也○傳大侯至之禮○射正義曰傳唯言大侯不言侯之禮自天子至士皆
 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
 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
 夫布侯畫以虎豹之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
 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
 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謂其地不采者曰布也○熊麋虎豹豕皆正而畫
 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
 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
 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知此則天子燕射准射一侯耳
 曰鄉射中十尺侯道五十弓二寸以為侯中知此則天子燕射准射一侯耳

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
 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
 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者最高大故云
 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
 有燕射之禮故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
 此舉酬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
 下綱是將射束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
 射三日司馬命量人車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騶步張三侯則
 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若王大射則以騶步張三侯則
 舉鵠而棲之於侯中皮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
 棲之棲即舉也彼注云皮侯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
 弓二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
 以皮為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
 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為
 實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又解名曰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
 侯故云君侯謂之大侯鄭以此為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無
 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注曰侯設鵠天子之射
 展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注曰侯設鵠天子之射
 侯不三侯也謂之侯與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射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
 故二侯也謂之侯與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射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
 之則得為諸侯謂之侯與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射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於天子
 取名鵠之言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淮南子
 曰鵠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齊魯之間名鵠為正正鵠皆鳥
 之捷點者也此因大射之鵠而正也齊魯之間名鵠為正正鵠皆鳥

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為名又取正為義亦猶鵠也既已棲鵠便即
射之故云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解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而并言
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既言大射之禮而毛以難之者出於當時之意耳
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乎既烝衍烈祖是為祭事則此時祭
為大射明矣故難之也鄭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
王肅述毛云幽王飲酒無度故言燕禮之義其奏云言燕樂之義得則能進樂
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其宗廟而保其祭祀非唯祭之日
然後能保而行之以此故言烝衍非實祭也孫毓以為燕禮輕祭事重幽王之
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不足以為射夫至之功純嘏子曰大射所以燕飲之
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為長○箋射夫至之功純嘏子曰大射所以燕飲之
當助祭者莫不在焉既同非一之辭故知射禮選羣臣為三耦若大夫不足
發矢能中是呈奏己功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為三耦若大夫不足
士以六耦則天子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
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天子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
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耦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
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
誘射者衆耦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既比衆耦乃
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
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者
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功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為主故禮定其
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廁而未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
一故稱衆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傳的質○正
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謂不唯倚差傳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
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

大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亦以此質為四寸也王肅亦云二尺曰

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

二尺也正中謂之槩方六寸也槩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

明宜從之此肅意唯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

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實射之侯其中亦共在一

侯鄭於周禮上檢之以為大射之侯其制皮為鵠實射之侯其中亦共在一

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

所謂能侯白質之類矣三射之侯皆不同也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

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

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即引此的

則詩人之意以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

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傳唯言的

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

寸不足以為明矣蓋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

質者也○箋發發矢至君子○正義曰言射事故知發為發矢大射禮曰上射

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發也

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徧射也上言獻

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

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即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是酒者所以養老所

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之禮

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封司宮士奉豐由兩

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纒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屬

及眾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袂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

上遂執附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解坐奠於

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者謂飲射

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為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

毛詩注疏 十四之三 小雅 甫田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射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

射者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是各

心爭之○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乘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籥云

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衍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

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籥余若反衍若且反洽戶夾反應對之應滌徒

歷反樂音洛下樂其湛百禮既至有壬有林夫壬大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

樂喜樂下文曰樂並同錫爾純嘏子孫其湛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

至得萬國之歡心○徧音遍錫爾純嘏子孫其湛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

也○錫音析嘏古雅反湛答南反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取

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

禮賓也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賓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醉而卒爵也士之祭

則以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饌獻受爵

人復酌為加爵○能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仇毛音求匹也鄉酌彼康爵以

讀為刺音俱謂罷取酒饒子峻反復扶又反下皆同挹一入反酌彼康爵以

奏爾時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已又無次也○中

張仲反人無次疏乘籥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甚得其

也一本人作又疏乘籥而舞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音聲甚得其

所既賓主有禮八音和樂如是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育功烈之祖以合

其酒食百衆之禮以獻之也祭有酒食聲樂可飲神因言合獻衆禮以是俱是

事神之物即乘而可以當於神明為神所飲祐賜汝孝子以大之福令子孫其

皆耽樂而歡喜也燕樂之和可使神賦降福子孫耽樂其此時若天曰由燕飲

人亦入於次故取弓矢又射以飲其賓也賓主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安體之養

爵以奏進於汝既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為祭之初先乘籥而舞吹笙

行○鄒以為既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祖以

擊鼓聲音滌蕩節度而薦至得萬國所獻之心所以事其先祖也先祖於是有卿大夫矣有

合百國所獻之禮而薦至得萬國所獻之心所以事其先祖也先祖於是有卿大夫矣有

諸侯君矣是天下之偏至得萬國所獻之心所以事其先祖也先祖於是有卿大夫矣有

之錫爾王其暇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暇之後欲使神惠徧行

子孫所以其暇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暇之後欲使神惠徧行

奏見爾子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尸也子孫既獻於暇則手自斟搗

其酒室中佐食之入而酌為加爵以獻尸也子孫既獻於暇則手自斟搗

而賓之弟子及己弟子酌彼空虛至於洗酒而無度故舉以刺之○傳乘籥至此皆先

王祭之弟子及己弟子酌彼空虛至於洗酒而無度故舉以刺之○傳乘籥至此皆先

應○正義曰籥今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舞在笙鼓之上明其

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樂也

或以此為節射之樂案射禮主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此皆燕時樂也

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於射略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此皆燕時樂也

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為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

應非射樂矣日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指節

射之略者乎以此知不然矣○箋殷人至之禮○正義曰殷人先求諸陽郊特

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威也魄也者鬼之威

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于上神故著

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

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魂氣聞而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

氣分散者也又與鬱合鬱以灌令體聞而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

毛詩注疏 十四之三 小雅 甫田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者也祭者皆為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
 蕩其聲樂三鬯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
 鬯臭鬱合鬯臭歸於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也殷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
 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也殷人先求諸陰注云此其所以先
 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裸其相去亦幾也宗
 廟當九鬯於樂鬯迎牲周既灌亦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
 闕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求之先後耳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
 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氣有遺而留者育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為
 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者育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為
 魄發者為魂聖人制作禮以求之此詩說祭祀之禮不言酒食唯言樂故舞
 之由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之禮先奏樂滌蕩其聲以是之故此詩主言鼓舞
 而已此武公之子孫而禮之服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是解武公
 求變俗祭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是解武公
 言殷禮之事也鄭之俗而答皆下曲禮文案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
 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答皆下曲禮文案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
 去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為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
 禮記為言耳必知人君當不變民俗者以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兼葭刺襄公
 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也四年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禮命康叔封諸殷
 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也行其舊俗故知武公之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
 也此因詩文唯言奏樂故解武公之意也其實詩人之作出於本情不必殷人
 皆言樂周人皆言裸也烈祖言既載清酤玄鳥云大禋是殷人之作言酒食也
 執競說武王之祭言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也以經云百禮既至是
 立文不常箋知以洽百禮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也以經云百禮既至是
 自外而義載茲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
 禮之義載茲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

獻百禮宜為所薦之酒食設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
 先祖皆非實祭之專則百禮既至不得為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
 壬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箋任至心○正義
 曰鄭以此為實祭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為諸侯之君君為國君則任是君所任
 者故為卿大夫也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
 諸侯採其美物以當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大饗其王事
 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陳天下諸侯之禮氣也注云此饗諸侯所
 獻則王者祭致遠物以助之故知陳下諸侯之禮氣也注云此饗諸侯所
 又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陳此物及卿大夫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
 林並言先任後林便其文耳○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禮而箋云
 萬國者皆舉大數箋因成文耳○歡心以事其先王是其事也經言百禮而箋云
 特牲受福於尸也○王受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禘王
 受神之福於尸也○王受其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禘王
 手取至糲賓○正義曰毛以此為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為取言室人以對賓故
 云室人主糲人以主自居於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司射請於公鄉射司射
 請於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者以
 詩之所陳略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此總陳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
 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
 是賓自取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於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強弱素定
 自相牽引而為糲也○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於次此云主人亦入於
 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為上射主為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
 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衣張席為之○箋子孫至加爵○正義曰以此論祭
 事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耽之後各酌獻尸也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
 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酌故知尸酌而卒爵也天子祭禮亡約士之祭禮有
 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持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再拜

毛詩注疏 十四之三 小雅 甫田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為後者舉猶飲也伊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解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舉奠洗奠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之前親酌奠於朔南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故言舉奠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為舉奠也不引少牢禮者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性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奠避諸侯然則士卑故不嫌也特性酌尸不卒爵又無酢直啐而奠之與此不同引之者以有洗酌入事其節相當故引之又引文王世子者與此相當故云其引後獻受爵則以上嗣彼據世子之禮正當此事故言是也直引文王世子而先引士之禮者以支王子記文無行事之次約士禮準之而後明故并引之彼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受爵謂嗣子舉奠也獻謂舉奠洗奠入也餼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餼也言登以三者皆登堂行之文逆者便文且令受爵文承上嗣明受之者嗣子也鄭以特牲禮文有女故順而解之與經反也天子有奠舉諸侯有奠角於饋獻之前至祭禮未世子乃舉奠也郊特牲云舉舉角詔妥尸彼謂陰厭之時設饌於室無爵南進尸主而入即席東面尸舉所奠之舉祭之至九獻之後嗣子舉所奠之舉飲而卒爵所謂受爵也既解為獻固當有酢而卒爵所以為異故此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以明士禮無也特性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曰斟謂斟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性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一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弟洗瓠為加爵又曰衆賓長為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為加是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為加爵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為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為加也案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在各奏爾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為次也○傳酒至中○正義曰言酒所以安禮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禮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所飲爵其儀與

己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
 而南面坐奠於豐上是豐上之觶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不勝者之
 辭故知以奏爾中欲令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
 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為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即行
 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箋康至次○正義曰康虛釋詁文時
 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
 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
 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賓之下各
 卒爵者實解於筵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第子及兄弟第子各
 酌於其樽中庭北面舉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
 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錯而已者謂第子舉觶之交錯非上
 交錯其酬也特牲注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
 云第子後生者也 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為賓

温温柔 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屣舞僂僂 反反言
 和也

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屣數也僂僂然箋云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
 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為賓又不得有恆之人所以敗

亂天下率如此也○反如字韓詩作販販音蒲板反善辨曰既音越下是曰皆
 同下章放此潘孚哀反舍音捨坐如字徐才臥反屣力具反注及下同本作婁

僂音仙屣數音朔態他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僂僂是曰既醉不
 代反率音類又所律反

知其秩抑抑慎密也僂僂媻媻也秩常也○抑於力反僂眊必 疏賓之至其秩
 反又符筆反說文作似媻媻也媻媻息列反下音慢 疏○毛以為為幽

王既不能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言幽王所與燕賓失禮之事其賓之初
 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尚温温然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飲酒旅前其未醉

止之時威儀猶能反然重慎也至於旅酬之後曰既醉止之時威儀幡幡然
 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嚮他處數數起舞僊僊然失所也此寶為王所敬其
 至旅後曰已醉止乃或儀悒悒然而媒嬾至於旅未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
 言其昏亂禮無次也由此故民皆化之取亂天下可疾之甚○鄭唯王祭末與
 疾人燕為異其文義則同○箋此復至和柔○正義曰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
 而相承為首尾再言寶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
 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
 異姓為賓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寶必異姓○傳反反至
 僊僊然○正義曰此言自重而謹慎與下抑抑慎密一也謂慎禮而密靜即為
 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媒嬾故下傳曰悒悒媒嬾也
 僊僊舞貌也傳直云僊僊者是貌狀之辭下傲僊僊俱是貌狀亦自然矣○
 箋此言至如此○正義曰斝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筵之時能自勑戒
 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
 下章無算爵時故音聲號嘒又甚於舍坐是為失次也論語云聖人吾不得而
 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故言
 王既不得君子以為賓又不得有恆之人卒章云凡此飲酒為天下所賓既醉
 化是由此寶之失而然故言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言率者非一之辭賓既醉
 止載號載嘒亂我躄豆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僊僊
 號呼謹嘒也傲傲舞不能自正也僊僊不止也箋云郵側側傾也俄傾貌此更
 言寶既醉而異章者著為無算爵以後也○號胡毛反注同嘒女交反傲起其
 尤注本正或作止按下僊僊是舞不止此宜為正說文云醉舞也郵音
 尤俄五何反廣雅云哀僊素多反一音倉柯反呼火故反謹呼端反既醉而
 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箋云出猶去也孔甚令

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疏賓既至令儀○

禮有善威儀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箴之林反疏正義曰前章言

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算爵之後言爵行無算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號呼

則謹嗽而唱叫也錯亂我邊豆之行列數起舞飲傲然不能自正也又疾而重

言之不能止言實曰既已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作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

然又主不能止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之是其福也若至

與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之是其福也若至

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善人之賓與之燕則維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

而賓之乎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辭言醉而復益

醉也上言僂僂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傲傲則不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

能自正僂僂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為差降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

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下之酒也監佐酒之史箋云凡此者凡此時天

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令力呈反惡鳥路反 式勿從謂無

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離故為設禁醉者

有過惡女无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

說無為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為其聞之將患怒也○

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隱他得反惡也大音泰徐勅佐反語魚據反

又如字故為于為反下同顛都田反本作儻仆何音赴一音蒲北反說文云顛

也語魚據反患 由醉之言俾出童殺 殺羊不童也箋云文從行醉者之言使女

一瑞反怒也 由醉之言俾出童殺 殺羊不童也箋云文從行醉者之言使女

殺羊之性牝牡有角○出如字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

殺尺遂反殺音古脅許業反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

毛詩注疏 十四之三 小雅甫田之什 九 中華書局影印

九 中華書局影印

况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凡此至多又○毛以為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
 默也酬也醉也○矧失忍反凡此至多又○毛以為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
 也彼醉者則已不善為人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小大盡
 醉舉坐皆猶狂也俗既然矣武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無令相說言用此
 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護醉者無使然遂從而行之亦勿以
 說者非所當言勿為人言而又當自善非得見彼皆然猶恐不從故又脊以重
 惡行而語他人以人性諱短聞將患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脊以重
 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殺羊脊其無然之物
 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之不己又教之云人若問汝彼醉之狀汝當云
 我自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識也○鄭唯知其多而復飲乎但以此答彼問
 而謂之餘同○傳立酒之監佐酒也○鄭唯知其多而復飲乎但以此答彼問
 是何監何史贊其不足故言酒也立監是衆所推舉佐史是彼自佐之故立文
 不同此刺其立酒之監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鄉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
 監之察儀法也即引持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則禮法自當立監此刺者彼則
 箋式讀曰隱○正督之使醉名同而實異以其俱是監察故鄭於鄉射引此耳○
 之為惡毛不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評
 三爵者以問彼也禮有獻酢與旅飲酬及無算爵旅與無算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
 爵是獻也酢也酬也若然禮主人獻賓飲而指獻酢酬為三爵者言於飲以酬
 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飲而指獻酢酬為三爵者言於飲以酬
 人飲三爵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甫田之什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九十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四 (十四之三)

珍佛宋版并

111011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四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青蠅

詩人喻善使惡 闕本明監本毛本詩作讒案所改是也

○賓之初筵

飲酒時情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淫液下云飲酒時情態也正義云定本集注態下皆無出字標起止云至情態當是合併時不

知正義本有出而刪之耳考二章箋云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當以有者為長

卒章無君臣淫泆之事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泆作液案所改是也以下皆當作液

和旨酒調美也

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酒作猶考文古本同案猶字是也

下章言烝衍烈祖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同明監本毛本烈誤列

其非祭與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其非祭與音餘本作乎又作也並非考正義云故破之云云其非祭乎是其本作乎標起止云至祭與

當是後改

我以此求爵女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是其本作女爵考文古本有

女字采正義但又以句末女字別屬下爵讀非也

公外席賓列自西階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外字列字皆升字之誤山井鼎引儀禮元文公升下有即字乃正義引不備耳

是將祭再為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

行本上射至下宮剝添者二字此當云正射於射宮乃行句首仍脫一正

傳言加籩豆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豆字當衍

菱茨栗脯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茨誤茨是也

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實上浦鐘云當脫故云豆三字是也

不忘上下相犯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鄉射記註下作不誤也不是今本儀禮譌字耳

正鵠皆鳥之捷點者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捷誤棲案山井鼎云點恐點誤是也今大射注作點不誤

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六耦下當脫非謂六耦四字是也

又引爾雅云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當作小此在孔叢小雅廣物

司射命設封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大射禮封作豐浦鐘云豐誤封是也正義下文皆作豐

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當作酌以之其所尊倒者誤正義云故云酌之獻其所尊以義言之耳考文古本其

上有獻字采正義而為之

又無次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正義云以旅未故并無次序也當是其本作又而以并釋之也

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字當在文字下

其相去亦幾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無

有孝子之人君耳○箋任至心○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有至下

仍脫二字

採其美物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採作采案采字是也

故知陳天下諸侯獻之禮陳於庭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侯下脫所字是也知下陳字衍

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爲之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彼注作次若今時更衣處帳張席爲之非也正義無時字處

字引不備耳又今大射注帳張席作張幃席

又曰舉奠洗爵入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酌誤爵以特牲考之浦校是也

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奠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

上嗣至下子剗添者二字山井鼎云特牲注無作不無首字浦鐘云首衍字是也

故云其登引餽獻受爵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引字應刪是也

不直引文王世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引文王剡添者一字此因初刻引字錯入上文而然也但上仍未刪耳

以特牲少牢饋食禮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少牢二字衍是也

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夫下浦鏜云脫士字是也

遷徙屢數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也字案無者誤也

傲傲舞不能自正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注本正或作止又云此宜爲正正義本是正字考文古本作止采釋文

彼醉則己不善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六經正誤云彼醉則己不善作己誤此毛居正誤改也箋意己字與下復字相對無取於己之義

匪由勿語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殺玉裁云觀箋亦無從而行之也鄭時經文作勿由勿語詳見詩經小學今考正義云非得見彼皆然遂從

而行之是正義本已如此唐石經所自出也

鄭唯以式爲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隱誤惡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一] (四六)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

焉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

岳餘政魚藻三章四句至武王焉○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刺幽王也言時王

並同政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

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樂今燕樂故詩人君子觀微知著思古之武王自樂故作

之時萬物得所能以自樂今燕樂故詩人君子觀微知著思古之武王自樂故作

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刺王為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

樂古故反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

政既衰以致陰陽不和旱蟲災死喪病害加草木易乾及飛走羣衆生長之

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及飛走羣衆生長之

謂從是得禍不自復更有危亡之禍魚在藻有頌其首得頌其首魚以依蒲藻為

其首頌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正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頌符云反

衆貌見賢遍反王在鎬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羣

毛詩注疏

十五之一

小雅

魚藻之什

中華書局聚

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酒於

鎬京而無浚心故以此刺焉○豈本亦作愷同苦在反樂也下同浚七全反改

也沈又疏魚是在至飲酒○正義曰言明王之時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然藻者

七旬反疏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領然其大首也

魚之潛逃尙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性所矣既萬物得所

天下無事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樂此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

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鎬京反亦愷樂飲酒故刺之○傳頌大至其性

○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失其性則在藻

依蒲為得性也故探下章而總之云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箋魚之至著見

○正義曰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箋舉著見則萬物盡該

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變武王言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又言人物者物即魚也

莘長貌○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箋云

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箋那安至然安○正義曰那然為安之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

見微而思古焉幽王微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

叔侮亡甫反朝直遙反篇內皆疏采芣五章章八句至思古焉○正義曰作采

同數色角反音朔為于偽反疏救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

能錫命以禮數徵召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召之而無信義後若實

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反經為義侮慢諸侯首

章上二句是也諸侯必為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幽王至無救〇正

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為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幽王至無救〇正

會之也今幽王徵諸侯若為合會義兵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召而皆

會既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信義也以寇徵之而實無寇

後實有寇徵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

之是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

似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

悉至至而無寇襲奴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

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采菽采

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略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采菽采

菽筐之筐之與也菽所以筆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穢穢云菽大豆也

用銅鑿故使采之〇筐音匡筐音舉筆三牲牛羊豕以菴王饗賓客有生俎乃

報反菴音微

菴音微

菴音微

菴音微

菴音微

菴音微

菴音微

菴音微

菴音微

菴音微

菴音微

菴音微

菴音微

菴音微

菴音微

乘馬之向

乘馬之向

乘馬之向

乘馬之向

乘馬之向

乘馬之向

乘馬之向

乘馬之向

乘馬之向

乘馬之向

乘馬之向

乘馬之向

乘馬之向

乘馬之向

乘馬之向

也白與黑謂之黼

也白與黑謂之黼

也白與黑謂之黼

也白與黑謂之黼

也白與黑謂之黼

也白與黑謂之黼

也白與黑謂之黼

也白與黑謂之黼

也白與黑謂之黼

也白與黑謂之黼

也白與黑謂之黼

也白與黑謂之黼

也白與黑謂之黼

也白與黑謂之黼

也白與黑謂之黼

者〇裘古本反

者〇裘古本反

者〇裘古本反

者〇裘古本反

者〇裘古本反

者〇裘古本反

者〇裘古本反

者〇裘古本反

者〇裘古本反

者〇裘古本反

者〇裘古本反

者〇裘古本反

者〇裘古本反

者〇裘古本反

者〇裘古本反

毛以為言古之明

毛以為言古之明

毛以為言古之明

毛以為言古之明

毛以為言古之明

毛以為言古之明

毛以為言古之明

毛以為言古之明

毛以為言古之明

毛以為言古之明

毛以為言古之明

毛以為言古之明

毛以為言古之明

毛以為言古之明

毛以為言古之明

汁之莖筐宮所以

汁之莖筐宮所以

汁之莖筐宮所以

汁之莖筐宮所以

汁之莖筐宮所以

汁之莖筐宮所以

汁之莖筐宮所以

汁之莖筐宮所以

汁之莖筐宮所以

汁之莖筐宮所以

汁之莖筐宮所以

汁之莖筐宮所以

汁之莖筐宮所以

汁之莖筐宮所以

汁之莖筐宮所以

毛詩注疏

毛詩注疏

毛詩注疏

毛詩注疏

毛詩注疏

毛詩注疏

毛詩注疏

毛詩注疏

毛詩注疏

毛詩注疏

毛詩注疏

毛詩注疏

毛詩注疏

毛詩注疏

毛詩注疏

十五之一

十五之一

十五之一

十五之一

十五之一

十五之一

十五之一

十五之一

十五之一

十五之一

十五之一

十五之一

十五之一

十五之一

十五之一

小雅魚藻之什

小雅魚藻之什

小雅魚藻之什

小雅魚藻之什

小雅魚藻之什

小雅魚藻之什

小雅魚藻之什

小雅魚藻之什

小雅魚藻之什

小雅魚藻之什

小雅魚藻之什

小雅魚藻之什

小雅魚藻之什

小雅魚藻之什

小雅魚藻之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中華書局聚

中華書局聚

中華書局聚

中華書局聚

中華書局聚

中華書局聚

中華書局聚

中華書局聚

中華書局聚

中華書局聚

中華書局聚

中華書局聚

中華書局聚

中華書局聚

中華書局聚

之來朝也乃云有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為無可予之尚與之路車及所
 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予之又以玄衣而畫以衮龍下及絺冕之黼
 裳言無予之尚得車馬衮黼今王何以反侮慢之曾無錫命之禮乎故刺之○
 鄭唯以不與為異其文義則同○傳與也至則薇○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豕
 則薇則菽不總以總之公食禮云鋼莖牛藿羊苦豕薇皆滑注云藿豆葉也
 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屬是也王述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
 苦○莖菽也滑莖豈之屬是也王述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
 侯○莖菽也滑莖豈之屬是也王述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
 為藿言三牲之無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為太牢也
 定本三牲之無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為太牢也
 於俎其汁則莖之也草菜地之毛故謂之莖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
 公食記鋼莖是也草菜地之毛故謂之莖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
 禮積膳之牛又云饗賓客則有牛俎也彼食亦供牛獨云饗者以饗為尊且饗而
 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有牛俎也彼食亦供牛獨云饗者以饗為尊且饗而
 食可知矣○箋賜諸侯至為薄○正義曰諸侯來朝而得車馬之賜是於禮事
 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王其意猶以為薄箋深駭今王薄亦不為也其
 雖無予之言通及玄裘及黼為文但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驚也
 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驚也
 謂之黼冬官饋人○箋至之黼○正義曰玉藻云龍卷以祭即卷龍也白與黑
 故申之玄裘者玄衣而畫以龍玉藻注云龍畫龍卷以祭即卷龍也白與黑
 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裘是龍之狀也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為一也
 謂絺衣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衮黼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為一也
 故言絺衣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衮黼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為一也
 下侯伯自驚冕而下子男自蠶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引之者明衮黼非一
 衣君子總諸侯也故彼注云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

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繡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以

為繡則裘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驚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

七也纛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無文裳刺繡而已是以謂之玄粉米無畫也其衣一

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是以謂之玄粉米無畫也其衣一

則通及絺冕此黼宜絺冕其裳皆以黼為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纛冕而下

差失偶同耳裁以為衣舉裳舉黼正是裳冕之服知不然者以經言及則非

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一人何得獨言裳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絺

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皆及於絺冕矣所以

獨言裘黼不及玄冕者鄭即解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案終南美秦

襄公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是得皮弁服也然則

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裘黼之意諸

侯之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為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者黼亦取與莒

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莒

馬為鬻沸檻泉言采其芹鬻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

韻也鬻沸檻泉言采其芹鬻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

也周禮芹菹鴈醢○鬻音必沸音弗檻泉銜覽反徐下斬反爾○君子來朝言觀

雅云正出涌出也芹巨斤反菹側魚反清如字一音才性反○君子來朝言觀

其旂其旂淠淠鬻聲嘒嘒載駟君子所屆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箋云屆

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駟乘四馬

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旂巨機反淠匹弊

反徐孚蓋反又芳計反嘒呼惠反駟七南反駟馬曰駟駟音四屆音界中丁仲

反諸侯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

屬乘乘上音承○疏鬻沸至所屆○毛以為鬻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

證反下音繩○疏鬻沸至所屆○毛以為鬻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

毛詩注疏十五之一小雅魚藻之什

二一山一草書局聚

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貨以爲車服旌其此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
 至來朝之時我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其此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
 則乘四馬而往迎之未則采菽爲饋以禮之既來則乃使朝人在塗迎之既朝
 王則駟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以禮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
 鄭唯以不與爲異○傳齋沸至正出○正義曰水泉從下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與
 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必爲興王巡曰水泉從下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與
 事不謂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巡曰水泉從下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與
 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
 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知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爲毛說焉○箋芹菜至蘧醢○
 正義曰上章菽莩美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
 菽爲牛之筆菽莩見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藜清不謂非泉即不
 芻藘也周禮芻藘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藘兔醢藘藘是也彼藘醢與
 芻藘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尙藜清芹藘俱是水物故連言之○箋諸侯至不
 尊也○正義曰上言采芹爲我明王則此言觀其旌亦爲我明王故云王使迎
 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禮故言其旌
 驚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
 直有車乘而兼云衣服者逆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
 人迎可知案觀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
 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略曰天子
 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
 迎於郊此直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解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爲
 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
 福也彼雖云饗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諸侯者以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
 王則駟乘馬而往迎之知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
 其旌皆王於諸侯之事旌駟乃云載駟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

以王乘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

天子所予象也冕服謂之芾幅也所以自備束也紆緩也箋云芾大古蔽膝之

天子所予象也冕服謂之芾幅也所以自備束也紆緩也箋云芾大古蔽膝之

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備束如此則非有解愈紆緩之心天子以是

反大音泰韠音必廣光曠反下同長值亮反脛胡定反滕徒登反解古賣反樂

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申重也箋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

諸侯與非直鸞旂有禮又服赤芾在股又著邪幅在於股之下而當膝彼古之

乃命予之以禮樂是君子諸侯則神又以此福祿申重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

如此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諸侯至備束○正義曰以赤芾對朱為異故云

皆云今之行滕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備也名曰備

蔽膝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

犧氏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曰飲

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因衣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為形體之衰宜所先

蔽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蒂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存之也禮運又曰後
 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繫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
 布帛自黃帝以後垂衣裳布帛必始於黃帝其後存此象未起自何代也明
 堂位曰有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
 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韍陳服於房中爵弁韍韍配之則服冕者以
 也士有韍韍猶大夫而祭於公即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韍韍配之則服冕者以
 端爵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即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韍韍配之則服冕者以
 芾謂之他故知冕服謂之芾士弁而祭於公即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韍韍配之則服冕者以
 冕謂之他故知冕服謂之芾士弁而祭於公即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韍韍配之則服冕者以
 存其象故知冕服謂之芾士弁而祭於公即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韍韍配之則服冕者以
 結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弁而祭於公即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韍韍配之則服冕者以
 文幅在彼論韍此言韍而引之者明此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帶博二寸此玉藻
 邪幅在下股之言韍而引之者明此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帶博二寸此玉藻
 曰名行膝者言行之文從下而上故云偃其脛也又解在脚下之義故云自足至膝故
 幅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故云偃其脛也又解在脚下之義故云自足至膝故
 愈舒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故云偃其脛也又解在脚下之義故云自足至膝故
 隨之要此幅說諸侯自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
 其所制縱使心實解惰亦將服之而以自備束者至此芾幅之服亦必有禮之
 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自備束矣○箋云古者至不然而○正義曰古者
 天子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箋云古者至不然而○正義曰古者
 服是也天子諸侯已賜之禮則以禮作樂故云○箋云古者至不然而○正義曰古者
 人謀神所祐是神申重之鬼謀故言所謂繫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

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維柞之枝其葉蓬蓬云此與也柞

故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今王不然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喻賢才也

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柞子洛反又音昨木名蓬步公

同○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殿鎮也○殿多見反注同平

平左右亦是率從平平辨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辨治其連

作便便云維柞至率從○正義曰言維此柞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

閑雅之貌疏然茂威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維此諸侯

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威繼世以德相承無衰落以興維此諸侯

是以前王之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歸之由古

之得所此連屬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諸侯亦有

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安天子之國也故刺之○傳蓬蓬威

貌○正義曰述柞葉而言蓬蓬故知是威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故為同也

○箋此與至者明○正義曰箋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

故猶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柞之美下所樂之

枝為與者由柞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

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為義故取柞為興亦然也○

傳殿鎮○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為

家諸侯為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傳平平辨治○正

義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辨

治服虔云平平辨治不絕之貌則平是貌狀也○箋諸侯至循順之○正義

毛詩注疏 十五之一 小雅 魚藻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其賢
 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賢
 才者賞以得賢為貴故特舉賢而言不謂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
 傳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即引詩云樂只
 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
 從離引詩斷章彼以晉悼為霸長連屬之國與此同也○汎汎楊舟絳維之
 所定舟人以絳繫其綏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汎汎然東西無
 音弗爾雅云絳繫也絳音律纜力馳反○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
 韓詩云笮也笮音才各反綏如誰反○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
 之葵揆也臆厚也○葵其維反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
 不於其言思汎汎繩繫而維持之○毛以為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人以
 王以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供職順命故於來朝
 明王以禮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
 樂是君子諸侯又以此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諸侯優饒之哉遊縱之哉明
 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為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而人所以為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
 以興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屬
 句言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不止矣而思不出其位無復
 擾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侮慢不信而令之違叛乎故刺
 之○傳紉紉至諸侯○正義曰釋水云紉縈維之紉紉也孫炎曰紉大
 索也李巡曰紉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紉繫也孫炎曰紉大
 木戾竹為大索然則紉訓為紉紉是也紉縈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紉弗也與爾雅
 以紉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紉弗也與爾雅

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緋喻禮法也舟人以下樂只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
 法而行不以舟止為喻○傳葵揆○正義曰釋言文揆者以天子於諸侯命賜
 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箋戾止至其位○正義曰以
 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威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
 以足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
 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
 為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報呼反疏八章

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
 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傲之故父兄作此
 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為不親而發言也既
 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
 即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即亦不親九
 族之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為驕如
 蠻如驛驛角弓翩其反矣興也驛調利也不善繼繫巧用則翩然而反箋云
 髦也驛驛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雍音火全反翩匹然反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驛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雍音火全反翩匹然反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經息列反弓鞞也鞞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謂輔也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疏驛驛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
 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疏驛驛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
 弓此角弓雖則調利當用之若不善置繼繫而巧用之則翩然而其體反房
 矣是用角弓之難也以興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

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

既已調利復云翻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曰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柱子春

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漆也又曰角之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各角弓此

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角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此

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用角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此

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繼繫則不復任用也繫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

內於繫中此弓已調利而言繫者蓋用訖內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繫

繼即緝滕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繫義為然不以恩禮

御待定本待作侍○箋骨肉至成怨○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

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閉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

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云兄弟舅連言之是其同

也孟子云兄弟親之也射我則涕泣而成怨○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

矣民胥傲矣之箋云爾女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人皆如

不可不慎○疏為相此章胥為皆者胥相皆並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故為

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

故為皆觀文之勢而為訓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裕饒瘡病也箋云令善也○綽處

若反寬大也裕羊樹反瘡羊主反

者須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綽然有饒裕也其不

病須上化之故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欲令王教之○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

欲令王教之○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

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

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

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

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

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

居一處怨患之○處○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

身愈危箋云斯此也○此疏又申而或斯亡○正義曰上既言惡人兄弟相病此

毗志反鄙爭鬪之爭○比疏又申而或斯亡○正義曰上既言惡人兄弟相病此

相病又不能反之於己以情相怨徒然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

之愚感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遙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

乎彼所怨至於己身良以此而致滅亡是不教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

已斯亡以此二事而至於也○正義曰欲解無兄弟又於外遙則相怨爵則不讓由

此以亡○箋民之至怨也○以義曰欲解無兄弟又於外遙則相怨爵則不讓由

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己身思彼所居一方而相怨者徒

以情怨之不可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求於彼則徒居一方而相怨者徒

空也彼不可怨而怨之是空也○傳爵祿以功則己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

讓者以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量功杖能受之者當先大夫後已故禮設

辭讓之法禮記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王之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

卿辭命羣官馬讓稷契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故并言之也論語注云士辭位不

辭祿言爵祿可辭者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故并言之也論語注云士辭位不

意為阿黨比周而望黨援者而其黨愈益少也以人與正不與枉故曲比者黨

少也為鄙恥之爭而望榮名者而其黨愈益少也以人與正不與枉故曲比者黨

則求黨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言此以類也○然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

駒音拘珍本作咳巨才反如食宜齷如酌孔取雞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

許慎云小兒笑也釋音稚如食宜齷如酌孔取雞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

毛詩注疏十五之一 小雅 魚藻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
 食族燕之禮○食音嗣注同宜如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我也軀於據反徐
 又於具反度待洛反勝音升量音亮○疏老馬至孔取○正義曰此又言王於
 飲於鳩反度待洛反勝音升量音亮○疏老馬至孔取○正義曰此又言王於
 老人反為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為不復自顧其後已至老年人之遇已亦
 將然是猶王之不怒故天下傲之皆無良相怨也因教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
 老者之食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所
 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老者所勝有多少亦足則停是王於老者當
 節敬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傳已老至慢也○正義曰此經舉馬以
 喻人故言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說文云咳小兒笑也○正義曰此經舉馬以
 九族之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為之名此言咳故族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
 未遺其年者況其宗族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箋王如至之禮○是
 義曰王如食老者食則令之飽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
 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宜蠲酒言孔取謂器中
 空虛受物之處老孔子所謂挺壇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於老人事勝
 氣力多少是如孔子取也言王有族食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於宗族大事亦有
 則族食酌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
 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
 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族食之禮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
 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
 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禮不可以喻多少故爲凡器之
 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從亦謂器之受實爲孔也○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者若以塗
 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也箋

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己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下選嫁反注卑

雅云哀鳩樓聚疏兩雪至婁驕○毛以為上言人心易進此言易化之事言天

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與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於見天現然之日氣人皆稱

曰小人今誅滅矣人皆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必須

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為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入

居處數為驕慢之行故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為異言小人不為王所啓教故

莫肯自謙虛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婁斂其

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欲王教之也此莫肯之文并統下句為義○傳現

日氣○正義曰說文云現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也序又

從日故知現是日氣也○箋兩雪至教之○正義曰以日者人言之辭若日出

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論之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見人則

皆稱之曰雪今消釋矣以灑灑雪之威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見人則

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滅矣以

雪比小人人日能消雪故喻王誅小人也論語曰子為政焉用殺而言誅小人者

以王興政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喜王為善而言小人誅滅見疾惡之情深者

疏

箋

義

傳

故別為
毛說焉
兩雪浮浮見現曰流

流浮浮猶灑灑也

如鬢如髦我是用憂
鬢南蠻也箋云

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為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

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恆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
 帝之必將得罪又不使王治之動輒加以罪我所以不欲朝也○鄭以上二句
 至焉今有事不使朝者以王暴逆故從之天言上帝乎幽王不行其暴虐不
 與毛同言甚使人心悼傷我是以無得而近之由王為惡故己不欲朝也非
 可朝事甚使人心悼傷我是以無得而近之由王為惡故己不欲朝也非
 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假我朝王留我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讒不察功考
 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不往朝事之也○箋尚庶至
 不然○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有德故以茂喻威德而願往焉反陳古義以
 之欲息於茂蔭似諸侯之顯朝於德故以茂喻威德而願往焉反陳古義以
 刺今故言憂今不然○傳顯動曜近也○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
 以蹈惡故為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王矣
 曜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瘵焉病也○箋蹈讀至之意○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
 則為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箋蹈讀至之意○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
 句言無自曜焉是其蹈為惡之狀故讀為悼言使人心悼病若蹈履則非惡
 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己所以不朝之意○傳靖治極至○正義曰
 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事故云釋己所以不朝之意○傳靖治極至○正義曰
 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任己事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己皆由王之無
 常有事不任之也○此恨王不任己事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己皆由王之無
 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己皆由王之無
 邁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己皆由王之無
 文與此相類
 有苑者柳不尙悵焉
 悵息也○悵欺反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瘵病也
 故易傳也
 接也○瘵側
 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箋云邁行也
 予將行之也
 疏
 毛依釋詁云瘵病
 界反鄭音瘵

也鄭以上曜類之讀為交際之際故言接也○箋遠行至行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讀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予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大夫游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於諸游產咨於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爲放之名子南游楚之也○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箋云傳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也○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

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屈○傳音附於

矜危也箋云王何爲使我謀之○裔延世反疏之有鳥至凶矜○毛以爲鳥飛無所矜危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裔延世反疏之有鳥至凶矜○毛以爲鳥飛無所

居我之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而止也○幽人之心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而止也○幽

不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即罪我治事旋即罪我不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

異餘同○傳曷害○正義曰誅放類之故知凶危是凶故害漸害否皆爲何也○

箋王何至四裔○正義曰誅放類之故知凶危是凶故害漸害否皆爲何也○

處即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四裔之文即羽山

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

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一)

珍倣宋版印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五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魚藻

有那其居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那字磨改其初刻不可辨或與商頌同見彼下

○采菽

數徵會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數字磨改其初刻不可辨

采其葉以爲藿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采其葉以爲藿釋文以爲藿作音段玉裁云藿當是菽

王饗賓客有生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生作牛考文古本同案生字誤也正義可證

傳解言大牢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傳解二字當誤倒是也

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諸衍字是也

是服同賜之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下當有車字

絺衣粉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刺誤衣是也

裁以爲衣舉哀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裁當或字誤是也

諸侯將朝于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絕句一讀諸侯將朝絕句以王字下屬考正義云以諸侯至當行朝

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駟乘四馬而往迎之是正義本無于字讀朝字絕句與一讀同也

不知以興車服賞賜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知當如字誤是也

上章菽萁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羹誤羹是也

落菹鴈醢 明監本毛本落誤落閩本不誤○按康成以前正作落菹

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偏也名曰偏者所以自偏束也是其本作

邪幅偏也偏所以自偏束也各本皆誤

俱尊祭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俱當但字誤是也

此則由神祈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祈疑所字譌是也

落君常有賢也 補毛本落作其案其字是也

優哉游哉 明監本優誤優各本皆不誤

李巡曰絳竹爲索 閩本明監本毛本絳誤絳案依此正義引爾雅并注皆當作絳今作絳者乃依此傳改耳

○角弓

駢駢調利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利誤和正義中字同釋文駢駢下云調利也本亦或誤今正詳後考證

則以親親之望易以小字本相臺本閩本明監本毛本皆以下有成怨二字案此十行本誤脫

則翻然而其體反房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戾誤房是也

翻然而則反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則字當在翻字上浦鏜云譌在下是也

閉謂之骨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閉當作因形近之譌

綽綽有裕毛本裕誤裕明監本以上皆不誤餘同此

至于已斯亡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已作己案己字是也音紀正義云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可證坊記引此詩鄭彼

注云以至亡己是鄭義自作己也己誤作已經注正義中所在多有考六經正誤則宋時固然唐石經二字無誤者餘同此

此又申而成之圖案成當戒字之譌毛本正作戒

傳又因迷不可讓之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可下浦鏜云疑脫不字是也

而孩童慢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孩本作咳戶才反考正義云此言孩童慢之是其本作咳也

如食宜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宜如字本作儀注同正義本是宜字

老子所謂埏埴以爲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埏誤埏是也

又若一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禮當孔字誤是也因禮作礼而致譌耳

若教使其為之必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之字必下有能字案相臺本誤也沿革例云依疏增一能字考此正

義云必能登木矣乃自為文非其本注有能字也下箋云其注亦必也二字義同正義引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又云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云必也皆可證沿革例讀正義誤耳

無得教猱之升不若教之升木

案不當作木屬上句讀毛本不誤

猱彌猴也

考陸疏彌作彌毛本亦作彌彌字省譌也

故樂記注云獲彌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獲當作獲正義引經籍有

知例如此也今每有為人因經注不見其字而改去者此其比矣

必是物之盈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盈當作瀝誤脫水旁

序又從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序當字字誤是也

此上成猱升木之事

毛本成作戒案戒字是也

如西方我髦

案我當是夷之譌傳髦夷髦也可證

菀柳

○菀茂木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菀柳下云木茂也是其本作木茂正義本今無可考

似諸侯之顯朝於有德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顯作願案所改是也

箋云際接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際字案無音誤也○按箋即際之假借也不言讀為際者省文也

春秋傳曰予將行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子作子案予字誤也○翻案正義予將行之者同

子南游楚之子

翻案子當作字毛本同誤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二)

(四七)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一一三三三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

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倡服謂冠弁衣常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在民上

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長張丈反注同貳音疏都人士五章章六

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下注同倡率色類反朝夕直遙反疏句至古人○正義

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己身自

所衣之服不變貳難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己身自

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

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此及

白華獨言周人者蓋敘王者知畿內之人在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周人此當

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知畿內之人在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周人此當

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即亦刺王

謂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

其德之齊一不然則德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之人

傷今不復見古之冠弁是總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傳服

謂至同也○正義曰冠弁在首衣裳在身皆是體之類皆在衣服刺無常明

其兼之也弁者古冠之冠弁總謂在首者冕弁之類皆在衣服刺無常明

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玄冠為冠弁對其餘弁冕而立名非總諸冠與此

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民則與民為長者皆是故謂

毛詩注疏 十五之二 小雅 魚藻之什 中華書局聚

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禮云犬羊舉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

盡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非公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

故言于貉若黃狐白非君不服狐青及小而美者則孔子云貉之厚以居狐連

絡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裼故此狐裘亦不裼

取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彼都人士

為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邑之士則當皆

然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古人之善以刺

今人出於言而後為行故經以此為文次也○箋都人士至不遺才若

容以出於言而後為行故經以此為文次也○箋都人士至不遺才若

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為人所法效也知寡識者以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

深識當為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法效也知寡識者以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

十三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

之三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臺所以禦暑笠所
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虔以為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
布冠也箋云臺夫須也草人之士以臺側其反撮七活反夫音符本亦作扶○
也○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音立緇側其反撮七活反夫音符本亦作扶○
彼君子女緇直如髮密直如髮也箋云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
致直置反本亦作緻隆俗本○我不見兮我心不說箋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
作降殺所界反又所側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說箋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
也○我不見兮我心不說箋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
作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說音悅疏彼都至不說○正義曰言彼明王之時
為冠以攝持其髮是儉而且節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為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
子之家女其情性密緻操作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殺言其性終

始不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慾我今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乎由
 此我而傳分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
 一事焉以繼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箋以臺至且節○正義曰禹貢有島夷
 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鳥夷諸侯貢屬焉草笠而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
 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
 口人之服是賤者也不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
 為笠繼布為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下不逮言行故舉其冠以表節儉
 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其容貌言行此下不逮言行故舉其冠以表節儉
 也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繼之冠而敝之諸侯而下達人則雜得服委貌則
 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布而敝之庶人則雜得服委貌則
 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雜得服委貌則
 而冠之而儉者服繼布故詩人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繼則
 繼亦得為紂帛何知非紂帛為玄冠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繼則
 才者為帛從留者為布此言繼故知非帛且若者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
 撮故士冠禮云繼布冠頰注云繼布冠頰注云繼布冠頰注云繼布冠頰注云繼布冠頰
 是繼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類為之耳今未冠者著卷幘類象之所生也
 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繼布之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言明王之
 密直如髮○正義曰傳變綱言密則以綱為密也綱者小亦由儉節而言明王之
 箋彼君子至隆殺直見於外故言操於上故以彼君子之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
 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於上故以彼君子之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
 本未無隆殺彼都人士充耳琇實耳○琇美石也箋云言以美石為瑱瑱塞
 定本隆作降彼都人士充耳琇實耳○琇美石也箋云言以美石為瑱瑱塞
 女謂之尹吉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吉毛如字鄭讀為姑

其吉反又 我不見兮我心苑結箋云苑猶屈也積也○苑疏彼都至苑結○毛

其乙反又 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

之德其家之有士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

宛然槃屈如繩索之為結矣○鄭唯尹姑為異餘同○傳琇美石○正義曰淇

與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

琇寶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寶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寶非玉名故王肅

云以美石為瑱塞寶其耳義當然也淇與說武公之服以琇為充耳此都邑庶

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

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各故

俱言琇也○傳尹正○正義曰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

寡○箋吉讀至禮法○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子

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為姑美其人而謂之尹姑者以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

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

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

毛詩注疏

十五之一

小雅

魚藻之什

三

中華書局聚

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反上時掌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呼莫反其言反又音虞漢書音義云

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蠹

本亦作帶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卷音權注及下同蠶勑邁反又勑界反蠶

女卷髮如蠶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蠶厲也蠶必垂厲以為飾厲

字當作裂蠶蠹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帶音帶

之入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為難矣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

毓云尹氏姑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案篇義思古之有禮法者謂之尹姑也孫

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姑也孫

女此飾心思之欲從古人行言
 己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行言
 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曲
 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
 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己憂
 〇傳厲帶之垂者〇正義曰毛
 故以厲為帶之垂者〇箋曰毛
 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
 內則云男鞮革女鞮絲注云鞮
 鞮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
 也言鞮尾有曲也故以爲蠶蟲
 無飾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
 爲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捷
 帶髮故言士女此飾也以上章
 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以上
 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當有餘
 旗揚起也〇我不見兮云何盱
 旗音餘揚也〇我不見兮云何
 承上章之文故匪伊之上闕帶
 禮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
 病為事之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

外非禮也思采綠四章章四句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

息嗣反下皆同思不來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

者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

下二章恨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二章言其憂思

禮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所不責故行役知識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

子於外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況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閱而欲從

之語為非故作者陳終朝采綠不盈一匊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采

其事而是非自見也終朝采綠不盈一匊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采

之而不滿一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六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

反注本或一手曰匊楚俱反草也易以政反六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局卷也

不在則不容飾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
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局其玉反卷音權下同又脊勉反沈其言
○反終朝至歸沐毛以為言人有終朝采此綠葉而不能滿其一匊此采者
此婦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其髮徒曲卷而
已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今之不以沐由無君子
故也鄭唯婦人自采綠不與為異餘同傳興也至曰匊正義曰必用兩手故
婦人不在外故以為興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匊物必用兩手故
曰兩手曰匊箋綠至專事也正義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
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
與也箋禮婦至待之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禮婦人在夫家當笄此象骨
之笄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笄而不用是憂思深也此訓言為我我君子也我則

沐以待之此我義
勢所加非經言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
衣蔽前謂之襜
談反沈力甘反
襜筵云藍染草也
藍廬

蔽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
筵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
膝

猶不至是以憂
○詹音占
○憂
○疏
進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為御之期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

尚以為恨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鄭以上二句為賦也自與前
同下為二句言婦人思與夫以五月之期而不至是為行役

過時所以怨曠憂思
○箋
藍染草
○傳
衣蔽前謂之襜
○正
義曰
釋器文也李巡曰衣蔽前

衣蔽膝也
○箋
藍染草
○傳
衣蔽前謂之襜
○正
義曰
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

仲夏無刈藍是
可以染之草
○傳
婦人五日一御
○正
義曰
內則云妾雖年未

滿五十必與五日以下之御是傳之
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

婦人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
然也其天子諸侯御六日便即怨也當是

假御之期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因
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人

情而御之期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
因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人

兩然則四日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
制也鄭以五日為諸侯制非兩而御則三日

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掌
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

一而御於王凡羣妃御見天官九嬪
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

一而御於王凡羣妃御見天官九嬪
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古報

疏黍苗五章章四句至之職焉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古報

反下同召上照反注及下同○報

潤及天下其下卿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臣之廢職由君失所任

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潤者以君之恩惠及下似兩澤之潤於物然水之

則王不能似脂膏故言膏潤也此敘君臣互文以相見不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

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不能行則召伯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為

章皆召伯之職也言經而敘不能行則召伯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為

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王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為

二伯以兼卿士耳○箋陳宣至事業○正義曰召伯之為卿士宣王時也故知

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

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事業故並言焉茂茂黍苗陰雨膏之興也

長大貌箋云興者喻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茂茂黍苗陰雨膏之興也

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茂浦東反一音扶雄反長張丈反悠悠南行召伯

勞之悠悠然行貌箋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南行衆多

本作營謝邑將徒役一本作將說以先之○勞力報反注及下篇注同營謝一

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

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謂閱其勤勞身先

其苦也我既集蓋云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者牛者箋云

歸哉謂事訖而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者牛者箋云

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輦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

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

止時○任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典。我任至歸哉○正義曰上言南行其

反餽音運輦音晚傍浪反為于偽反。疏。我任至歸哉○正義曰上言南行其

轉運謂有負任者我輦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召伯所為南行之事

既成謂營謝畢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我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

王役無休止臣廢其事則皆告之○傳任者至牛者○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

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蓋猶至止時○正義曰蓋者疑辭亦

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之得也檀弓

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未之得也檀弓

故營謝邑轉運四事故為皆任也下章美召伯營謝之功任云是任是轉運所用

二故箋以任為抱此一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

在總之皆為任也輦車人輦以行故云輦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

車以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徒也罪隸牽傍

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徒也罪隸牽傍

之在前曰牽之而別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外罪隸牽其牛也既云將車者

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

輦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召

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其反以刺今使人行役嘗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

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歸反以刺今使人行役嘗無休止之時下章從此可

毛詩注疏 十五之一 小雅 魚藻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毛詩注疏 十五之一 小雅 魚藻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知故。故○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

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

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士卒尊忽反一本作士衆從才用反下同○疏

傳徒行至旅者○正義曰傳亦見四事別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

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

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上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箋召伯至旅御○正義曰

此言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

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天子之師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

句鄭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師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

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謝邑也箋云肅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征行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

也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

黍苗五章章四句

伯有成王心則寧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箋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

而亦心安○治直吏疏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反下同相息亮反○疏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疏隰桑四章章四

義曰君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言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隰桑

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疏

有阿其葉有難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與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

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濕桑與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既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難乃多反。庇必利反。又彼備反。蔭於鳩反。既

見君子其樂如何。箋云：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疏：濕桑至如何。○正義曰：然而長美其葉則其難然而茂。威其下可以庇蔭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興野

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既濕中之桑威如此則原

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庇蔭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為

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子而尊事之若既得見在

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其為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傳：阿然至

利人。○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為美。貌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

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蔭

厚所以庇蔭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以利人言有此蔭涼以利人以

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人也。○箋：濕中至於民。○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

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苑柳云不尙息焉。則知舉此茂美亦取庇蔭為

喻。故興在野君子有覆養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為相對今舉濕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比小人之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濕

者多矣。若濕有萋楚不必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濕曰濕。曰

桑非能水之木而言濕。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濕潤之所。濕之近

畔或無水而宜桑。以濕桑有阿其葉有沃。沃柔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濕桑

今驗之實然者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膠固也。箋云：君子在位民附仰

有阿其葉有幽。幽黑色也。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膠

音交。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箋云：遐遠謂勤。赫善也。我心愛此

之能勿勞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疏。正義曰：引論語者

適子故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又曰王欲殺太子必

能治下國者以己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白華菅兮白茅束兮野菅也白華

云無瑕者可以數人是己不正不可治人也白華菅兮白茅束兮野菅也白華

比於白華為脆與者喻王已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取白茅束之茅

脆七歲反又音毳任妃后音壬一本作任王后之子之遠俾我獨兮子斥幽之

王也俾使之子宜往奔申○我遠于顛反下注遠善同又如字注及下皆同俾必爾

謬申后之反音樞○白華至獨兮○毛以爲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爲菅又取白茅

側鳩反又音樞○白華至獨兮○毛以爲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爲菅又取白茅

謂今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老而無子兮是以與王既

白厚禮相申束使己菅束之不如也○鄭以爲言人既刈白華已漚以爲菅又取

中用兮何為更取白茅束之不如也○鄭以爲言人既刈白華已漚以爲菅又取

聘申女已立為后禮儀充備兮何為更取白茅束之不如也○鄭以爲言人既刈白華

而將滅國也寵褒似以黜申后似取白茅束之不如也○鄭以爲言人既刈白華已漚

至為菅○正義曰白華野菅釋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

毛詩注疏 十五之一 小雅 魚藻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獨王制文也其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解其獨之意以申后雖有

子王用褒姒之讒使之奔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后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

亦名爲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

獨也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不覆養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

使申后見黜○英如字韓詩作決決同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步行猶可也箋云

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釁周厲王

發而觀之化爲玄龜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人

尸醫反爾雅云釁盍也盍音鹿龜音元雙補悌反又必計反疏英英至不猶言

王不以禮已失菅茅申束之義故因言菅茅之蒙養英英然者不覆養然天不遺物

下露潤彼菅茅之與茅使之得長是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

尚養彼菅茅天何爲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於我而見黜退不

得覆養是菅茅之不如也○鄭以爲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爲菅之白

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蒼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爲后之褒姒令與申后相

換代也天生褒姒以感周若雲之養茅以亂用則爲天下之妖然其變之所由來

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傳英英至覆養○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

爲白雲貌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兩之雲耳非無雲也若

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兩之雲耳非無雲也若

露濃霧合則清且爲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霑是天地之氣故言天地之氣

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覆養巨細皆潤之故菅茅悉蒙養也○箋白

雲至見黜○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菅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此章又

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茅與白華相亂易寵褒姒而黜申后故此章又

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侯苞云天

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侯苞云天

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侯苞云天

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侯苞云天

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侯苞云天

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侯苞云天

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侯苞云天

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侯苞云天

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毛說○箋天行至

以結之○正義曰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然天故行妖則

妖變為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興滅寶有天期要忠臣烈士不可委之上

天默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死以爭故詩人諷諫亦勸王之謀也昔夏之衰以

之下有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

也收以奔褒褒是器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

衰也收以奔褒褒是器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

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禱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使人在櫝而

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蔡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下櫝而

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孤服者方幾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孕當宣王而

逃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

彼章昭注曰褒人褒君共處曰同二君二先君也蔡龍所沫龍之精氣也厲王

之末流褒之歲也裳正幅曰幃幃謹呼也龜或為蛇蛇蜥也毀齒曰齧未陸

地之物故云或為蛇蜥也以其言未故為流魚之歲若流彘之後則越去王

池北流浸彼稻田

毛詩注疏 十五之一 小雅 魚藻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浸子鳩反字亦作癡
殖市力反鑄戶老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

○歎音嘯本亦作嘯妖古卯疏又箋池水至北流○正義曰以浸者蒙潤之言

反本又作皎一音於驕反○疏又箋池水至北流○正義曰以浸者蒙潤之言

池水之澤浸潤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於申后池之水故云豐鎬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

是目所覩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鎬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

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水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

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頃則池者下田畜水

之虞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汗下引豐以漸

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

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為北流鄭直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箋

碩大至念之○正義曰以此嘯傷而思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

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為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樵

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為之傳意當與鄭同○樵

彼桑薪印烘于熨印我熨熨也熨熨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

以燎於雉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為卑賤

之事亦猶是○樵但焦反印五綱反烘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為卑賤

孫炎音恭熨市林反燎音了又力弔力召二反燹音恚又丘弭反郭云三陲竈

也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頰反何康瑩反顧野王口井烏樵反郭云三陲竈

反注同炤於恭反炤尺志反炤七亂反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樵彼至我心

音嗣炤音炤卑如字下又卑兮反并注同維彼碩人實勞我心樵彼至我心

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以炊爨云我用之燎於竈炤物而已桑薪納彼申

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竈炤物而已桑薪納彼申

國之天下不以為后反黜之使為卑賤非其宜矣申后之見黜褒姒之由故惡褒

奴言彼妖大之人褒奴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傳烘燎至養人○正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煤娃也舍人曰煤娃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娃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此竈上亦燃

火照物若今之樵取至亦猶是○正義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燃則樵者薪天下也○箋人之樵取至亦猶是○正義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燃則樵者薪

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惟彼桑薪猶薪是獲薪也此以燎樵為

不宜明其宜炊爨也故知宜饗饗之饗饗以煮肉饗以炊飯雙言之也煮肉亦

言炊者以炊燃火之名故可以通焉以為美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

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為喻也○鼓鍾于宮聲

聞于外治如鳴鼓鍾於宮中而欲外人不知禮於外而不可止○聞音問見賢遍反○

念子慄慄視我邁邁邁邁不說也箋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慄慄然欲

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很怒也說音悅反又孕邁邁○正義

曰言有人鼓擊其鍾于宮內其聲必流于外擊鍾而使天下之不聞不可得也

與王既發黜其后于宮內其化必流于外擊鍾而使天下之不聞不可得也

得也言王之失德將化流天下何以感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念子

幽王之惡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感何為王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悅其所

言乎○箋此言至所相對故以子為幽王慘慘非說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

是其忠也因諫而邁有鷺在梁有鶴在林鷺秃鷺也箋云鷺也鶴也皆以魚為

繫白而反在林與王養衰奴而歸申后近惡而遠善○鷺音維彼碩人實勞我

秋鳥名鶴呼各反秃吐木反繫音結姦奴罪反近附近之近維彼碩人實勞我

毛詩注疏 十五之一 小雅 魚藻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心疏有驚至我心○正義曰有禿驚之鳥在於魚梁之上有鳴鶴之鳥在於林

鳥潔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魚為美食驚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鶴之

激然褒也申也皆以遠為尊貴褒以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反卑

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彼妖大之人實勞亂我之心曲

矣○箋驚也至遠善○正義曰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鳥也

故喻申后驚實惡鳥以與褒似今驚言梁鶴言林是舉驚在梁得魚對鶴在林

無魚故知皆以魚為美食為喻也既以食為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褒似而餒

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云戢斂也斂

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云戢斂也斂

左也鳥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

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翼右掩左雌陰陽相下之義

二三其德箋云良善也王無答曠己之善意而疏鴛鴦至其德○正義曰以王

鴛鴦之雄鳥在於魚梁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翼之下為雄下雌之義故

恩情相好以成匹耦夫與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為陽下陰之義故能禮

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為不卑下申后以成夫婦乎之子幽王反無答曠

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而三其行以為於德變易其心志今我申后怨曠

失鴛鴦翼相下之義也○箋斂左至家道○正義曰言斂其左翼是左翼在

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

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也此經載其左

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辨其

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親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兌上咸為夫婦之卦其象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斯石履之卑兮車扁扁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扁邊類反又必淺

○反之子之遠俾我疾兮疾病也箋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疾**疏**有扁至疾兮○正

申后故覩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

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之是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

申后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傳扁扁至履石○正義曰有扁斯石之貌

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為乘石上車履石之貌

扁扁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然今申后履之是其

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

車之石也即此詩有扁斯石履

之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二)

珍儀宋版印

一三五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五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都人士

無隆殺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隆作降釋文云俗本作降

士女淫慾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慾當作恣

則草笠野□人之服

闕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此當有脫字

琇美石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考文古本有采正義

我不見兮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見一本四章同作不字考文古本作弗采釋文但在我心苑結下未明

屬何章也

我心苑結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釋文云苑於粉反羣經音辨苑積也詩我心苑結正義云我心為之苑然盤屈如繩索

之為結矣又云後更苑結標起苑不誤苑結即素冠之蘊結以苑字為是考文古本作苑采釋文正義

則與諸侯之同名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同名當作各同誤倒也

○采綠

妾雖年未滿五十

明監本毛本年下衍老字闕本刪入案此正義不備引也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上九至下人剡添者二字此當云女御八十一

當九夕世婦二十七當三夕九嬪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正義引鄭注如此所剡添者皆非

婦從夫故月紀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故恐放誤是也

謂繫於釣竿也闕本明監本毛本繫下有繩字案所補是也

○黍苗

將徒南行闕小字本相臺本徒下並有役字案釋文云一本作將師旅正義本當是徒役

營謝轉餽之役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餽音運本又作運正義云任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是其本作運依此

大東箋有轉餽其本與此當同正義中亦是運字今本後人改也考文古本作運采釋文正義

以表其名自別人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各當各字誤是也下其所司各異十行本誤與此同

又以罪隸之方參之闕方各本皆作文案文字是也

故故略焉闕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故字案下故字當作箋輒刪者非

○隰桑

盡心以事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之下有也字後磨去考文古本有偶合也

言小人在位無德於民闕本明監本毛本位下有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

案山井鼎云宋板脫此廿八字非也此不當有

枝條其阿然而長美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甚形近之譌下則甚難然十行本誤同

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葉當作長下文可證

中心藏之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藏作臧案釋文云臧之鄭子即反善也王才郎反是唐石經依鄭義磨改也羣經音辨艸部云

藏善也鄭康成讀宋時釋文舊本新本不同賈所見本字或作藏故云然考鄭訓善自當不從艸而藏字在說文新附即王義亦未必不仍為臧有艸者非也考文古本作臧采釋文

○白華

庶子比支孽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孽當作孽下支孽同是也

母愛者子伯服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伯服當作抱矣二字此未論伯服也伯服在下不知者所誤改也

任妃后之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任妃后一本作任王后正義本無可考考文古本作妃后倒誤也

白華野菅釋草云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文誤云是也

亦是茅之類也闕本明監本毛本之作菅案菅字誤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之

其實茅亦不可用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當作非形近之譌

後褒人有獻 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獻作獄考文古本同案獄字是也正義可證

蔡龍所沫 闕本明監本毛本所下有吐字案所補是也

妖大之人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妖於驕反正義云褒姒而言大故言為妖大之人簡今正義所引亦可證釋文本是姤大之人

姤古卯反云本又作妖今各本釋文皆互誤毛居正易之是也此箋文承上箋故言其妖大無取姤義當以正義本為長

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重申后二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注云未燃則樵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燃下有曰樵二字案所補非也此正義不備引

故知宜饗饔之饗 闕本明監本毛本宜下有炊字案所補非也

念子慄慄 唐石經缺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慄慄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慄慄愁不申也亦作慄慄正義云慄慄然欲諫正之是正義本作慄慄也

考釋文於正月北山抑皆云慄慄七感反北山又云字亦作慄月止云慄七感反所以與此詳略互見也五經文字云慄千到反見詩乃依此釋文而定其字當用慄也月出正月抑三篇皆作慄乃得韻考文古本作慄采正義釋文

以其有褒姒之身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其當作興形近之譌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 小字本相臺本者誤也案釋文以不別作音是其本無可字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

以翼知之

爾雅本無正義所添耳考文古本依以改箋則更誤

其行登車以履石

小字本同相臺本以作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亦字是也

今也黜而卑賤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見考文古本同案見字是也

俾我疵兮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疵作疵案疵字是也見無將大車

卽此詩有扁斯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卽當作引形近之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五 (十五之三)

(四八)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絲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臣微

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矜之幽

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絲蠻面延反

下如字飲食上於鳩反下音嗣篇內皆疏絲蠻三章八句至是詩○正義曰絲

同注如字介音界矜音周瞻市豔反○疏蠻詩者周之微賤之臣所作以刺當

時之亂也以時大臣卿大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至

於共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渴則不與之飲飢則不與之食不教之

以事不載之以車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昏亂所致故作是絲蠻之詩以

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為己困而私以責人是王法為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

心遺忘微賤敘其為亂之意於經為總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不肯飲

食教載之為三章下四句是也由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

教誨相對則為二散則相兼故略之以便文○箋微臣至刺之○正義曰以微

大臣故知臣謂士也士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為此大臣遺忘

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所以怨篇大臣遺忘之者以為古者卿大夫

出行士為末介以為賓而作介猶為主而作撥以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擯繼

於卿大夫之上士三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

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

言或容有不困者也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雅

而言刺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時國亂禮廢以下是也

絲蠻黃鳥止於丘

中華書局聚

阿也與者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箋云止謂飛行所止許

厚之德者而依屬○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焉○處昌慮反○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為末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

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俸車○疏○繇繇至載之○正義曰言繇繇然則小

也○罷音皮下同俸車對反別車○疏○繇繇至載之○正義曰言繇繇然則小

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託息焉以鎮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止亦當擇

使則為末介從之而行其道路之上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之恩宜如

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正義曰其義當然今大臣何為遺忘己而不肯飲

食教載之○傳繇繇至於仁○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臣何為遺忘己而不肯飲

貌彘丘云非人為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釋地云大陵曰

阿則丘之與阿為二物矣而以丘為曲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

二物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是丘之曲中也此為大臣無仁心而作故知

引或君知其依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便之當故隨
 文為次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
 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因其文之
 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
 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士無停車故也後車停車者明後為副也夏官戎僕掌倅
 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
 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
 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故以倅言之 緜蠻黃鳥止
 于丘隅箋云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畏不能趨箋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從
 且下同反下同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側箋云
 也丘旁○豈敢憚行畏不能極箋云極至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
 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

不以微薄廢禮焉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粢腥曰餼生曰牽不肯用者

作饗餼許氣瓠葉四章章四句至廢禮焉○正義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
 反腥音星○瓠以刺幽王也以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

饗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蒞羞微薄而廢其禮
 焉言古之人賤者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

毛詩注疏 十五之三 小雅 魚藻之什 一一 中華書局影印

以下見重是今上者棄其禮而不行也今在上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

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箋云牛羊豕至賓客○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

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

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天官內外

饗皆掌割烹之事亨人掌外內饗之爨亨煮肉之名故熟曰饗既為熟則饗非

熟矣傳三十三年左傳曰饗謂生肉未煑者也既有饗饗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

又非熟故知腥曰饗謂生肉未煑者也既有饗饗遂因解牽使肉之別名皆盡

於此此與牽饗相對故饗為腥其實饗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饗

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饗而不與牽饗相對故為

生也凡言禮者皆與人行事經陳獻酢與賓客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

客為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

言嘗之君子謂庶人之賢行者也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也此

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親親也飲而曰嘗者

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蓋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幡孚煩

反亨普庚反注同菹莊魚反行下○疏葉也我君子之○正義曰幡幡然者是瓠之

孟反兌徒外反注同菹莊魚反行下○疏葉也我君子之○正義曰幡幡然者是瓠之

之釀以為飲酒之菹也庶人農功畢君子賢者有酒令人釀此酒我當與父兄

室人嘗而飲之所以相親愛也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尚亨瓠葉而用之今

乃有牲牢饗饋而不肯用故以刺之也○傳幡幡至之菜○正義曰士禮有特

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月斷壺

即言食我農夫彼雖瓠體與此為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申之云庶人有賢行

者○箋亨熟至講習○正義曰序云不以微薄廢禮下連君子有酒故知亨熟

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知君子是庶人有賢行者也庶人而能為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

庶人之葉故知君子是庶人有賢行者也庶人而能為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

畢則閑而無事於此之時乃為酒漿以合會朋友習行禮事講其道藝故也以
 民在田畝必無容暇故知農功畢而為之以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故為酒會朋
 友以講習之此酒為朋友而釀先言嘗之則未與朋友賓客飲也故知酒既成
 先與父兄室人享瓠葉而飲之酒為朋友所作而與父兄先飲是所以急和親
 親亦是為行禮也又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故也以此嘗之言
 故知為酒將以會朋友也無殺羞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兄室人者即
 嘗以美之以此在獻前又無殺羞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兄室人者即
 家內之小大皆是也賓客則加之以羞者明重得兼輕此父兄室人者即
 有莖又有兔為之羞鄉飲酒及燕禮是為大禮雖有牲殺尚有莖鹽明賓雖有
 羞亦有莖故云加之也引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即朋友
 也所會朋友必為講習以非農時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也○有兔斯首
 講藝故引以證之講習必非農時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也○有兔斯首
 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箋云斯白也今俗語
 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
 每酌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土禮立賓主為酌名○兔他故反下同斯首
 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炮本作竈有兔至獻之○毛以為古人行禮
 魚白交反燔音煩近附近之近下還嫁反竈有兔至獻之○毛以為古人行禮
 尚并毛而炮之加火而燔之以為飲酒之羞君子之賢者有酒令酌之我當以
 此酒奏獻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乃有牲牢而不用故刺
 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為異餘同○傳毛曰至獻奏○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炮
 之豚注云燔去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蕉以直之故去毛炮
 之此述庶人之禮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一兔頭耳然案
 炮之也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為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一兔頭若然案
 經有炮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
 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一兔即頭是

毛詩注疏 十五之三 小雅 魚藻之什 二 中華書局聚

不以微薄廢禮也為肉至薄明是并毛炮之不可燼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嘗然也加置於火上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故言獻奏也○箋斯白也又解斯得為白之意今俗斯白以見兔小與毛為異斯為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變為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畜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禮既奏酒於賓乃薦蓋酒之羞羞進也謂既飲酒而進此兔肉於賓也飲酒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微薄廢禮故先述禮羞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酌言言我他法故解之酒我當用之若是以禮合當然不應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酒我當用之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為酌名以直言之每酌道我與賓相充為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不於上章解之者以前直言之故每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賓作嘗亦行禮故亦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言制節卷耳其庶人執薦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實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報者於禮焉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實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報者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疏傳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報者凡炙音隻酢才洛反炕苦浪反何沈又苦郎反○疏傳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報者凡以炙之○箋報者至燔之○正義曰申傳酢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與主人是得主人之獻酌而報之也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種故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醬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炙之若今燒乾牌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釀之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

勸酒○醴市周反道徒報反本亦作疏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醴之初其賓飲
導同復扶又反俗之一本作俗人○疏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醴之初其賓飲
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醴也○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
主人自飲為醴故辨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
之醴猶今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
人故云醴之箋皆準鄉飲酒燕禮而為說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

作是詩也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鄴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漸漸之石三章章

所類反注及後篇將率放此役久病於外一篇作役人久疏漸漸之石三章章

病類衍字鄴音了本又作蓼士卒尊忽反下篇士卒同疏漸漸之石三章章

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其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

荆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征伐之其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

于外故作是漸漸之石詩以刺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也言

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也言

作詩刺之者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己諸侯之身亦病故刺之也定本集本役

下無刺之者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

也荆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荆舒
不至之言為六句之總三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荆舒
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荆舒
不至上二章次二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荆舒
皆下二句是也以詩言命將東征無伐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言不至與叛
之則明由叛而不至其義一也下篇言四夷交侵師旅並起用兵不息則戎狄

亦當伐之但自此篇不言之耳○箋荊謂至士卒○正義曰以楚居荊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為荊州亦以其居荊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荊者非為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楚故以荊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汝荊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荊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荊舒是懲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鄧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高峻箋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廣闊言不可卒服○勞

如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而征伐人謂將率也皇王也荆舒使之朝於王疏

矣○毛以為此時戎狄已叛將率之與其士卒伐而不息言戎狄之地有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

高荆舒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相朝矣○鄭以漸為漸然險峻

伐荆舒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相朝矣○鄭以漸為漸然險峻

之山石維其高大不可登而長矣以興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

之國山川其道悠然而遠維其邦城廣闊又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

卒服武人將率雖受命東征而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傳漸山

石高峻○正義曰以漸連之石為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

貌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連之石為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

勞為遠言廣闊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為勞苦故王肅云

言遠征戎狄役不息乃更漸之高山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

義而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為征戎

狄而言俱是述毛為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若之華序曰西戎東夷交侵中國

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

狄傳又總而注之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為毛說若然卒章上四句至卒

分○者以豕之與月天不伐也知非戎狄之國高山者

服○正義曰狄叛之不言征伐我狄疆不可伐也高山又荆舒之地山者

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我狄疆不可伐也高山又荆舒之地山者

漸之石高也則知維其勞矣是山川悠遠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所

也廣闊遠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遠而作勞字者其不可卒服故下句言不能正之

也毛并注四句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遠

下事發端也乃并言以四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

得全無所陳故以上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

之惡為甚是詩所主上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

共為一喻故皆以為荆舒焉○箋武人至於王○正義曰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

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王釋言武人至於王○正義曰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

能正荆舒使朝於王肅云武人至於王○正義曰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

以困多為不暇脩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為然正以詩中諸言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卒竟沒盡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

罪回反崑五回反本武人東征不皇出矣箋云不能正之令疏毛以為時遠征

作崑處昌慮反下同武人東征不皇出矣出使聘問於王○疏毛以為時遠征

毛詩注疏 十五之三 小雅 魚藻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戎狄戍役罷勞言戎狄之地有漸然險峻之山石我等登之維其終竟言當

徧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其間悠然而已為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

由軍役而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為禮也○鄭以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

於軍役而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為禮也○鄭以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

道里悠然而長遠雖往戎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

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同故沒為

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詁又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同故沒為

盡也此經卒沒之義略同而維其異者維其言已行當竟之則卒亦石之

不可盡勢相接也○箋卒者至盡服○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

形也故讀為萃釋山云萃者屢屢郭璞曰謂山峯頭巖者箋云萃者崔嵬謂

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為說也上章言勞勞廣闊此言不可盡服亦

勢相接故上箋云其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水波箋云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

不可卒服意取於此○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水波箋云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

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烝牧之處與衆豕涉

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於豕○蹄音的都歷反烝之丞反將久雨一本

作天將雨能奴代反本又作耐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孩古哀反躁子到反

離力智反縵音連一本作灑力安反悍下且反○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陰

從木音同連音連一本作灑力安反悍下且反○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陰

星則雨箋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以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

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王甚也○滂普郎反沱徒何反注同濁直角反又音既

晝本又作濁○武人東征不皇他矣箋云不能正之令其守而豕至他矣○毛

見賢遍反○武人東征不皇他矣箋云不能正之令其守而豕至他矣○毛

狄役人勞苦而有豕豬之白蹄進而涉入水之波漣之處矣是在地為將雨之

徵也又直月更離歷于畢之陰星在天為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大雨使其

一七〇

水滂沱而威矣已等役人竭之尤以破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為甚苦之辭也

又王之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有他事矣故不

街相朝為禮也○鄭以爲荆舒之人似衆豕其君猶白蹄者豕之性能水又唐

突難禁制以荆舒之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豕之白蹄者領其衆豕難

其縉牧之危矣豕性本自能水波漣矣以與荆舒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

亂亡之危矣豕性本自能水波漣矣以與荆舒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

此水彌唐突而難制以喻荆舒本自好亂王又為不善之政以加陵之矣荆舒

既被此政彌彊梁而難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為他矣千犯王命是

為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為他矣千犯王命是

詰云烝進也言進涉是訓烝為進也毛以下經月難於畢為兩微類之則此亦

兩微也○箋烝衆至於豕○正義曰烝衆釋文豕之性為兩微言役人遇雨之勞

苦也○箋烝衆至於豕○正義曰烝衆釋文豕之性為兩微言役人遇雨之勞

兩微也○箋烝衆至於豕○正義曰烝衆釋文豕之性為兩微言役人遇雨之勞

毛詩注疏

十五之三 小雅 魚藻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
 洪範注云風土也為木妃兩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
 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時好故也鄭知然者
 以庶徵曰兩曰陽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時雨若又時陽若暫時燠若謀時
 寒若聖時風若此肅又哲謀聖本之五事則肅由貌也為木又由言也為金哲
 由視也為火謀由聽也為水聖由思也為土故五行傳以為貌屬木言屬金視
 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為次鄭由此故云兩木氣也春
 而施生故木氣為兩也陽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陽也燠火氣也寒水
 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為風以此知
 風土兩木皆從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己性也此庶徵寒燠即晦明也加
 之以陰則為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極故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逵
 服虔因此及春秋緯之文即陰屬東方兩西方又云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
 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為當餘甚謬矣失之於書傳也○箋將有至王甚○正
 義曰此與上經相接為喻言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是豕彌得性益
 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好叛加以王之不善是彼彌得志益難威服本言滂沱
 之喻唯此而已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從天為大雨是滂沱
 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為不善然後荆舒背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
 者事之初猶物之萌芽漸而成大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沱是疾此雨之
 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王之甚鄭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
 矣何須言使也○箋不能至王命○正義曰他者謂職分之外橫為餘事棄其
 所守干犯王命是為他矣故知不能正之
 令其守職不干王命即干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

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

夷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若音條徐音疏若大夫將師出見戎

韶草名華音花距音巨難乃且反下之難同近附近之近疏句至是詩○正義

曰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者下篇序曰西夷交侵中國則蠻狄

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即序首章上二

句之即首章以下二句是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傷已

逢之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己傷乃覆言可傷之事故言因以饑饉於下明其

彌是則傷各自為義次也箋師旅並至危亡○正義曰以四夷在中國之外從

外內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

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周禮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然

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也知大夫將師出見戎狄之侵周

者以序云傷己逢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應如此深恨

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侵而發憤閔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

國大夫自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是於時召

王臣未出不得逢之也逢之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

之華芸其黃矣與也若陵若也將落則黃箋云陵若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若

黃猶諸侯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心之憂矣維其傷矣箋云傷者謂疏

○芸音云沈音運夏戶雅反下同罷音皮心之憂矣維其傷矣國日見侵削則苦

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疆國威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莫則將落落則苦

軒特立矣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威忽見如此之哀故

我心為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傳若陵至則黃○正義曰釋

毛詩注疏

十五之三

小雅 魚藻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草云若陵若黃華葉白華芟舍人曰若陵若也黃華名蘂白華名芟別華色之

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蒔一名陵若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

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初不染黃矣箋云陵若至孤弱則全變為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

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若至孤弱則全變為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

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

芸為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箋陵若至孤弱則全變為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

皆以時事驗知若之幹喻京師華猶諸夏者以序云交侵中國即九州之諸夏

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之衛幹如諸夏之衛京師故知幹如

京師其華猶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襄四年左傳

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會裔也今而

始大比於諸華是或謂諸夏為諸華也謂之夏者夏大也以其中國有禮義之

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是也華黃落則若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

罷病將敗則若之華其葉青青若之華衰而葉見青然箋云京師以諸夏為障蔽今陵

京師孤弱也○若之華其葉青青若之華衰而葉見青然箋云京師以諸夏為障蔽今陵

臣當出見也○青青子零反注○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箋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為

同鄭章亮反見賢遍反下同○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箋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為

生也自傷逢今世○疏若之至無生○毛以為上言華將落故於此言已落言陵

之難憂閱之甚○疏若之至無生○毛以為上言華將落故於此言已落言陵

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唯有其臣當出見耳是戎夷之亂侵敗諸夏諸衛喪

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喪

敗不如己之本無生也自傷逢今世○疏若之至無生○毛以為上言華將落故於此言已落言陵

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然以興周室之外諸夏其師既已罷矣獨王黃華

當出見華已衰而葉青○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感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

同○傳華落葉青○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感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

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然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衆矣尚不能禦之王

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取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衆矣尚不能禦之王

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然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衆矣尚不能禦之王

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取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衆矣尚不能禦之王

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為諸侯未敗此為已敗下所以言亡為事之漸也宣王

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

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箋京師至出見○正義

曰既言若之華又言其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葉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為郭

蔽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者以經仍云蒼之華則華猶

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夏未為皆亡不可王以逢時多難非己所為詩人之甚

○正義曰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為我王者以逢時多難非己所為詩人之甚

當自責故知我為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己不用也○羊墳首三星在鬻○牝羊

生生非己所裁而以生為恨故知己自傷逢今世也○羊墳首三星在鬻○牝羊

也墳大也鬻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鬻言不可久

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鬻

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鬻言不可久

云反鬻音柳本又作鬻牝頓忍反笱音苟復扶又反○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鬻

日治

少而亂日多箋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

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鮮息淺反治直吏反○疏○羊墳首言無是道也

室將亡今牝羊而責其大首終無是道也○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鬻言不可久

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耀在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不可久也○羊墳首言無是道也

室之亡期將至欲望其存亦不可久也○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鬻言不可久

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鄭下二句為異言時師

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宴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乏少無可以

餼之是以可以傷也○傳羊至可久○正義曰釋畜云羊牡務牝牝羊故知牝

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箋

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笱之間斃見心星之光耀須臾即過故言不可久也○箋

無是至須臾○正義曰以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閔

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箋今者至飽之者○正

義曰鄭以幽王時恆多禍亂會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

之故作是詩也

音佩疏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上言下國後

下有德者皆是也言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不息上二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虎兇及狐止有獸耳言禽以

足句且散則何草不黃何日不行箋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

讎亦名禽也何草不黃何日不行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間

將率何日不行乎何人不將經營四方言萬民無何草至四方○正義曰言

言常行勞苦之甚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不從役疏天下之人於草生正月之

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矣去草生至於草

黃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何人而不

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為將之以經營也是非直將率為勞萬民

又甚苦焉○箋用兵至之甚○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草不黃是

見黃而怨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嗟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

期行者觀物而思故去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至歲晚矣

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革變死生

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是其勞

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言何日不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草不玄何

人不將為人將則是士卒也下句既為士卒知此為將率也何草不玄何

人不矜箋云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

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矜古頑反注同矜魚列反

復扶哀我征夫獨為匪民箋云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

何草至匪民○正義曰將率以草黃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

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為矜夫也既久不得歸也○箋云赤至之矜○正義曰鄭

亦是民當休息何為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箋云赤至之矜○正義曰鄭

於冬官鐘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緞緇之間其六入者與三入赤三入黑故云

玄赤黑也春秋元命苞稽耀嘉色皆云夏以十三月為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

時草牙擊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月為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

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

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

皆老佺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者同故謂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

端書亦謂之有鰥在下矜與鰥古今字○箋古者至民乎○正義曰隱五年穀

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

苦故也今草玄至於黃黃又至於玄莽年不歸是為非民言其不厚之也

兕匪虎率彼曠野兕虎野獸也曠空也箋云兕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不得歸常

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行之夫朝

夕常行而不得閑暇○傳兕虎野獸○正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

役人不宜在野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為鎧釋獸云

兕似牛某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青色重千斤是也○箋兕虎比戰士

○正義曰序云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棧之車則

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有芘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芘小獸貌棧

虎比戰士取其猛也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五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縣蠻

止於丘阿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於作于案于字是也下二章皆作于可證此因傳作於而改經也靜女著權輿經皆有於字者用字不畫一之例

○瓠葉

掌外內饗之饗烹煮肉之名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外內誤倒案肉上浦鏜云當脫饗是煮三字是也

故熟曰饗既為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饗下當脫一饗字是也

飲食而曰嘗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食作酒考文古本同案酒字是也正義可證

而享庶人之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葉當作菜形近之譌

故去毛炮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去作云案所改是也

臣有炙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臣當作且形近之譌

猶今俗之勸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人案釋文云俗之一本作俗人正義云猶今俗人勸酒者是其本作人字考文

古本俗下有人字采正義釋文而誤合之也

其賓飲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賓當實字誤

○漸漸之石

役久病於外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衍字正義本有正義云定本集注案釋文云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

誤 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考文一本作役人人病於外更

皇王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王作正考文古本同案正字是也正義云皇王釋言文亦正字之誤

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病字當衍也因衍此而下有脫故剏添之餘亦多此類

不皇出矣

唐石經以下同考文古本皇作違案鄭訓皇為正則經字自作皇王肅以不暇說不皇亦是就皇字而異其義耳不知者乃改經為違誤

之甚者也

戍役罷勞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戍作戎案戎字是也

不暇出而相與為禮也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也作矣案所改是也

將久雨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將久雨一本作天將雨考正義但云將雨不云久雨是其本將雨與一本同也

四蹄皆白曰駭

按釋文作駭正義則作駭二家之本不同分按其書可了然矣正義以駭說駭文理甚明

今離其繒牧之處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繒下云爾雅豕所寢曰繒方言作槽從木正義引爾雅作槽云繒與槽音義同是鄭箋無

從木之本也說文木部無槽字爾雅釋文云舊本多作繒帛字是鄭讀爾雅自從糸後乃依方言改從木耳考文古本作槽采釋文正義中之字而未之考也

則白孩亦不知幾蹄白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躡誤孩是也

白躡名之為駭 闕本明監本毛本駭誤孩○按此作孩不誤觀上文引釋獸四躡皆白孩下文駭與孩字異義同可見

某氏曰臨淮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爾雅疏之作人是也

然從天為大雨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從當後字誤是也

○苕之華

下篇序曰西夷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四誤西是也

則苕幹特立矣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初刻幹後改幹下同案所改非也幹即正義今字

以諸夏為障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鄭章亮反正義中字同考此字當用鄭見五經文字

三星在雷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又作雷誤字耳考文古本采之非也

○何草不黃

言萬民無不從役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不矜上以數起作音云所角反當在此上各本注皆無之未知其本何屬也於正義無文

當是其本無此不與釋文同矣

始春之時草牙孽者

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孽作藥明監本同毛本牙誤芽正義中字同案釋文云牙藥魚列反孽即藥字耳

九月萬物草盡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草疑畢字誤是也

故以比棧車輦者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輦者一本作輦車以正義考之其本作者者字是也一本誤考文古本采而倒之一本

采之而去棧車二字皆非也

與其輦輦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上輦當輦字音九玉反是也

一檉一鋤

閩本明監本毛本檉誤種

中之言服車五乘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之當作車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四九〕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毛詩大雅陸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據盛隆之時而推序天命上述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

正大雅焉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受命作周也立周邦而王于天下制文王七章章八句○文王

詩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詩以歌述其事也六章以下

下為因戒成王言以殷亡為鑒用文王為法言文王之能伐殷其法可則於後

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總之○傳受命至周邦○正義曰言受命

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身雖舊邦其命維新

謂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為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為天子故為受

天命也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錐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靈圖云

地織緯注說皆言文王受洛書而云法地之瑞者以河洛書也然則河圖由天洛書自

後世創基之王雖無河洛符瑞皆未得九州以其得有天下是命與之故此亦云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得有天下是命與之故此命毛無明說鴟鵂之傳謂管蔡為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

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
 就劉歆作三統曆考上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
 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王九
 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八十九年其即諸侯之位已四十二
 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
 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
 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
 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邾三年
 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
 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
 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伐耆明年伐邾明年伐崇侯虎而
 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邾伐崇侯虎不次要亦七年崩
 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爲說故洛誥注
 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爲七年之事中候我
 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運期授引
 河圖曰會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節注云周文王以戊午節二十九年受
 命易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
 云入戊午節二十九時赤雀銜丹書於天下受錄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
 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而命之也鄭知然者易乾鑿度云入戊午節二十
 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
 此改猶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由此而論既云入戊午節二十九年雖
 連以伐崇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錄應河圖則二十九之文爲受命而發受錄者即
 謂受丹書王命之錄也以此知入戊午節二十九之文爲受命而發受錄者即
 言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然後始言受錄者以文王之時所爲大
 專唯此而已此由天命而然故既言受命之年即言所爲之事下乃繼以受錄
 應河圖此等之事皆由受錄而爲之故受錄之言與二十九文不連耳是類

謀亦先言伐崇然後言受赤雀丹書亦以伐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乾鑿度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使戊午為己塞水是明倉精絕殷之象也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部火子又火使戊午為己塞水是明倉精絕殷之象也是言文王受命在戊午部之意既言入戊午部二十九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四歲矣是鄭以受命元年也受命之月己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王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十四歲矣是鄭以受命元年為入戊午部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晉校之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正月六日得甲子譜云以晉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又中候維師謀云唯王既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豐也即云至磻谿之水呂尚釣崖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矣所以言七年者以本丹書命云雒授金鈴師名呂故得命即望之今受命六年而言望公七年通得命之年數之故七是得命之後明年改元鄭所參校於茲明矣若然鄭於金滕之末注云文王年十五生武王又九十七而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若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年八十三至十一年觀兵得魚之時武王年八十七矣至九十三年而終則通數取魚之年乃得為七年鄭云文王得赤鳥武王年八十七矣至九十三年正名號耳我應說文王以其年數者文王改元須得歲首為之武王未及改元唯須故太誓說武王升冊稱皇太子得魚曰我終之後恆稱太子河洛復告邈朕稱王王同也如上所說受赤雀之命必是歲在戊午部二十九矣案乾鑿度云曆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四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之命為天子以曆法其年則入戊午部二十四年矣歲在癸丑是前校五歲與上不相當者其算當云二百八十五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部二十九受錄之言足以可明故略其殘數整言二百八十而不

毛詩注疏 十六之一 大雅 文王之什 中華書局聚

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年者依三統曆七十六歲為一節二十
 節為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為
 初節以後壬午為節三也辛酉節四也庚子節五也己卯節六也戊午節七也
 從此以辛卯節十四也庚午節十五也己酉節十六也戊子節十七也丁卯節
 十三也辛卯節十四也庚午節十五也己酉節十六也戊子節十七也丁卯節
 十八也丙午節十九也乙酉節二十也一紀之數終而復始紀還然今乾鑿
 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
 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歲即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
 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等六節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即
 入戊午節二十四年更加五年為二十九年受赤雀之命若推太歲即以六十
 除積年其受命之年太歲在戊午若欲知日之所在乘積年為積日以日行一
 百六十歲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是戊午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其年當三
 百六十年矣而雜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五
 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學多聞周天三百六十五年因誤而加徧校諸本則
 無五字也或以為文王再受天命於戊午節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
 書若如此說於易緯之文上下符合於中節二十四年受洛書二十九年受丹
 緯所言文王之事最為詳悉若赤鳥之外別有洛命則應有文言之事只言赤雀
 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候而我應及雖師謀皆說文王之事只言赤雀
 丹書不言更有命詳檢諸辭亦然易通卦驗曰赤雀丹書春秋元命苞曰
 鳥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類謀曰赤雀丹書春秋元命苞曰
 鳳皇銜丹書於文王之都皆言丹書鳥雀而已會無斥言別有他命鄭言落書
 即丹書是也然鄭何處得洛書之言乎說者雖云再命既言七年而崩則亦
 赤雀命後始改元矣若二十四年已後受洛書所以不即改元而待後命何也
 且鄭云受洛書之命為天子若前命已為天子後命更何所作既天已使為天

始反乃勞之當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即歲暮伐者故稱五年伐者也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形已露紂當與之為敵非直咎
惡而已若己稱王顯然背叛離紂之愚非寶能釋也又書序周人乘黎之明始
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戲黎若己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伊之明始
識之也且其篇仍云西伯明時未為王是鄭意以為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
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為改此是鄭意以為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
內建元久矣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行之亦是稱王之迹故
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始稱王矣正
以改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非無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
然則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
紂尚存雖於年為晚而時未可稱故為早也時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
稱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稱王非為早欲以一人心固臣下是早稱之意也然
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禱王制云天子將出征
類乎上帝禱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
崇之後尋即稱王於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改
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改
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定故召
誥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為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
月故也然則從是以後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太公無經正文言其得之年月
維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
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姜里是文
王被囚之年得三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崇密須犬
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
公也皇甫謐以為未受命時已得太公羣言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伋為
王舅則武王之為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為武王取其女也又
正室且文王為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應便為武王取其女也又

書傳之美太公言其顯佐文武身有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宣其力亦何功

解述而使若武王承父舊基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杖鉞之勞不足

年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宜生等知而招

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盡往歸焉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司

馬遷馳聘古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其事周所以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校

未已受正之尚書帝命驗曰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饗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則文

王克紂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在上也於數

辭昭見也箋云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

君天下也崩謚曰文○於音烏注及下於緝并注皆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著

珍慮反謚音慎也○於音烏注及下於緝并注皆同見賢遍反下著見同著

之行終始悉錄之以為謚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韋來胥字而國於周王迹

起矣而未有大音泰後大王皆同○有周不顯帝命不時也顯光也不顯顯

者矣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也箋云王升接天下接人

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光明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也箋云王升接天下接人

毛詩注疏

十六之一

大雅文王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所命為是矣又美文王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
 察天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為從而行之○傳在上至數辭○正義曰
 此言於穆清廟乃云於者數之是於為歎辭也尚書注云於者鳴聲則於鳴古
 引於穆清廟乃云於者數之是於為歎辭也尚書注云於者鳴聲則於鳴古
 字耳○箋文王至曰文○正義曰下言其命維新則此未受命時事故鄭本而
 言文王初為西伯未受命之時已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為天所命也言
 初為西伯以對後為王總受命之前為初非謂為西伯之初耳以言在上著見
 于天明治民之功見也故知有功於民其德著見于天言著見者為天所加美
 而知之故天命之為王使為君於天下至美之○正義曰言大王自幽來相其
 天子禮弓上曰死謚周道也○箋大王至美之○正義曰言大王自幽來相其
 可居之處而為國於周大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舊邦也既宮云實始翦商是
 王迹起焉國語言周之興也鶩鶩鳴於岐山雖為周興之兆而未育書文授之
 之位是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諸侯國名變而為天子國名是其改新
 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傳有周周也時是也○正義曰以周文單
 故言有以助之烝民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皆同也○正義曰濟為有
 濟傳疊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時是釋詁文○箋昭有周皆同也○正義曰濟為有
 文王德著為天所命故反其辭以結之言又是者言周德既明天命復是對上
 句故言又也王肅云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傳言文至接人○正
 義曰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
 謂與之交接天則恭敬承事以接之人則恩禮撫養以接之○箋在察至行之
 ○正義曰此言文王之接天而云在帝左右明是祭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
 觀知天意解在帝也順其所為從而行之解左右明是祭天動作而效之言文王
 故順其所為而效之○禮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勉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箋云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
 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曰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

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音尾問

注同哉如字毛載也鄭始也左傳作載本又作載同數音孚施始歧反適音的

字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臣不世顯德乎也者世祿也箋云凡周之士謂其

至亦世○毛以為疊疊乎勉力勤用明德不倦之文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譽

為人所聞日見稱歌不復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於是又載行周道

致不問天下以此德澤流於後世繼言由文王功德深厚故福慶延長也文王之

德不問德及子孫而已凡於周為臣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德而亦

得繼世食祿言文王德人及朝臣所以常見稱識行復已止也○鄭唯以哉為

始侯為君為異言文王能數陳恩惠之施令德著于天子遂受天命而造始周國

由此故為天下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子其本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得百

世餘同○傳疊疊至支子○正義曰疊疊勉也釋詁云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

言栽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釋詁哉維侯也

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故能載行周道致有天下維文王孫子受而

行之美其及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大宗與支子相承百世之道○箋云始

至百世○正義曰哉始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宜為造始周國

疏

毛詩注疏 十六之一 大雅 文王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亦可以兼士也凡為總辭顯為光明故言謂其臣有光
 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以重其功勞故也傳言世祿箋言在位者以言亦世
 者亦前本支百世也百世謂繼世在位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之長在卿大夫
 舉輕苞重耳不謂不得世世也文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之長在卿大夫
 之位若武王以後則大封羣臣或為列士諸侯或為王朝卿佐維為王朝之臣
 其大功亦得世之後故直言世世在位而不辦其內外也郊特牲及士冠禮云繼
 世以立諸侯象賢則封為國君固當世矣其卿大夫有諸侯乃領世也王制言
 天子之爵內諸侯祿也主云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也曰大
 夫不世爵注云諸爵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賢也又
 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卿大夫正法不得世也異
 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讓
 尹氏齊氏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讓
 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諱案易爻位三為三
 公二為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
 胥及逸勳予不敢動用非罰世世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
 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任者世
 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夫世祿為常雖以世祿為常而有大功德
 亦得世位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鄉歲膏育云公卿之
 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大大功特命則得世位也白虎通曰諸侯
 繼世者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故
 也此託之陰陽之義其實諸侯以大大功而封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世之不顯
 欲令非賢不可所以不世也其得世者又違常法以大大功而許之耳世之不顯
 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
 翼翼恭敬思辭也皇天楨
 幹也箋云猶謀思願也周
 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為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濟濟
 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之幹事之臣○慎音貞為干為反下天為此同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

濟濟多威儀也○濟文世之至以寧○毛以為因上不虧亦世

其德乎言其世世有光明之德故也以有光明之德其為君之謀事則能翼

然忠誠而恭敬也所以得有此臣者天以周德至威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

多衆之士生之于我周王之國我周王之國能生此賢人收而用之則維是我

周家幹事之臣臣能幹事則國以又安故歡美之此濟濟然多威儀之衆士文

王以安寧言文王得此臣之力思語辭不吝鄭以思為願言此世顯之臣

非直謀事恭敬又推誠恕物所及弘廣乃思願皇天令其多衆之士生此我王

之國得與我周家為幹事之臣此世顯之人謀則忠敬心則誠信故歎美之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士還謂世顯之人與思皇多士維天之以此覆世顯之

至皇天○正義曰得謂云翼翼恭也敬是恭之類故連言之以此覆世顯之

人不宜更有所思故以思為辭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維天乃然皇者天號

故皇為天也王肅云言天思周德至威故為生衆士於此周國王國能生此衆

美之士維周以之為慎幹也○箋謂謀至之臣○正義曰猶謀釋詰文以思之

為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為辭故易傳以意之所思必情之所願故以

思為願朝廷之士多奸忌賢能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之

疏

文世之至以寧○毛以為因上不虧亦世

其德乎言其世世有光明之德故也以有光明之德其為君之謀事則能翼

然忠誠而恭敬也所以得有此臣者天以周德至威欲使羣賢佐之故皇天命

多衆之士生之于我周王之國我周王之國能生此賢人收而用之則維是我

周家幹事之臣臣能幹事則國以又安故歡美之此濟濟然多威儀之衆士文

王以安寧言文王得此臣之力思語辭不吝鄭以思為願言此世顯之臣

非直謀事恭敬又推誠恕物所及弘廣乃思願皇天令其多衆之士生此我王

之國得與我周家為幹事之臣此世顯之人謀則忠敬心則誠信故歎美之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士還謂世顯之人與思皇多士維天之以此覆世顯之

至皇天○正義曰得謂云翼翼恭也敬是恭之類故連言之以此覆世顯之

人不宜更有所思故以思為辭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維天乃然皇者天號

故皇為天也王肅云言天思周德至威故為生衆士於此周國王國能生此衆

美之士維周以之為慎幹也○箋謂謀至之臣○正義曰猶謀釋詰文以思之

為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為辭故易傳以意之所思必情之所願故以

思為願朝廷之士多奸忌賢能故嘉魚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之

毛詩 卷之十六 大雅 文王之什 卷之十六 大雅 文王之什 卷之十六 大雅 文王之什

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箋云穆穆乎文王有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為此命之使臣有殷之子孫○緝七入反熙許其反假

古雅反○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云麗數也威德不可為衆也箋固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云麗數也威德不可為衆也箋

徒倚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疏穆穆至周服○毛以

王也既有天子之容矣於呼美哉又前於有光明之德臣有敬之其敬光明之

德者而甚堅固哉言尊賢愛士心能堅固故天命之使臣有商之孫子而代殷

也○鄭唯為君言商之孫子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為異餘同○傳穆穆

至假固○正義曰穆穆美釋詁文又云緝熙光也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故

傳連明言之○正義曰穆穆美釋詁文又云緝熙光也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故

箋穆穆至子孫○正義曰於為歎美之辭故言於美乎言又能敬其光明之德

以文王身有聖德復能敬人故言又也直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為辭也大

學引此詩注云敬其所以自處止緝衣亦引此注云敬其容止者彼各有所證

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熙敬止明有緝熙之德者敬之故言敬其光明之德假

命使臣有商之子孫謂使之為臣以爲己有即下云侯服于周是也○傳麗數

至為衆○正義曰以億是數名故知麗為數也德之小者猶可以衆敵之威麗數

不可為衆言德威則難為衆故雖多而服周深美文王言非衆所敵王肅云商

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威德不可為衆毛於上章訓侯

為維則其意如肅言也○箋商之至如德○正義曰以舉多而服文王故知不

徒億也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況其子孫乎而云不知不

後者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為君者也九服者

大司馬大行人千里之畿外每云又其外五百里即侯甸采衛要夷鎮蕃是也此亦據在後言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古而有故禹貢有

甸侯綏要荒五服畢陶謨所謂弼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箋

成五服是也但不知夏殷服名耳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則見天命之無常也箋

則去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殷士殷侯也周人尚美將行京大也黼

白與黑也皐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箋云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其

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疆裸古亂反黼音甫况甫反字林作

緇又火于反增敕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當念女祖為之法王斥成王之進才刀

亮反夏戶雅反疏以商之族類變為周臣如是則見天命之無常去惡就善是

反為之法疏以商之族類變為周臣如是則見天命之無常去惡就善是

無常也命既無常故殷之諸臣多士皆有壯美之德見時之疾於周祭宗廟則

助其灌鬯之禮而行之於京師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貳心也因其服周之事而

言文王之寬此殷士其為裸獻行禮之時常服其殷所服黼衣而皐冠也文王

若以疆服之則當改其衣冠令之從己今仍服殷冠明其自來歸從文王以德

服文王乎言當念汝祖文王之威德服衆為戒成王之言之進用臣法可無念汝

祖文王乎言當念汝祖文王之威德服衆為戒成王之言之進用臣法可無念汝

毛詩

注疏

十六之一

大雅文王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以將為送則此言裸將亦宜為送但裸時送於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
 京大釋詰文桓九年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
 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此京亦許京師故訓為大也冬官續人云白
 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績繡之飾則殷學亦不以黼為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
 器云冕諸侯九旒注云似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
 已舉一章而表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學夏收故知學殷冠也既
 以學為殷冠更取二代以明之故言夏后氏曰收居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冕
 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報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
 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弁師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大名也○箋殷之至以
 疆○正義曰殷臣壯敏來助周祭裸將是也王肅亦云殷士自殷以其美德來
 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也然宗廟之祭以裸為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
 將主人之事矣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
 助王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助祭耳不必專助行裸也以祭言
 之矣此周人尚臭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裸也以祭言
 已代而服舉其本故云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疆本以德服之而來不
 以威攝使至何者若為畏威當改從其周服今服其故服是慕德而來故也武
 成云大邦畏其力此言不以疆者彼美文王有威可畏耳其實文王化人先以
 德故言不以疆也此文王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若制禮之後皆從時王
 之法唯二王之後服其故服可也○箋今王至成王○正義曰以承上文王進釋詰文
 無念是反而言之故云念也○箋今王至成王○正義曰以承上文王進釋詰文
 道而先念之美文王實成王之祖故曰斥成王也此美文王之詩當以時王之
 解述先祖之美不應篇末更戒成王而以戒成王者以下章云殷之未喪師
 宜鑒于殷是時已滅舉以為鑒若文王之時則紂實未亡不得為戒又卒章云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是欲使後世法文王也下言文王之道可以與後世為法
 此文王即無念爾祖明是上念美文王可以戒成王也傳不明意當同鄭無念
 文王即無念爾祖明是上念美文王可以戒成王也傳不明意當同鄭無念

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聿述承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

則福祿自來○聿于必反○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帝乙己上也箋云師衆也

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

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也○喪息浪

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以駿大也箋云宜

鏡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駿音峻又音俊易毛以岐反不易

而無念至不易○

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

毛以為作者成

成王既無不念汝祖文王進臣之注當述而脩行其德王當云長我當為之者

我所配天命而行也又當告庶國云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言勤脩德教福自

歸之又陳所以我當長配天命而行之者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衆心之時其

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行則天之不能配天命令臣民叛而歸我我宜鑒鏡于殷

觀其王之賢愚以為戒而行則天之不能配天命者多衆之福也○傳聿述至多

異以爲王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天之不能配天命者多衆之福也○傳聿述至多

福○正義曰聿述言我永長皆釋詁文也直言配命知是長配天命者以下三

克配上帝故知配配天命也言爾國亦當自求多福者以上章說侯助祭還

是殷侯念祖自求多福是戒人之辭故知還戒此殷侯衆多故謂之庶國也○

箋長猶至自來○正義曰長雖異理通不若常爲便故猶焉以戒成王宜以多

福與配天相成故不爲庶國也又言字不訓爲我○傳帝乙己上○正義曰以

失衆而卒亡天下者紂也經云未喪故知帝乙以前其間雖行有善惡不喪衆

心故能配天以王者爲配在位不失則能配之故酒誥云自成湯至於帝乙罔

不成王畏相舉未亡以駿亡者耳其責以前非無惡者故無逸說殷之三宗之

後云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是有惡者矣○傳駿大○正義

曰釋詁文○箋宜以至改易○正義曰鑒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駿爲鏡知

存亡言天下之大命不可改易者諱天意善

者與之惡者去之此命一定終不變改也○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

虞殷自天子過止義善虞度也箋云宣徧有又也天之命已不可改易矣當使

天之義而施行之○過於葛反或作謁音同韓詩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

文王萬邦作孚載事刑法孚信也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疏命之至

毛以為戒成王身而己欲令後世長行之長行常須戒懼此善當垂之○疏作孚○

止於汝王之身而已欲令後世長行之長行常須戒懼此善當垂之○疏作孚○

當順天因說天難傲傲上天所為之事無聲音無臭味人耳不聞其音聲鼻不

聞其香臭其事冥寞欲傲無由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萬國作

信言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鄭唯宣昭義問為異以為汝當徧明

以禮義問老而有成德之人餘同○傳遏止義善虞度也○正義曰以上已有所行之事下復言

之故知宜為也○蕩曰雖無老成人謂老而有成德者也○殷王之能順天者

謂成湯與三宗耳○前文以賢愚為戒而不言脩其道以不亡為配天非皆順天

與此意異也此又度其殷王之自從也從又為順故言順天之事○傳載事刑法孚

信也○正義曰以其說天之事故載為事也刑法孚信釋詁文○箋天之至香

臭○正義曰以其說法文王故知為難知而言也凡言聞者謂耳所知也香臭

非聲云鼻不聞其香臭者但以知其氣故借聞名之中庸注云無知其臭氣者聞即知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六之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文王

言文王之能伐殷 閩本明監本毛本伐作代案所改是也

年八十九年其卽諸侯之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下年字當衍文是也讀九字斷句

二年伐邾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邾當作邾下二邾字十行本不誤

易類謀云 毛本同閩本明監本易作是案皆誤也當作易是類謀曰

乃爲此改猶如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猶上當有應字讀以改字斷句

得魚卽云俯取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云下浦鏜云脫王字是也

終而復始紀還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重紀字紀紀還然者每紀還甲子等二十部比前爲然也浦鏜云紀還然三字疑

衍誤甚矣

有人侯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牙當牙字誤與下步願相叶是也

湯登堯臺見黑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烏誤鳥非也節南山正義云若湯得黑鳥是其證

故圖者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云故得圖者錯誤耳

其命維新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惟後改維案初刻誤

也者世祿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上也字作士案士字是也
正義云仕者世祿易士為仕而說之耳考文一本采之非也

不問本宗之子皆得百澤相繼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支誤之澤
當世字誤是也

言文王德人及朝臣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人當作又形近之譌

所以常見稱識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識當作誦正義下云令長見稱誦
是其證也

行復已止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行作不案所改是也此互易而誤見下

釋詁哉維侯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哉作文案皆誤也此當作云與下云互
易

美其及支子孫

闕本明監本毛本及作本案所改是也

箋云始至百世

闕本明監本毛本云始作令善案所改誤也此云當作哉
與上哉互易

不能敷陳恩惠之施

闕本明監本毛本不作以案所改非也此不字當與
上行字互易山井鼎云宋板作亦當是剗也

舉輕苞重耳

闕本明監本毛本苞作包案所改是也

故經譏尹氏齊氏崔氏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齊下當衍氏字齊崔氏
在春秋經宣十年也王制正義無引不備耳

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
浦鏜云上不字衍掩誤絕皆非

也正義引自如此

則是我周之幹事之臣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之作家案正義云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又云故云

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未知其本作家或自爲文也輒改者非

裸將于京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裸誤裸下同

言之進用臣法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言當作王

如早來服周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如作知案所改是也

故不忘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忘作亡考文古本同案亡字是也

言爾國亦當自求多福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爾下當有庶字

舉未亡以駿亡者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駿疑駁字誤是也

珍倣宋版印

11011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二]

[五十七]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疏大明八章首

七章皆六句三章五章六章卒章皆八句至武王○正義曰作大明詩者言文

王有明德由其德當上天故天復命武王焉言復更命武王以對前命文王言

文王有明德則武王亦有明德互相見也此經八章毛以為從六章上五句長

子維行以上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文王有明德

天命之事也篤生武王以下說武王有明德天復命之故云保其母述武王之功

商是武王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追本其母述武王之功

則兼言其佐文王則天生賢配武王則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辭所汎及

鄭唯以首章并言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殷與下為總目餘同○箋二聖

至大明○正義曰以經有明無大故解之也聖人之德終始實同但道加於民

化有廣俠文王則纒及六州武王徧被天下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大於民

其益大故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於天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

曰大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於天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

徵應炤炤見於天謂三辰效驗○赫呼伯反恐也應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

應對之應炤炤遠反本或作灼皆之設反見賢遍反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

殷適使不挾四方矣忱信也紂居天子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箋云天之意難信

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予疏明明

耳言此者厚美周也○忱市林反適音的注同挾子變反一作子協反疏明明

方○毛以為文王施行此明明然光顯之德在於下地其徵應赫赫然著見之

驗在於上天由此為天所祐棄紂命之故反而美之云若是則天之意難信斯

毛詩注疏

十六之二 大雅 文王之什

一 中華書局聚

1110111

不可改易者維王位耳以其身為天子謂天必歸之更無異意何則紂居天之

為四方所共叛而天命歸文王是為天命難信也以此章以下總為明明文王能得天

之意言此所以厚美周也○鄭於文義大同以此章以下總為明明文王能得天

武王言二聖皆能然於下能感上天○箋明明至效驗○正義曰明明察也釋訓文以此

政教不達四方為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為總目其辭兼文武矣故

曰文王武王施明德於天下也以其理當兼之故并言武耳不以兩明文武矣故

文分之使有所屬也桓二年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服虔云三辰之法注云

日月星辰其著位也桓二年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服虔云三辰之法注云

也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風雨以時寒暑應節乃知其時節故謂

之辰也有效驗者謂日月以照晝月以照夜風雨以時寒暑應節乃知其時節故謂

上天民皆見其徵應所以言赫赫在上也○傳忱信至挾塗○正義曰忱信

詰文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為正適者鄭注書序

以爲后乃生受故為正適也挾者司理之義故為達周禮所謂浹日浹即今之

逆義同也○箋天之至美周○正義曰自古已來無不易之代云不可易者以

謂侯以下廢立由人是其可改易也至於天子之位則非人力之所能變改言

之使也教令不以見其難難而能改所以美周德也紂為天子而復言使明是天

之也故云天使見○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

行人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嫁婦京大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箋云京周國

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摯音至仲字任音壬注同下

大任皆放此續毗申反中丁仲反下同大任音泰後大任大奴大姜皆同

疏仲摯

至之行○毛以為既言文王明德為天所與故本其所由言有摯國之中女其

氏姓曰任從彼殷商之畿內來嫁于周邦既配王季為妻曰能盡婦道於大國

乃與王季維於仁義之德共之而行所以同志意○鄭唯為婦於周京之地為

異餘同○傳擊國至之父○正義曰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摯為國也以

下言大其未嫁人稱姓故知任為姓仲者中女此言仲任下言大任

者此本其未嫁人稱姓故知任為姓仲者中女此言仲任下言大任

故頌稱大似為文母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

大似皆稱大似為文母而稱之唯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故

也嬪婦釋親文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周禮立九嬪有德雖

人有德之稱妻死其夫以美號名之故稱嬪也若非夫於妻傍稱女婦有德雖

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正義曰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

大國耳述毛為說也○義京周至志意○正義曰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

處所不得漫言於大王肅以為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祿

將于京可得以為京師也○孫毓以為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

即以其居為京師也○孫毓以為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此

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師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

周是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當時殷商為天下大號而言自彼為有所從來

之辭以商對周故知自其畿內也乃及者相與之辭德者總稱所行者仁義也

故言配王季而與行仁義之德同其志意見婦人佐夫故言同耳周本紀云大

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王季未為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

於王季故其辭若王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也○重直勇反又直龍反廣雅云有

娠也下同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也 回違

云小心翼翼恭慎貌昭明聿述懷思也方國 疏 大任至方國○正義曰大任既

四方來附者此言文王之有德亦由父母也 疏 嫁於周今有身而懷孕矣至終

毛詩注疏 十六之二 大雅 文王之什 中華書局聚

月生而文王維此文王既生長之後小心而恭慎事上天之道既維

國來歸附之言文王有德亦由於父母○傳其重○箋小義曰以中復有一身

故言重箋申之云謂懷孕也易曰婦孕不育是也○箋小義曰以中復有一身

曰釋訓云翼翼恭也故知恭慎貌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慎欲其心之小見其

終常戒懼出於性然表記引此詩乃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言

受方國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此篇主美文王有德亦由父母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

述大任之配王季故解之云此言文王有德亦由父母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

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集就載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

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

必有賢才謂生大姒○洽戶夾反一音庚合反案馮翊有郃陽縣應劭云在郃

水之陽郃戶答反渭音謂涘音土妃音配字亦作疏○鳥傳集就至涘匪○正義曰

配下皆同為于為反下天為亦為同處昌慮反○疏○鳥傳集就至涘匪○正義曰

之義故以集為就也文王初載謂其幼小始有識知故以載為識也釋詁云妃

匹合也妃合對也轉以相訓是合為妃義也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渭是也

謂生大奴所居河之湄唯言有微瘴之疾者小人不
得其氣勢唯居下濕故生疾耳辨各育意不得同也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也箋云文王聞大奴之賢則美之
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昏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
還則卜之又知大奴之名

賢尊之如天之有女第○倪牽遍反警也徐
又下顯反文云警譽也韓詩作警警警也
文定厥祥
善也箋云問名之後卜

而得吉祥則文王以禮定
其吉祥謂使納幣也
親迎于渭
言賢聖之配也箋云賢美配聖人
造舟為梁

不顯其光
舟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
後世敬昏禮反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迎大奴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

制○造七報反也七道反毛云天子造舟方言云浮梁也廣雅作舳音同說文
才結古造字一音暉音暉疏王文王至其光○毛以為此篇主美文王雖王季尚存皆聞大

奴之賢則嘉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求以為昏姻媒以行納采是也既納采問名
將加之則又益知大奴之賢大邦有子女言尊敬之警作是天之妹然言

之尊之甚也卜而得吉行納吉定也後言大奴之有文德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
水之傍造其舟以為橋梁敬重若此豈不明其禮之有光輝乎言其明也○鄭

唯言定厥祥文一字為異餘同○箋文王至求昏○正義曰上既言大奴之生
此言美文王嘉止則文王美大奴矣乃求昏也下箋云既止之下是文王美之辭明

矣既美其賢謂之可以為妃故知乃求昏也下箋云既止之下是文王美之辭明
采時也案士昏禮采問名同日行事是其禮相因遺納采問名也○傳倪

馨○正義曰此倪字韓詩文作警則倪警義同也說文云倪論也詩云倪天之
妹謂之警喻即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警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

警喻物云馨作然也○箋既使至女弟○正義曰以此既主文王之事下言親

迎于渭是始於開而美之終以造舟親迎則文王嘉止文定厥祥皆謂文王身自美之身自
定之也始於開而美之終以造舟親迎則文王嘉止文定厥祥皆謂文王身自美之身自
六禮之事而結之以下言文定厥祥者徵祥之美即卜吉之謂上言納采下言卜
求昏行納采也後還卜得吉兆益尊美之故言文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
吉明此是問名之後還卜得吉兆益尊美之故言文王既使問名還則卜之
知大奴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也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
妹即女弟天者無形之物非如人有親族言天妹者繫之於天見尊之耳初嫁
必幼故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意也○傳祥雷○正義曰釋詰文○箋
問名至納幣○正義曰祥者吉祥之事而言定之是問名之後卜而得吉昏
納幣為定幣此○正義曰祥者吉祥之事而言定之是問名之後卜而得吉昏
行之故昏禮謂之納幣注云徵成也是亦為卜吉而言與此祥意協也春秋
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禮以著義而為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
秋君及大夫之行當指其所為之事故言納幣也何休因此言春秋質也此箋上
有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也定其吉祥為納幣也下有親迎是四禮見矣無納
采與請期者詩人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禮納采納昏者即
納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知也六禮納采納昏者即
言納餘不言納徵也三問者皆單是夫氏於女禮而後如言其名既復不須
配之采也不言納徵也三問者皆單是夫氏於女禮而後如言其名既復不須
此章言取三女之事皆文王身為主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之則命之此
文王纔取三女之事皆文王身為主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之則命之此
於文王之身不復繫之幼少但聖人謂其時不為模範此詩歌之大雅以親
皆出文王之意故得親迎世遵舟以爲王所專則嘉若王季使之然則王
法無所美於文王也親迎造舟既文王所專則嘉若王季使之然則王
所嫌而云於文王不可哉○傳言親迎亦明大奴之有德故箋申之親迎意以賢
宜相配而故備禮而親迎之是言親迎亦明大奴之有德故箋申之親迎意以賢

人得其宜故備禮也六禮唯親迎為重迎尚身自親之餘禮行之可知故言備
 也文王雖人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子當親迎故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
 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親迎于涓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
 之場在涓之涑文王親迎于涓即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
 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於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
 冤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慨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為天地
 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
 天子則誰乎是鄭意以此為天子之法故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傳言受
 至光輝○正義曰昏禮人倫之本禮始於正夫婦然則周有天下王業之基皆
 始迎於大似矣故云文王受命之宜及周家王業之基乃初始於是不可不敬
 重之故造舟也因解舟尊卑之制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
 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舷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徐炎曰造
 舟比舟為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
 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少
 為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
 為榮故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王肅云造舟為梁然後可以
 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不可不特述明是文王所創制也云迎大似更
 美大其言而造舟若禮先有之不應特述明是文王所創制也云迎大似更
 輝反其言所以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言其實明禮之有光
 未天子為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禮豈得僭天子乎若
 僭天子為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禮豈得僭天子乎若
 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實略未
 有造維方特之差別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大似重初昏行造舟遂即制之以為天
 子禮著尊卑之差記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也
 以為後世法是也

毛詩注疏 十六之二 大雅 文王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大奴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焉。箋云：天為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為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華國，華國之長女大奴則配文王。維德之行，○張丈反。注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篤厚右助燮和也。箋云：中反。長張丈反。注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篤厚右助燮和也。箋云：謂合位三五也。○右音祐。字亦作佑。注同。燮，蘇接反。協，戶頰反。○商有命至大為既言迎得大奴此又言其能與文王行德生聖子以克殷也。言教命乃從天而來歸將命此文王于彼周國于其京師也。則為生善美之匹使繼先姑大任之。女事維在於華國是華國處長之子女則以配文王與之維德之行共行仁義於周京以此夫妻聖賢共行德義之故為天降氣於大奴遂厚生聖子武王使其協和武王得美氣之厚天既降氣生之亦安保而佑助又遂命汝武王使汝協和其伐大商之事當靖以待時天道協會而後伐之言其伐又為天助也。○鄭唯於彼周京之地為異餘同。○傳繼繼至德焉。○正義曰：繼，釋詁文此。幸猶上擊也。婦人所繫國姓而已。奴是其姓則幸是其國。故云：幸大奴國也。繼，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長子長女喪服注云：言子氣。述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德之。行今大奴言大任之德則亦與文王維行矣。故箋申之云：配文王維德之行是取上章為說也。○箋：天為至之。行。○正義曰：經言有命自天何知不時已受命而。言天為將命文王者以此申結上章之事實。命自天何知不時已受命。幸猶在渭之涘也。乃言篤生武王是述新娶之事。自天何知不時已受命。命文王也。以大奴之德自在於性。故本之維。幸言在父母之國已能繼大任之。德經之維。幸為繼女所在而言與長子別。句而理則下通。故又言：幸國之長女。以明之。○傳：篤厚右助燮和也。○正義曰：篤厚燮和皆釋詁文。釋詁又云：左。助也。介尚右也。轉而相訓是右為助也。○箋：天降三至五。○正義曰：厚生。聖性感氣之厚。故言天降氣於大奴也。聖人雖則有父而聖性受之於天。故言天降氣也。保右命爾文承厚生之下則安助命之皆是天也。故箋於天降氣之下。

卽連言之安而助之者使之身體康疆國家無虞是安之也多生賢輔年壽九

齡是助之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盟津白魚入舟是又

遂命之也變大商文在命爾之下則協和伐商之事天命使然故云使和伐

殷之也言天所使也又解和伐殷之事謂合位於三五是也言正合會天道

於五位三所而用之歲月辰星五者各育位謂之五位星曰昔武王伐殷歲在

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此星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維

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維

項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

姬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章昭

云五位星與日月辰星也三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

其文云星與日月辰星也三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

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助周矣

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曆廢滅劉歆作三統曆以考之頗有其次故

章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曆廢滅劉歆作三統曆以考之頗有其次故

毛詩注疏 十六之二 大雅 文王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死其神憑焉我周出於姜姓為外祖所佐是二助也
 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
 五度房心為大辰大農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
 星則月亦佑周是四助也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算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
 而用之故謂協和也此五位皆用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唯有氣朔而
 為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唯有氣朔而
 已其推星在天○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與
 也言天下之望周也箋云殷威合其兵衆陳於商郊之牧野
 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上帝臨女無貳爾
 心言無敢懷貳心也箋云臨視也女女武疏命武王協和伐殷故言伐殷為天
 所佑之事殷商之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此衆雖威列於牧地之野
 維欲叛殷而歸我維欲起我而滅殷言皆無為紂用盡墜周勝也非直敵人之
 心意皆周如此又上天之帝既臨視汝矣其下三句為異言殷衆感天命有歸天
 乃從武王其為諸侯而勸樂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而與周也天意既欲與周
 其從武王其為諸侯而勸樂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而與周也天意既欲與周
 貳於汝伐紂之心莫不勸樂戒武王言上天之帝去紂而與周也天意既欲與周
 欲衆人應難之今衆人知其必克無貳心武王伐紂之是戰是勸樂也甚天子人
 能克也○傳族衆至望周○正義曰旅衆釋文木聚謂之林如林言其衆多
 而十萬人拒師皆倒戈以戰師尚父以武卒馳紂紂之師雖崩是衆而不為用也
 王十萬人拒師皆倒戈以戰師尚父以武卒馳紂紂之師雖崩是衆而不為用也
 矢陳釋文興起釋言侯與之意王肅云其衆維叛殷我與起而滅殷傳意當
 言天下之望周解維予侯與之意王肅云其衆維叛殷我與起而滅殷傳意當

然也○箋殷威至師勝○正義曰牧誓云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書序注云牧野

紂南郊地名禮記及時作塢野古字耳今本又不同此陳師交戰于宜為授予

之義武王於紂乃是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明為王而行惡者當廢黜是言

天意去紂而予周故師勝也土無二王對紂名武王為諸侯也史記伯夷叔齊

諫武王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伯夷謂武王為不義也泰誓上曰予有臣三

言無敢懷貳心○正義曰言無敢則軍衆之人不敢也泰誓上曰予有臣三

千惟一心故傳以無貳爾心為衆人無敢懷貳心○正義曰臨視釋詰文闕宮

○箋臨視也女武王也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正義曰臨視釋詰文闕宮

云致天之屈于牧之野無貳虞上帝臨汝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戒武

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亦戒武王見其勸戰之甚太誓曰師牧野洋洋

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地咸曰汝致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牧野洋洋

檀車煌煌駟駟彭彭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強則暇且

整○洋音羊檀徒丹反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師大也尚父可尚可

毛詩注疏

十六之二

大雅文王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與俱歸立為大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尚父尊之美號太誓注云尚父義同尊之為作此號故師尚父曰尚父尊之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為作此號故師尚父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為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為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為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與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轉以相訓是亮為佐也亮諒義同○箋佐武王為之上將○正義曰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卿而云上將者周○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為司馬也○傳肆疾至清明○正義曰釋言云寔肆也郭璞曰輕寔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為疾之義故以肆為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遠又解會朝清明為連疾之意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朝不終一朝而為天下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味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肅言甲子味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會甲長讀為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為甲孫毓云經傳註訓未有以會為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箋肆故有以會為甲正義曰肆故今也釋詁文天期已至即上變伐大商協和五位翦滅有期也故今伐殷其合兵以朝且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謂清明之時是昧爽初明晚則塵昏且則清故謂朝旦為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易傳曰以會者遇值之辭言會朝清明正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今之明文不當橫為會甲且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繇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繇彌延反由一本無由字太**疏**繇九章章六句至

文王之興本其之上世之事所以美太王也太王作王業之本文王得因之以興今見

業乃避狄居岐作寢廟門社是太王下二章乃言文王興之事敘以詩

為文王而作故先言文王之興而又追而本之各自為勢故文倒也

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興也繇不絕貌瓜紹也瓞也民周民也自用土

狀似瓞故謂之瓞繇然若將無長大時興者喻后稷乃帝嚳之曹封於郃其

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繇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

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瓜古華反畎田節反韓詩畎小瓜也沮

七余反漆音七瓞蒲剝反長張丈反馨苦毒反高辛氏帝也曹直又反郃他來

反王于況反亦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或殷以各言實也古言久也亶父字

如字後王業同

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

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

不務我先。生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我狄之間。韋昭云不密失官去夏而遷

於。其官而奔戎狄之間。然則失職遷竄自不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密奔於戎狄。蓋

說公劉避亂適。其言甚詳。不可得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密奔於戎狄。蓋

不密公劉之時已嘗失官逃竄。地猶尚往來。而外傳史記皆言不密奔於戎狄。蓋

孫至公劉而盡以邵民遂往。居焉。故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

業務耕種。相地宜百姓。從而歸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定國於豳。自

公劉始也。豳有漆沮。百姓從而歸焉。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是定國於豳。自

而德益盛者。以下言古公。豳父故也。太王之基。心王業在於岐。周始周之。追王上

至太王而止。亦以初基。王業故也。太王之基。心王業在於岐。周始周之。追王上

岐之陽。實始翦商。但在岐始威也。此沮漆謂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

辭故云。本周之興。自於沮漆也。此沮漆謂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

傳曰。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也。亦有漆沮也。○傳古公至家室。○正義曰。王先公

也。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士冠

禮為冠者。制字云。伯某甫。豳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

殷代。實文不同。故又為異說。或殷以豳甫為名。終當諱而得言之者。以其時

賈故也。中。稷起注云。豳甫以字為號。則鄭意定以為字。不從或說也。自古公

處。豳至如歸。市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太王居豳。狄人攻之。與之味玉。而

云。處。豳至如歸。市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太王居豳。狄人攻之。與之味玉。而

不肯狄人之求也。請免吾乎。為吾臣與狄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

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吾乎。為吾臣與狄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

所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書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

王。豳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豳甫曰。與

之。每與狄人至。不止大王豳甫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豳甫曰。與

欲。土地大王豳甫曰。與之耆老曰。吾不為社稷乎。大王豳甫曰。社稷所以為民

欲。土地大王豳甫曰。與之耆老曰。吾不為社稷乎。大王豳甫曰。社稷所以為民

也。不可以所為。民亡也。者老對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豈甫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岐山。周人求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與此大。意皆同。此言犬馬略說。言救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與之。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曲禮下曰。國君死。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大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為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為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也。乃棄者。節不可。所以常禮格之。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此。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檀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恆定。世有威衰。王政既亂。威不肅。以下。迨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之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闢田。或可先。是。陳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王。因而聽之。也。冬。官考工記曰。有虞氏。上。陶說文云。陶。瓦器。窰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也。說文云。穴。土屋也。覆地。室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辨之云。覆者。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種。藝則言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和緩。則土。堅而壤。濡。九章算術云。穿地。四為壤。五為堅。三壤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為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地為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言之。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鄭璞曰。今。

人稱家義出於此是室內曰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古公在豳之時追
 於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敢有宮室以是故覆穴而居也公劉始遷於
 豳比至古公將歷十世公劉云於豳斯館則豳有宮館也略說稱耆老謂大王
 曰不為宗廟乎是豳地有寢廟也而此言未有寢廟室者此以文王在岐而
 與上本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下云作廟翼故此言
 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室家以為立文之勢耳其實在豳之時
 亦有宮室也七月云入此室處即豳事也然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豳近
 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箋復者至章發○正義
 曰以此復穴別文大車云死則同穴穴在地下則知復在地上俱稱為陶故知
 皆如陶然下乃言至於岐下故知此本其在豳時也本其在豳則未遷傳自
 古公處豳而下說大王遷岐之事者為下第二章發此傳也然則傳不待二章
 而豫發之者以此言在豳未有室家為下居岐作室以開原也大王所以走馬
 至岐乃為狄人所逐故逆為○古公賈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澣至于岐下爰及姜
 之傳以通暢作者之意焉○
 女聿來胥宇率循也澣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
 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朝直讀疏曰古公至胥宇○正義
 反澣呼五反辟音避亦作避後放此相息亮反知音智疏曰古公至胥宇○正義
 公曰賈父者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
 行而至於岐山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
 言大王既得民心避惡早而且疾又有賢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傳率循至
 宇居○正義曰率循胥相皆釋詰文澣水厓釋水文此說古公而及姜女則姜
 女太王之妃周本紀云大姜生季歷故知姜女是大姜也字者屋宇所以居人
 故為居也○箋來朝至賢知○正義曰大王與衆避狄不應早而疾驅假使清
 朝走馬未是善事詩人言之必有其意故知美其避惡早且疾也上言漆沮此
 言循澣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爰於及與聿自皆釋詰文遷都自是人君之事

輒言爰及姜女明其
著大姜之賢智也○周原膳膳董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也周原沮漆之間
也膳膳美也董

菜也茶苦菜也契開也箋云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膳膳然肥美其
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盛人之從己者謀其

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則又從矣○膳音武韓詩同董音謹案廣雅
云董蘊也今三輔之言猶然釐音徒弔反茶音徒飴音移契苦計反本又作擊

音苦結反曰止日時築室于茲
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此定民心也疏周原至于

曰上言來相可居又述所相之處言岐山之南周之原地膳膳然其土地皆肥
笑也其地所生董茶之菜雖性本苦今盡甘如飴味然大王見其如此知其可

居於是始欲居之於是與盛人從己者謀之人謀既從於是契灼我龜而卜之
龜卜又吉大王乃告從己者曰可止居於是可築室於此告之此言所以定民

之心令止而不復去也○傳周原至契開○正義曰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
而知之述地之良而云膳膳故為美也茶苦葉釋草文樊光曰苦菜可食也內

則曰董宜粉榆則董是美菜非苦茶之類釋草又云莢莖草郭璞曰即為頭也
江東人呼為董晉語嫺姬將譖申生寘燬於酒寘董於肉賈逵曰董為頭也然

明董者其為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董宜之董雖非周原亦自甘矣
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燂而開也春官蕤氏掌共燂

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燂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燂之木燒之於燂也燂謂
火既然執之以灼龜故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開

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開
耳○箋廣平至從矣○正義曰廣平曰原釋地文閔宮云居岐之美貌故曰大

王以之居於是始與盛人從己者謀也經云爰始爰謀當有二於如箋之言
則始下一爰無所用矣王肅云於是始居之於是先盡人事謀之於衆然則箋

毛詩注疏 十六之二 大雅 文王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云始與商人從己者謀亦謂於是始欲居於是與之謀但箋文少略耳人謀既

從大王於是契其龜而卜又得吉則是人神皆從矣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

乃心檢此上下大王自相之知此地将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己者謀是謀

大同檢此上下大王自相之知此地将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己者謀是謀

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也唯無筮事耳禮將卜先筮之言卜則筮

可知故云皆從也○箋卜從至於正○正義曰以文承龜下故云卜從則曰可

止居於是如箋之言則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自迺徂東周

上曰為辭下曰為於也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自迺徂東周

爰執事之慰爰於也箋云時耕曰宣徂往也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

事競出力也○強本亦作壇同居良反注及後放此○疏迺慰至執事○正義曰上

許言也○強本亦作壇同居良反注及後放此○疏迺慰至執事○正義曰上

隱其居乃止定其處乃於左乃處之於右言或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在

也乃為之疆場乃分其地乃於左乃處之於右言或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在

周原於是執事而競出力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箋時耕曰宣訓為偏也

曰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之疆理既定乃宣於田畝時耕曰宣訓為偏也

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慰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

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

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乃問之而足句耳故箋通

解之云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

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而力明其勸樂於是皆無悔心也○疏在周

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齒與周原不能為東西據至周

之時從水游而言也鄭志張逸問齒與周原不能為東西據至周

在長安西北四百里齒又有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齒西南而行乃召

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乃召

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乃召

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乃召

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乃召

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乃召

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鄭以義言之耳○乃召

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箋云俾使也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處昌慮反

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殿庫為次居室為後箋云繩者營其廣輪

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

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

之誤當為繩也○繩如字本或作乘案經作繩傳作乘箋云傳破之乘字後人

遂誤改經文縮色六反殿乃召至翼翼○正義曰民既得安止乃立國家宮

音救廣光浪反索桑洛反

疏乃召至翼翼是乃召司空之卿令之營度廣輪乃召司徒

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滿築訖則升下於

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翼然而嚴正言能依就準繩牆屋方正也○箋司空

至之處○正義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

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是

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毀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

國之事無所掌故也○傳言不至為後○正義曰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

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曰繩束築板謂

之縮郭璞曰縮者縛束之也然則縮者束物之名用繩束板故謂之縮爾雅復

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君子將營宮室以下曲禮文也引之者證先言作

廟之意○箋繩者至為繩○正義曰傳言不失繩直故言用繩之意繩者營其

廣輪方制之正言營制之時當用繩也上下相承而起解載義言其相載傳言

繩謂之縮出於釋器釋器作繩而傳作

馮掾然箋云掾衆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掾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掾

馮掾然箋云掾衆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掾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掾

毛詩注疏 十六之二 大雅 文王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音俱呂沈同徐又音鳩反耳升反又如之反說文云築牆聲也音而度待洛反

力未反注同馮扶冰反注同馮侯反爾雅云聚也說文云引取土或音成○百

堵皆與馨鼓弗勝云皆俱也馨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馨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

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馨朔馨周禮曰以馨鼓役事○堵音勝音○毛以

而居於板中居之亟疾其聲藹藹然築之者用力登然牆成削之以牆堅緻

土從上下打鍛削之人屢其聲馮然其作此牆之時百堵皆同時而起其間

欲令之食息擊擊擊鼓不能勝而止之民皆勸事樂功競欲出力言大王之得

人心也○鄭唯以度為投語異同○傳抹藹至馮然○正義曰說文云抹

取土必多故陝陝為衆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為居也陝陝藹藹皆是衆多之

義舉其衆多言百姓相勸勉者用力為多故云用力登然上言削下言

屢馮馮是聲故知削牆下土打鍛是屢之聲馮然也禮謂脯為鍛脩亦言其

惟打之○箋抹揅至板中○正義曰以傳文略故足成之說文云揅引取也故

以抹為揅言揅取壤土感之以藹仍存藹字與傳不異也藹藹是投土之聲者

若以爲居於藹義不強故云度猶投也○傳藹大至樂功○正義曰冬官韞人

爲事樂其功民欲疾作鼓欲令止二物故云或馨或鼓又解不勝也鼓是總名

甚也○箋五板至役事○正義曰五板爲堵定十二年公羊傳文馨鼓不能止

鼓謂之應馨朔馨此經馨是大鼓也鼓謂馨也禮法當有二鼓之意凡大鼓之側有小

此言勸樂之甚故知鑿鼓為二餘文則不然若鞀人為鑿鼓正謂壹鼓耳大射

云一建鼓在阼階西應鞀在其東一建鼓在西階之西朔鞀在其北是大鼓之

傍有小鼓也箋謂鞀為小鼓明其不異於傳引周禮者地官鼓人云彼

云鼓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文而因設耳定本云鼓役事○迺立

門鼻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王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正門曰應門

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鼻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

加以庫唯○鼻音羔伉本又作亢苦浪反韓詩作閱云威貌將七羊反注同朝

直遙○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大戎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

下同○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大戎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

社也箋云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疏迺立其宮之郭門後遂為天子之應門此

而行也乃立其國諸侯乃立其宮之正門後遂為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然而

嚴正也乃立其國諸侯乃立其宮之正門後遂為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然而

應門大社自是諸侯正法為異其文義則司○傳王之至應門○正義曰下傳

云冢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之社名諸侯不得稱

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應門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鼻門王之

毛詩注疏

卷十六之二

大雅

文王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天子之門也郭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郭門皆為宮門也正門

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郭門皆為宮門也正門

門為宮之外門正門為朝門亦與鄭不異也伉者極之義故為高貌將將而顯

莊嚴亦互明之皆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

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庫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庫應

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襲之使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

人稱鼻門之誓諸侯有鼻門也諸侯法有鼻門文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

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鼻門朝門曰應門文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

寢門也明堂位云天子之宮外曰鼻門朝門曰應門文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

有鼻門也明堂位云天子之宮外曰鼻門朝門曰應門文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內有

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曰

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襲賞故也謂應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

外朝議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羣臣決事

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云社以朝門也○傳冢大至大命降於社之謂殺地是

魏衆皆釋詁文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殺地是

社為土之神也冢既為大土為社主故知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至謂之

宜皆釋天文爾雅先引此詩二句然後為此辭以釋之故傳依用焉孫炎曰大

事也有事祭也宜求見使祐也此文本解戎醜攸行之意言國家起發軍旅

行大事以與動其大衆必先有祭於社而後出行其祭之名謂之為宜旅

故兵為大事也春秋昭十五年醜攸行於武宮雜記云有事於上帝皆是祭事

謂祭為大事也春秋昭十五年醜攸行於武宮雜記云有事於上帝皆是祭事

將出宜乎社是也傳以社者天子社名大王時寶諸侯而云乃立塚土以天子

子之名言之者美此大王之社而遂為大社言大王立此社文王後取其制以

為天子之社故以冢土言之毛所以為此說者蓋以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

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以為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

其諸侯不得名大社故也○箋大社至之肉○正義曰鄭以冢土者訓為大社

之義未即名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以出大衆而告之故謂之大社所告而

諸侯之法大社者春秋傳曰蠶宜社之肉言此者諱宜為祭社之名三傳皆無

後行故言攸行也春傳曰蠶宜社之肉言此者諱宜為祭社之名三傳皆無

此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閏二年左傳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蠶于社成十三年

左傳曰成子受蠶於社不敬案地官掌蠶祭祀共蠶器之蠶注云蠶大蛤也飾

祭器之屬鄭司農云蠶可以白器令色白然則器以蠶飾之故謂之蠶言受蠶

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內有肉是以祭社之肉感之蠶器而賜之故說者皆

以蠶為宜祭於社之肉箋但取其意言左傳所云蠶者是宜社之肉無曰字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肆故今也愠患隕墜也兌成蹊

櫻也文王見太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患惡惡人之行亦不廢

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械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

毛詩

注疏

十六之二

大雅

文王之什

十三

中華書局聚

葉矣以此之時將伐其師乃驚而走於道突然矣言無征伐之心也但所聘之國路
 近混夷謂將已乃驚走而奔突矣混夷逃佈如是維其困劇矣大王則
 遷居避狄文王則威懼混夷皆澤詁文說文云愠怨也悲怒也有怨者必怒
 至成蹊○正義曰肆故今隕墜皆澤詁文說文云愠怨也悲怒也有怨者必怒
 之故以愠為悲說文云蹊徑也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
 無行道初為徑路之名兌蹊也貌然文王大夫將師旅而出師行當依大
 道且其眾既多非徒成蹊而已傳言成蹊者以混夷之地野曠人稀雖有舊道
 當有荒穢故因士眾之過得成蹊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得相續成蹊與鄭同
 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涓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
 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中毛義以為作械生柯葉波然時混夷伐
 周然則周之正月作械未生以為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箋
 小聘至之意○正義曰小聘曰問聘禮文也王制注云小聘大夫大聘使卿
 彼對文耳散則聘問通此說文王之美其聘將師而行明據大聘言之當是卿
 非大夫也釋木云櫟其實棗木文郭璞曰櫻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
 人所名而之械白櫻釋木文郭璞曰櫻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
 食陸機疏云王蒼說械即作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櫻直理易破可為
 櫟故今也故者因上今人謂之白櫻或曰白為義大王說不同未有用眾是釋詁云
 眾欲以伐人故文王不絕去惡服人之心言將伐之也豕土有眾是釋詁云
 故亦不廢聘問之禮是言叛者惡服人之心言將伐之也豕土有眾是釋詁云
 師從一旅之眾混夷是周之敵讎文王使臣過其傍而聘問遠國明其不輕
 非徒一旅之眾混夷是周之敵讎文王使臣過其傍而聘問遠國明其不輕
 行故師旅並言之○傳駭突之義故云說文云駭馬疾行○箋混夷至
 矣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之義故云說文云駭馬疾行○箋混夷至
 聘者士眾行於道今言混夷奔突故知見文王之使將士眾過己國則惶怖

驚走而奔突也奔突有所歸入之辭上言柞械之中而逃亡國甚困劇也文王

之聘當與鄰國往來而得使混夷怖懼者殷之末世戎狄內侵所聘之道近於

混夷為聘行實無征伐之意但大衆聚行亦育武備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明行有威武故混夷見之而驚也是謂一年伐混夷者謂書傳之文書傳之

注亦引此云混夷說矣交相引證明其同也書傳云四年伐犬夷此云一年者

書傳說文王受命七年之內其一年伐犬夷非謂受命元年也案采薇出車說

文王之伐西戎出則命將遣役歸則執訊獲醜非為一聘問之使懼之而已而

得以此為伐混夷者混夷瑯周相近數來犯周文王不絕患惡惡人之心有征

伐之志混夷見聘而怖終不臣伏故至受命四年而伐之此因混夷之驚遂言

其事伐之事不謂此即伐也此文在虞茂實成之上或在受命之前非彼四年之

志一也大王以國小狄彊戰則民死為害其民寧棄其地故遷而避之文王所

報已廣民衆兵彊足得混夷過其寇亂故伐而定之皆豈時制宜其跡雖

異至成周道雖邦定國是其志一也故作者伐避俱美此章言混夷畏虞芮質
文王而已未是伐事而言文王伐者以因此而在後伐之故言伐耳○虞芮質
厥成文王蹶厥生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
謂曰西伯仁人也蓋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
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
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之庭乃相讓以夫其所爭田為
間田而退天謂廣其德而王業大○芮如銳反盪俱衛反盪胡徹反竟音景擊苦
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芮如銳反盪俱衛反盪胡徹反竟音景擊苦
音闕○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率下親上曰疏附
相道前後曰先後
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拊復曰禦侮箋云予我也詩人自我也疏附使疏者親也
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附先後奏奔禦侮之巨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

奔奏使人歸趨之○先蘇薦反注同後胡豆反注先後同本音奔本亦作奔注
 同奏如字本亦作走音同虞茂而虞二國之君有爭訟事來詣文王而得消其
 道設反衝昌容反○折疏虞茂而虞二國之君有爭訟事來詣文王而得消其
 之平也虞茂既平歸周益大也又言文王之德所以至如此者詩人云我思念
 文王增而長之使王業益大也又言文王之德所以至如此者詩人云我思念
 臣我念之曰亦有疏附之臣我念之曰亦有先王之臣我念之曰亦有先王之臣
 王業卒有成以天下○傳實成至餘國○正義曰釋詰云質平成也則三字義同故
 以質為成以成下○傳實成至餘國○正義曰釋詰云質平成也則三字義同故
 宜為下當有入其邑謂入城中也蓋往歸焉家語作盍盍道何男子由右婦人由
 左挈有少者代也士讓為大夫謂夫讓為卿為選大夫為卿則各以尊爵相
 讓也家語書傳並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由異人別說故也○箋虞茂至業
 大○正義曰此文王本太王之詩故首尾相屬首章言太王於餘之始得
 人心而初生王業今言太王之詩故首尾相屬首章言太王於餘之始得
 德而王業益大謂大於大王之時也直增動大王之道令於餘之始得
 後之明生於王業今言太王之詩故首尾相屬首章言太王於餘之始得
 義疏附者此能率其臣下先與君疏者令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也
 先疏附者此能率其臣下先與君疏者令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疏附也
 喻天下之人以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
 走也禦侮者有武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
 以此四行徧該羣臣雖有賢聖不過此矣直總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云
 某為疏附羣臣雖有賢聖不過此矣直總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云

閔天育若散宜生有若泰顛育若南宮括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
 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比詩
 也彼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
 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書傳說宜生南宮括
 閔天三子學頌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姜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
 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自吾得賜也遠
 方之士至是奔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
 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有四臣以爲四人行縱彼四人各爲一行此
 言則四人人有一行與前說乖者書傳因有四人爲之說耳孔子以己弟子四
 人擬彼四行其於文王之臣亦不言人爲一行縱彼四人各爲一行此詩所言
 不獨指彼四人也○箋予我至越之○正義曰予我釋文箋於此獨言詩人
 自我者此美文王之德而云我所我之事不明故辯之言文王之德所以至然
 者是也所以得使虞芮感化至於未明故特申說之
 此四臣之力故也疏附奔走傳甚未明故特申說之

繇九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二)

珍做宋版字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六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大明

故云保祐命爾

闕本明監本毛本祐作佑案祐字是也經注作右正義易作祐右祐古今字下同

其徵應炤哲見於天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炤本或作灼考炤哲身昭哲灼字非也

不以兩明赫赫之文

闕本明監本毛本上赫作兩案所改是也

周匝之義

闕本明監本毛本匝誤匝下同○按匝匝皆俗字

摯國任姓之中女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之作仲案之字是也正義云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釋文以之中作音是

正義釋文本皆作之段玉裁云此當八字為一句是也此摯仲氏任一句而發傳以中解經之仲以女解經之氏故錯綜而出之也不得其讀者於國字姓字誤斷句乃改中為仲以附合於經不知傳若專釋仲即不得在任下也考文古本無中字亦誤

所言居河之湄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所當作巧

俛磬也

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磬作響考文古本同案磬字是也釋文俛下云磬也正義標起止云傳俛磬作響者誤

文云譬譽也

經通志堂本虛本文上並有說字案此十行本所附誤脫也六經正誤云今考說文譬喻也作譽誤釋文校勘云譽是喻非說

文譬者論也則不必累言譬譽也者譬而譽之者稱美也

賢美配聖人 闕案美當作女正義可證

至其光○毛以為 闕本明監本毛本○下有正義曰三字案所補非也

說文云侃諭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諭上浦鐘云脫譬字是也○按說文言部譬者諭也諭者告也則此侃下云諭也已足作正義者所見乃真古本不當妄補也

維行大任之德焉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維作能考文一本同案能字是也正義云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是其證

右音祐 闕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盧本祐誤佑案小字本相臺本十行本附皆作祐不誤六經正誤所載亦是祐字○按右正佑祐皆俗然祐字說文已有

則我皇姒大姜之姪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妣誤姒是也

辰星始見於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於字衍是也

此北水木交際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東誤此是也

禮記及時作埤野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時恐詩誤是也

箋臨視也女女武王也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闕本明監本毛本作箋臨視至疑心案所改是也

大誓曰師乃鼓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鼓下當有鼓字見鄭大司馬注

會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九經古義云甲者一也古皆以一為甲毛公以意說詩故訓會朝為甲朝又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崇朝終朝也或以甲為甲子或為甲兵皆非毛意考文古本會下有兵字采正義而倒之耳○按詳段玉裁故訓傳三十卷注中

隱精以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情誤精是也

鄭箴膏育云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育作育案育字是也下同

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閩本明監本文誤郊毛本不誤案浦鏜云疆當作疆是也

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可與二字當倒可尚父者謂傳之可尚可父也

則傳言會甲長讀為義閩本明監本毛本讀誤續案浦鏜云下四字疑衍非也長讀民勞正義可證

其合兵以朝且清明之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且誤且是也

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且則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其至晚剗添者一字當是衍下塵字而上

有脫故補之也

易傳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曰當者字誤是也

○繇

本由大王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由字正義云本之於

是其本無由字譜及旱麓正義皆有本由大王者以義言之耳釋文云序舊無注本或有注者非今各本皆無

自土沮漆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云沮七余反漆音七

周地亦有漆沮也又下章云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又云上言漆沮此言循潞明是循此漆沮之側也又下章云周原在漆沮之間以時驗而知之是正義本作漆沮餘亦有作沮漆者後人改之耳六書音均表云從漢書水經注作漆沮

瓜紹也𨾏𨾏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傳瓜𨾏𨾏二字而以瓜𨾏紹也句

耳

封於郃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封郃作音是其本無於字也正義云是

古公亶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父本亦作甫正義云號為亶父者是正義本與釋文同以下多作甫字者以父甫為古今字易而說

之也

狄人之所欲吾土地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欲下有昔字地下

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而作者

何患無君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患下有乎字案有者是也

邑乎岐山之下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乎作于案于字是也

稱君曰公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稱下有其字案有者是也

說文作覆 補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虞本覆作覆云舊譌覆今從本書正案所改是也

釋訓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詁誤說是也

我先生不窳 閩本明監本毛本生作王案所改是也

即云處幽為異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處幽當作古公因讀者記處幽於側因誤改正文也

請免吾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吾當作居浦鐘云莊子作勉居呂氏春秋作勉處是也免即勉字

吾不為社稷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君誤吾是也

而公○劉大王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空案所改是也

若顧戀疆宇 補案疆當作疆毛本不誤

說文云陶瓦器竈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陶當作鉤

說文云穴土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室誤屋是也

覆地室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地室誤於地案覆當作覆下同

故箋辨之云覆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覆當作復

為堅三 明監本毛本三誤土闕本不誤案引九章在商功術謂豈率三也

沮漆水側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詩經小學云晉紀摠論李善注引鄭曰漆沮側也今考此章正義漆沮字凡三見是正義本自作漆沮也

考文古本作漆沮采正義

至胥字○正義曰 禮十行本曰字原作言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言作曰案

明其著大姜之賢智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智誤知案智是正義所易今字也

甘如飴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甘上有皆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臚音武韓詩同 此當有誤臚臚引見魏都賦注

董苴粉榆 闕本明監本直作直毛本初刻同後改董案所改是也下同浦鐘云粉誤粉是也

迺疆迺理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同明監本毛本疆誤疆十行本正義中字作疆亦誤餘同此

乃為之疆場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疆誤壇下同案場當作場

幽又有岐山西北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在譌有是也

乃召司空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乃作迺考文古本同案迺字是也下乃召司徒同標起止云乃召當是後改又見公劉

其繩則直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繩本或作乘後人誤改經文是也

箋云傳破之乘字補釋文校勘記通志當本同盧本之作爲案爲字誤改也此傳破二字誤倒耳當作破傳陸意謂箋之所云乃破傳

之乘字也傳未嘗破經爲乘箋又無此云盧文弼全誤

掇揅也小字本相臺本同盧本明監本毛本揅誤揅下及正義同考文古本下作揅○按說文揅引聖也今本聖作取誤○補案十行本分作取

士二字才誤又揅音俱呂沈同沈當作忱

以上有止之文而因設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設當誤字之誤是也

無曰字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恐有脫誤非也此申上文曰衍字也之意

其行道士衆兌然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脫然通外反本亦作兌正義云行於道路兌然矣是其本作兌此箋意以兌爲脫之假借直於訓釋中改用脫字以顯之其不云讀爲書省文之例每如此也當以釋文本爲長

欲親人善鄰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人當仁誤非也正義所用傳文自如此

王蒼說械卽柞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當作三

可爲檣車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檣誤檣是也爾雅疏卽取此車下有輻字此說

上言柞械之中而逃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柞械復出而有誤入柞械是也此因柞械復出而有誤

蓋往質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蓋胡臘反正義本是蓋字云家語作蓋蓋訓何不也此相勸之辭宜為蓋也考蓋蓋古同

用字耳

班白不提挈

相臺本同小字本班作班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班字是也古多以班為班字

予曰有奔奏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音奔本亦作奔注同奏如字本又作走音同注同正義云我念之曰亦由有奔走之臣又云

奔走者云云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又云書傳說有疏附奔走又云是非奔走與又云疏附奔走是正義本作奔走也依此唐石經以下各本乃上字合正義下字合釋文當即釋文所云亦作本耳

奏奔禦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奏奔倒案奔奏是也

蓋往歸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質誤歸是也

學頌於大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訟誤頌非也頌讀當為容即漢書所云箴為頌者是也字或作訟音同故文王三

義引作訟浦意讀訟為如字誤之甚矣

傳甚未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甚當作意

